




心的女處
譯子蓬





美 歐
刊叢說小家名
一 之

The entire page is framed by a highly decorative, symmetrical border. The border consists of repeating floral and scrollwork motifs, including stylized leaves, flowers, and intricate scroll patterns, creating a rich, textured frame around the central text.

處女的心

果爾蒙著

蓬子譯

北新書局

1929

處
女
的
心



Remy De Gourmont
From a hitherto unpublished portrait
by Hélène Dufau in the
Passession of Miss
Barney

處女的心

第一章

露台是已頹敗了，滿生着薊草，木莓和金鳳花。姑娘正倚在欄杆上吃桑葚。她展開她甚污的紫色的手，笑了。罕萬德擡頭一看：

『你也生了鬚髥了，』他說。『看來倒有趣得很。』

『但我不願意看來有趣。』

她走向附近流着的小河，浸濕了手帕，開始揩她的嘴。

罕萬德的眼睛仍轉向他的放大鏡，繼續查驗着雛菊花。他在花上發見了兩個朱



紅的甲蟲 (Jug) ，緊緊的拼合在一塊，彷彿只是一個昆蟲了。牠們在愛的結合中睡着，若非牠們的長的觸鬚的顫動，你將以為牠們是死的了。雌的：以牠尖銳的吸管插入花中，雄的動着牠的吸管，彷彿想從對手的頭上吸取逸樂似的。罕萬德想等待這幕小小的愛情劇的結束，但這也許要繼續數小時的時間。他厭倦了。

『還有什麼呢，』他沉思道，『我知道雄的是不會即刻就死的，牠一脫身時，便立即跑去尋食了。但我仍高興看這分離的機械的情景。機會湊得好，也許會看到的。無論研究人或動物，時常要靠機會。當然，也要有耐性，堅忍……』

他微微搖動他的頭，無疑的，這是表示耐性與堅忍是非他所有的。於是，輕輕地，他放下負擔着那熟睡的一對兒的花，在露台的欄杆上。這時候，他纔注意到露絲已不在那里了。

『我那句關於鬚髭的笑話，一定惹惱了她了。亦許這是不確的。但有時候這孩子常弄着她那種神情來刺激我的神經，好像要我吻她的樣子。可是，我只要把手攔

在她的肩膀上，我的面孔就將吃耳光了。古怪的東西，但一切女人都是古怪的，尤其是姑娘們。」

仔細地拭拭他的放大鏡，罕萬德橫過溪河，走入樹林中去了。

罕萬德將近四十歲了。他是長而消瘦；有時，他的好奇心引著他屈曲着凝視東西太久了，他的背有點彎曲。他的眼睛是明亮而銳利，雖然其中有一隻因了常看顯微鏡的緣故，似乎已經變得狹窄而閉縮了。他清秀的面孔，和稀疏的鬚鬚，很是和藹可親，但並不驚人。

他雖是路佛博物館的希臘雕刻的保管人，但他對於大理石的冷靜的美不感興趣，對考古學是更淡薄了。他是一個愛生命的人，他在女人與動物之間消度他的日月。昆蟲的習慣的研究是他的癖好。人常見他在動物園裏，否則就在動物店裏盤桓，比之他在辦公室裏的時間更多。在晚上他專注于娛樂，常到各種的交際場去。對於同情的聽者，他喜歡誇耀他是特罕萬德的後裔；特罕萬德的妻即是拉芳登（十

七世紀法國的有名詩人——譯者——的戀人。他常說，他之不能將自己造成一個有名的博物學者，全是他的職務妨礙他的，但照一般人的意見，罕萬德，從他的一切舉動看來，只是個被懶惰所害的聰明的好事家罷了。

每二年或三年，他照例要到友人台保 (Desbois)，在犬堡附近的洛濱伐斯莊裏去住一些時。台保是一個賦閒的營商的雕刻師，他新近藉着改名，加上 y 這個字，和一二種別的小變動，以尊榮他自己。當台·巴 (Des Boys) 出現在世上時，罕萬德却似乎不覺得有了什麼變化。這使他們對他增加了敬愛。無論何時他去訪候，台·巴夫人對於烹調差不多費盡了氣力。

台·巴夫人在年青時曾經是感傷和浪漫過的，她以後的一生亦終有幾分優氣；她固執着叫她的女兒爲露絲。這豈不成爲一個談諧的名字，——露絲·台·巴——假使露絲是那種肯受人這樣稱呼的姑娘？她平常是一個快樂而溫柔的人，但她能裝冷淡，能不理睬你而且蔑視你，帶着最殘酷的神氣。她的父母愛她而又怕她；所以

他們讓她任性行事。她是二十歲了。

當這時候，罕萬德在尋找露絲。他不敢叫她，因為他不知道用什麼名字好。在談話時他說：你；在客人面前，小姐；在他心中，露絲。

『她在二年前要乖得多。她聽我所說的事情。她服從我。她替我捉昆蟲。現在已到最危急的時候了。假使我們是一對甲蟲……』

他繼續着想：

『不管是女人還是昆蟲，戀愛就是他們的全生命。甲蟲當牠們的工作完成時就立即死了，女人在她們初次的親吻時，已踏進了死的第一步……同時也可以說她們開始生了。懷着生的渴望，充實她們的命運的渴望，而不知道方法，嗚咽着走過黑暗，搜索着她們的道路的姑娘們的光景，是妙麗的。……我料我將看見她在什麼地方哭着。』

果真，露絲纔揩完了她的眼睛。當她憂傷時，她的眼睛是藍色的；而當她歡笑

時就微帶青色了。

『你剛纔哭了。經過冬青樹時，你被刺了麼？我也如此。』

『爲那樣的一點小事我是不會哭的。誰告你我哭了？一個蒼蠅飛入了我的眼睛。你看，祇有一隻眼睛是紅的。』

但她並不擡起頭來，反而俯下身去，開始拾她足下的花朵。

『我可以坐在你身邊嗎？』

『你爲什麼講這樣的話呢？』

『你看，地方全被你的裙子佔去了。』

『那末，推過些就是了。』

罕萬德推攏了她展開着的裙子，小心地坐到長櫬上去，因爲他知道這櫬子有點搖擺，不很堅固的。台·巴現在有了金錢和貴族的名稱，已變成浪漫的了。他的全府宅，除了菜園和住着人的房子，顯出一種經過了多年的荒蕪和衰落的景象。在屋

內和周圍，你只能看見霉朽的壁，腐爛的木柵，滿生青苔的板棧，不能穿通的荆棘的樹叢。一座古老的塔立在溪河附近，常春藤從塔頂像小小的瀑布似的掛下，它青翠的波浪直潑到枯枝歧出的老橡樹的頂上。——這是一個極美麗的景色。台·巴的家人除了領導訪客去游覽他們的青新的樹林外，是從不外出的。台·巴會塗兩筆畫。

早晨時分，林樹是清涼的，還被着露水。穿過密織的櫟樹枝的陽光，落在堅硬的冬青葉上，映耀得像花朵一般。一株枝條歪曲的小栗樹，向日光伸起它扭曲的頭來。附近站着一株野櫻樹，燕子鳴轉而且驚惶地飛進樹中去。一隻喜鵲飛過，像藍電光的一閃。風從樹下穿過，一路擾動着羊齒草，迎風起伏。一個受傷的蜜蜂落在露絲的裙上。

『可憐的蜜蜂呵！牠的一隻翅翼被揉摺了。我來把牠弄正了吧。』

『留心，』罕萬德說，『牠要刺你的。動物是永不相信你待牠們是善意的。在

牠們看來，無論誰都是仇敵。」

『真的，』露絲說，把蜜蜂拂掉了。『你的甲蟲將吃了牠，那正是快樂的結局呢。一個個都是仇敵啊。』

露絲說得如此悲痛，使罕萬德十分難受。他將面孔貼近她的，直觸著她的大草帽的邊沿爲止，低聲說，

『你有什麼不快麼？』

女人們應付這種事情是多麼巧妙啊！剎那間，帽子不見了，彷彿憤怒地拋棄了的一般，同時，一個非常蒼白而且蓬鬆的臉額，倒在罕萬德的肩上了。

這是動人魂魄的一剎那。他非常心亂的用他的手臂圍着姑娘的腰肢。他的手握住她送給他的那小手。他只消微轉而且略垂他的頭，於是在覆髮下，在白白的，熱潤的額上接了一個吻。他覺得她對他變得更其溫柔了；被他握着手的手也緊握着他的。

露絲急動了一下，他們便離開了；她正視着罕萬德，柔情映耀在她的面上，

說：

『我現在快樂了。』

她立起來，他們一同走入林中，交換了一些無意義的談話，聲調裏充滿了柔情。每逢他們的目光相遇時，兩人都微笑，他們不斷的用手指撫摸葉子，花，單株的樹，他們可以借此使他們的手互相接觸。來到了一片林中的空地，他們能並肩而行了，他們讓內側的手臂垂下，於是他們的手碰觸着，不久連在一起了。

接着一陣長而非常愉快的沈默。這時候，兩人都沉思着自己的事情。

『這是顯然的，』罕萬德對他自己說，『假使我還有一點理知，我應該乘車回家了。最好我必須到大堡去打一個電報給誰，教他打個電報來叫我回去。多麼無意識！我在此地多麼快樂呵。我去請託誰呢？克蘭蒂嗎？那我還得寫一封信，造一個故事纔行。耽擱三四天，不會將事情弄精絲毫的。我明瞭這些年青的姑娘們。對於她們，時間這東西是不存在的；她們是生活在絕對中的。祇要不生嫉妒——我看也無

從生起——我就十分順利了。她真是迷人——露絲。上帝呀！我入了怎樣興奮的狀態呵。但是我應該保持着理性。我將告訴克蘭蒂到大營去會我。她常渴望着要到大營去，自從她讀了一篇關於那地方的小說以後。此外還有許多石跡可看。但是，這對於我都是沒關係的，只要我會離開此地……」

『你在想什麼事？』

『你還問嗎，我親愛的孩子？』

那小手緊握了一下，表明已經明白他的回答了。又一度的沉默下來。

『克蘭蒂嗎？在這時候，她亦許牽搭上別個情人了。但是，想一想，將一個婦人獨自留在巴黎，在這七月裏！』我是從不煩悶的。我每天在馬丹福羅家中用餐，她很歡迎我。我們在二十五要出發到霍福羅去了。你必須來看望我們。」她以為霍福羅就在犬堡附近。「我是從不煩悶的」。來吧，來吧；婦人們說得如此清楚，是表明她們一點沒有隱瞞……但剛是反過來，這正是她們的詭計之一……」

「呵，我的孩子，你的愁苦怎樣了？完全消滅了嗎？」

「我現在很快樂。」露絲回答。

她大而澄清的眼睛的一望，證實了這幾個神聖的字兒。罕萬德比在她馴服的時候更心亂了。他是這孩子的幸福的原因這個想頭，給了他驕傲。

「還是不去驚動克蘭蒂好。她是那樣猜忌。那末，我寫給誰呢？我的同事們嗎？不，我和他們的交情還不夠親密。高范，那動物店主人嗎？那是有失體面的。這真是厭煩透了！隨它吧！過天再說。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一點兒動情的友誼吧了。露絲，她度着這樣孤寂的生活。我何必奪去她那同我玩玩情的天真的快樂呢？暑期中的娛樂……」

「哦，」露絲說，「看那甲蟲呵。牠不是美麗的嗎？」

但是那東西，披着金彩藍玉般的盔甲，在枯葉下不見了。他們不再想甲蟲的事了。露絲被完全兩樣的思想佔領着。她覺得她自己充滿了一種歡樂的温情。

『我不再屬於我自己的了。這真刺激人。什麼事就要發生呢？他定會在我眼睛上親吻的。我將不加抵抗，因為我是屬於他的了。』

她舉頭望罕萬德。她似在奉獻她的眼睛。她一動不動，便閉上了眼睛。一個吻輕輕地落在她的溫軟的眼簾上。

『我所希望他做的事，他件件都做了。他了解我的思想嗎？還是我了解他的呢？』

這時候，罕萬德想找一點慇懃或者感傷的話來說說，但是想不出什麼來。

『我可以讚美她栗色的髮，和髮的金黃的光，對她說這是如何優美，而且絲似的。但這是真的嗎？再有一層，這未免還有些兒太早。我讚美什麼呢？她的嘴麼？是太大了些。她的鼻子麼？太彎曲了點。她的面容麼？說她面容蒼白而且灰淡算是稱讚嗎？她的眼睛麼？好像又近乎有作用，可是它們確是美麗的——她的眼睛，轉變起顏色來的神氣。』

他在行路時摘了一張草葉，葉上覆滿了細黑的蠕動着的斑點。

『多討厭，』罕萬德說，『我忘記了帶我的顯微鏡。』

『我有一架，祇是反光鏡破了。要送到大堡去修理。』

『你不能自己帶去麼？』

『假使你願意，是可以的。』

『但是，露絲，你不樂意去麼？』

叫她露絲她是十分喜歡的，所以她一時沒有回答。隨後她面頰的說道：

『你知道的，我很少離開過此地，離開的念頭幾乎沒有浮上我的心頭來過。但

我愛和你一同去。』

她以一種溺愛的孩子的任性的聲調，又說：『我去告訴父親去。我們午餐後出發吧。』

罕萬德又疑視他那不知是什麼的草葉了。

『我知道一家好店，』他說，『萊普退爾，航海的光學司。你知道他嗎？他是高文的朋友……』

『那動物販嗎？』

『怎麼，你還記得麼？』

『你告訴我的事，我都記得，』露絲鄭重的回答。

罕萬德被奉承了。他心中也想，這感傷的孩子，倒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實事求是的少妻的。他的奇變的生涯迅速地在他面前經過了，他想起幾個和他發生過私情的戀人來。他看見克蘭蒂，自從和她相會以後，有六個月了；大概，在他回去時她將棄了他吧。想到這里，罕萬德蹙額了。同時，他緊握着的手指也放鬆了。

露絲望着他：

『你在想什麼事？』

『又來了！』罕萬德對自己說。『呵，這個永恆不盡的女性的詰問呵！真有人

回答過似的！可是我有了回答了……』

望着雲，他說：

『我想快下雨了。』

『哦，不！』露絲說，『我想不。風是「冬暖風」(Suet)……』

意識到自己講了一句土話，她趕緊補說：

『有如鄉人所說的。』

『這是什麼意思？』

『東南風 (South-east) 』

罕萬德不大喜歡方言；他很憤憤的而且帶了巴黎人的無謂的誇耀，回答：

『多醜的字！你應該說東南的。你真是個農婦呵。』

『任你譏笑去吧，』露絲說。『現在，我是毫不介意的。我們都是鄉下人；我的父親是，我的母親也是。我雖不生在這里，但我是屬於這地方的。我屬於它，有

如樹木，有如草和一切動物屬於它一樣。是的，我是個農婦。」

她傲然舉起她的頭來。

『但是，我原來也是這地方的鄉人呵。』罕萬德說。

『是的，但你已不再關心它了。』

『我關心的，因為它產生了你，而且因為你愛它。』

發明了這無聊的奉承話，他得意起來，罕萬德把帽子拿在手裏，去追一隻蝴蝶；但是沒有捉到。

『捉蝴蝶沒有親吻這樣容易吧，』露絲帶幾分幽默的說。

罕萬德喫了一驚。

『她只知肉感的嗎？』他詫異了。

露絲的天性是不能有條目的分析的。她覺得她的性格是一個完整的。她的這句話不過是一種笑談，因為她不是沒有機巧。

這時候，這個神秘將罕萬德引入了長久的沉思。他在對於女孩子的早熟作種種邪僻的理論。

但他立即又自慚他的胡思亂想了。

『女人是複雜的；當然，不見得比男子更複雜些，不過是別有一種，爲男子們所不解的。她們不了解她們自己，而且她們也不想去了解。她們信託感覺，這就是够安全地支配她們的一生，且用以解決各種爲男子們所莫可如何的問題。別人對付她們，最好應該像她們對付自己。祇有從感情一道，別人纔能同她們接觸。了解女子只有一個方法，便是去愛她們……我爲什麼不高聲說出來呢？這話將使她聽了有趣，而且，她或許會找到些警麗的話來回答的。』

罕萬德雖然不一定是羞怯，但聽到他自己的聲音，可亦不免驚慌。那就是他通常祇說最簡單的話句的原故。露絲重新又握着他的手。這種無聲的交談似乎對她很有意味。罕萬德也就聊以自足了；雖然他想，以握手來吐露情懷，未免有點孩

氣。

『但是沒有一樣，』他繼續對自己說，『在戀愛裏沒有一樣東西是孩氣的……』

……』

這句話，雖然他對自己也未嘗說出口，但他似乎看見它，是親手寫在紙片上的
『一樣——這句話使他充滿了驚駭。他突然自己抗議道：

『但是沒有這回事，她並不會愛我，我亦沒有愛她，這純粹是一種遊戲，這孩子，她將我當作和她自己一樣的一個孩子了……』

『一回危險的遊戲……我不應該吻她的眼睛。吻她的額，那是另一回事；是父親般的慈愛……而且讓她靠在我肩上，像這樣子！這怎麼辦呢？』

他承認他是罪案的正犯。從他到這裏後兩星期以來，在表面上他仍當她是個女孩子看待，但是，幾乎不自覺地，他受了男性的本能的激動，已默默地挑逗着她。他時常凝視她，向她微笑，雖然他的言語還是莊重的。露絲覺得他自己成爲不斷地

被注意的目的物，斷定他在想壓住她；她就聽自己被他魔住了。罕萬德自以為太精于女性的心理了，不會料到年青的姑娘亦會先發制人。他彷彿是個不經心的獵人，忘記了自己已經放過槍，醒來纔看見一隻鷓鴣在他的獵袋裏了。

『一椿開懷的意外的事呵，』他想到。『幾乎太開懷了。』

第二章

天氣已經熱了。他們坐在樹蔭下的樹幹上。大的和善的螞蟻在樹皮上這裏那裏地爬行，但罕萬德似乎失去了對於昆蟲學的興趣。他們發呆地，凝視着忙碌的小東西，再次再三地互相交行著。

『牠們知道牠們在做什麼事嗎？我知道我是在做什麼事嗎？牠們是被感覺所支配的。而我是什麼呢？牠們這裏那裏的奔跑，因為牠們相信看到或嗅到食物了。而我呢？呵，我則願意逃開我的掠得的東西；我推敵，我審察……是的，我審察，或者，至少我是在試着。』

他仰望着姑娘

露絲正擬從枝上摘取頂花苞，放在掌心拍出爆聲。她的面色是莊重的。罕萬德凝視她，而沒有攪擾她。

她坐着時，成一種美麗的姿態，溫文的同時又憨野的。她的面容，依舊保留着稚氣的痕跡，但變成惹人注目而且明顯了。她是一個婦人了。她的嘴是多麼紅，多麼誘惑呵！罕萬德在思量，那張嘴會給與人以最美妙的親吻。多麼可口的一個豐肉且多汁的果實！露絲歎息一聲，她的白色的衣裳湧起來，宛如一陣浪花；她青春的胸膛的全部，似乎展開來。罕萬德看見一種幻景，紅香的溫柔而有生氣的東西；他愛慕它，有如孩子愛他所見的桃子，隱藏在牆上桃葉叢下。這種愛慕，他站在鐵戴畫的「一個年青夫人的畫像」前的時候也發生過，使他快樂。但是障礙亦是一樣的不能克服的：露絲之對於他不過是一種幻景而已。

『但那沒有關係，』他對自己說，『我貪她的色，那是不純潔。假使我已同她發生戀愛，是不會有這種幻覺的。所以我並未同她發生戀愛。運氣呵！』

露絲不想什麼。她讓自己被凝視着。問她時，她便溫文地一笑，一種淡淡地染着羞澀的微笑。她忽然大笑起來，雙手握住生瘤的樹幹，向後倒過去。她的帽兒落下，她的髮亂了。她坐起來，比從前更恣野地張望着。罕萬德以爲她將像蓋萊台一般跑開去了；但這裏沒有楊柳樹。

當罕萬德拿帽給她時，她說：『我的頭髮要垂下來，我不管。像那樣子好。針子縮不住我的頭。』

『髮針，』罕萬德說，『髮針是很少縮得住婦人的頭髮的。』

她微笑，沒有回答，她實在沒有懂得。這早晨她笑過很多次了，罕萬德想。

『但她的微笑是如此的甜蜜，我永遠看不厭的。現在，我來告訴她這話……』

『我愛你的微笑。它是如此的甜蜜，我永遠看不厭的。』

『有那樣的甜蜜嗎？那是因爲它是新鮮的緣故。通常，我是不大笑的。』
這句話，可以搖動無論誰的靈魂的深底了。罕萬德不覺呢喃地說：

『我愛你，露絲。』

她坦白地，而且不表示一絲驚異，說：

『我也如此，親愛的。』

同時她震她的裙子，許多螞蟻在她的裙子上爬行着。

『這種螞蟻是不咬人的，』他說。『牠們很和善……』

『像你一樣。』(怎樣的一句讚語呵！怎樣的沒意味！我成了怎樣的傻子了。)

『你的袖子上也有一個呵，』露絲說，將牠打落了。

『謝謝你。』她獻上她的頰，罕萬德在頰上給了一個最曖昧的接吻。

『這真不可解，』他想。『然而，我想她不是鍾了情。假使鍾了情，她該跑開了去的。祇有在斷然的動作以後，愛情纔能變成親密起來……』

『倘我們要到大堡去，』露絲說，『我們必須早點用餐。』

他們走了；不久出了樹林，走進那同樣荒落的園子。那里陽光滿園，他們匆促地經過了。她在前面走。罕萬德一面走，一面摘了一朵玫瑰，給與露絲。她接受了，亦摘了一朵給罕萬德，說：

『這一朵花就是我。』

罕萬德又沉思起來了。他感着快樂，但是越來越糊塗了。

『她的舉動彷彿愛我了……但有時又像不愛我。有時，彷彿我即是她的一切。但片刻後，她又待我像祇是家庭的一個朋友……領我上去的是她……在賣弄風情的女子中，我從未見過這種情形……她是從那里學來的？婦人們有如莫利哀時代的貴族：他們不用教就知道一切了。』

罕萬德的腦裏是沉重的，但他的心裏是快樂的，他一逕走到他的房裏，以便更安靜地思索一回。頂要緊的是，費點心修飾修飾。他摘下一根髭鬚，倘若不是十分銀灰的，也是十分蒼黃的了。他洒了些香水在嵌肩上，指上戴上一個精雕的戒指。

『談話枯窘的時候，這是有幫助的。』

他正又要開始沉思的時候，有人敲門，午餐已預備好了。

台·巴雖則他的計劃擾亂了，仍顯出高興的樣子。他說，驅車出遊將使他獲益不少。他需要一次出遊，並且他也有出去的權利。

『我剛纔完成了我的「聖·克羅鐵爾之生涯」的第九幅。這幅是畫她在吐爾進聖·瑪丁修道院的故事。』

罕萬德對這幅製作頗表興趣，在前晚，最後的幾筆尙未畫上的時候，他已讚美了。他希望不久見它裝在適當的框內，和別的繪畫一同陳列在洛濱伐斯的教堂裏。

『共總有十二幅，』台·巴說。

『人們將來看你的畫，像他們看「聖·勃路諾之生涯」一樣熱心，這畫從前是在查脫路的，現在是在路爾了。』

『我希望如此。』

『但來的怕不十分多。』

『是的，洛濱伐斯太遠了一點。不過亦有誰去路爾呢？幾個藝術家和幾個無目的異國的遊客吧了。在法國是沒有人對於藝術發生興趣的。』

『那里都沒有。』罕萬德說，『那些生活在藝術裏的人自然是又當別論。』

『那些爲藝術死的，他們怎樣呢？』露絲問。

馬丹台·巴驚異地望着她的女兒：

『我從未聽見過繪畫是一種危險的事業。』

『人相信藝術的時候，藝術就危險了，』罕萬德說。

『什麼，不危險嗎？』台·巴說。『白鉛不是？』

『人應該相信藝術，』露絲說，望着罕萬德。

『這話正可以表示一般人對於這事的見解，』台·巴繼續下去。『我的妻子的怪誕的話，正可以代表他們的感覺。』

隨後即談了一串關於馬丹台·巴慣常神智恍惚的逸事，罕萬德幾乎忘記了笑，他在想着露絲剛纔說的話。

『露絲，』台·巴說：『你問罕萬德，我們是不是藝術的信徒，當我們訪問路爾的時候，我們真崇拜發了狂。罕萬德是我的門徒，我養成他對於美的興味。不幸我離開巴黎，他就變壞了。我則依舊是忠實的信徒，不問怎樣。』

『但是，』罕萬德說，『一個人只有在發現自己真的行業的時候，方纔開始有忠實。』

露絲似乎在這句話裏聽着了或種意義，不是罕萬德所原有的。兩隻充滿了無限柔情的眼睛，注視在他的眼睛上，像親愛一撫。

『彷彿我又有了告白的樣子，』他想。『我真是瘋了。但一個人怎能避去那人們偏要以爲是藏着隱語的言辭呢？』

不過他覺得這個遊戲還有趣。用這種方法我們可以對著大眾說話，而在普通談

話的下面，却另有我們真正的感情。露絲已給他例子了；他沒有思索地模倣她起來，但這種順從實在是一種重大意義的表徵。

『我是迷惑了。現在我是在一步一步地陷入情網中了。』

但是像酒徒一樣，他們雖然知道快泥醉了，想節制自己，可是仍依著自己的貪戀，因為那喚醒他們，認清自己的境地的感覺，反使他們不能抵抗了，罕萬德一面決定他必須掙扎，一面已屈服了。

他喝了一滿杯酒，說：

『當人初入生活的道上，最容易走錯路，而且繼續至於許久。我是仍舊十分愛好藝術的，但我只是訪問訪問吧了，從不含有更大的意義。我與藝術是朋友而已，並不是結褵的夫妻。我是建設我的家在別的基礎上的；不管它的價值是大或小，但我總是忠實地住在這裏面。人祇能繫着在他鍾愛的事物上面。保有一件寶物，你得先找到了它再說。』

他滿腔感情地說。

『怎樣的雄辯呵！』台·巴說。

露絲忽然笑起來了，是這樣的幸福，這樣的充滿了感謝的笑，使罕萬德不會誤會笑的意義。

『你是被人笑着，我可憐的朋友，』台·巴繼續說。

聽了這誤解，露絲的笑聲越發放縱了；成了快樂的天真的不能抑制的笑聲。

『我希望，那東西可以安慰你，』馬丹台·巴說。『但我的女兒是怎樣的一個小鬼頭呵！』

爲可憐她的母親，露絲竭力抑制了自己。經了兩三次的震盪，才忍住了笑，她罕萬德說：

『你對這小鬼頭作何感想？你怕不怕？』

『出於你意料之外的怕呵。』

『我也這樣，我也怕我自己。』

『那是一句聰明話，』馬丹台·巴說。『來，規矩些吧。』

因為家製的點心受了稱讚，馬丹台·巴開始述說那點心的製法。每次用餐，她少有不洩露她烹調的祕訣的。

車子已到窗前，直到餐事完結，再沒有別的談話。露絲變成夢寐似的。罕萬德的結論是：

『我們的事情在這幾秒鐘內有了最驚人的進步了。』

第三章

他坐在小小的四輪車內繼續他的沉思，車是在運他們往古維爾車站去的，露絲坐在對面；他們的足，自然地觸着了。

台·巴擁着幾處農場，他停下車來，視察收穫的情況。有幾畝地，穀粒被打落了，他爬上車廂，到趕車的身邊，問他這一個地區之內是否都是同樣情形。他很不安靜。

罕萬德伸出他的脚，因此，他的膝踝夾住了小姑娘的膝踝。她笑了。罕萬德微受着情緒的抑制，不敢說什麼。他握住她的手，吻着。

突然間，露絲喊起：『我們把顯微鏡忘記了。』

『我們忘了，忘了我們借托的東西。怎麼辦呢？』

『但是，我們現在還要借托嗎？』

罕萬德重新夾緊他的膝踝。這是他第一次的回應。

『我們是同犯，露絲，』他於是說了。『這是認真的。』

『我希望如此。』

『我們做了同犯長久了。』

『是的，從這早晨以來。』

她面色微赧。

罕萬德繼續說，『從你說人必須相信藝術那個時候起。』

『我是想什麼便說什麼的。』

『我也知道是這樣。』

『這樣，』他對自己說，『我說了將應該說的話，而沒有說得太過。呵，要

「我敢呵！」

這時候的他又想着顯微鏡了。

『我將買一架，』他說，『留給你。我再到這裏來的時候，就可以用它了。』
『別說了，』露絲說；她的聲音是低微的，但聲調却是粗暴的。『你說再來，就是說你將要去了。』

罕萬德沒有回答。他重新夾緊他的膝，藉以解脫這個困難。露絲的脚也溫柔地答應他。

他們到了冷落的小車站。火車到了，一刻鐘後，他們便在犬堡了。

台·巴立即發表他想去參觀博物館的意見。他說，他想去看幾幅傑作，以便把他自己的藝術和名人的藝術再比較一回。罕萬德反對。在他放假日亦包含有避開博物館的意義。況且，他以爲這種特別的蒐集，和傑作的名單，大部分是靠不住的。

『倘使路爾的蒐錄還是假的，犬堡博物館的蒐錄不是可想而知嗎？』他說。
台·巴高聳他的肩膀。

『我不能尊敬說這樣的話的你了。』

於是他證明陳列在市政廳內的范·笛克，范·依克，查丁，普辛，慕理洛斯，喬台賽斯，理皮賴，福賴·亞前立哥，克賴納克，普比賽和李翁納特等是十分真實可靠的。

『世上原沒有拉飛爾，』罕萬德說，『只應有惠賴斯鳩和鑛戴和哥來喬。』

台·巴諷刺的回答：

『還有一座自然史的博物館。』

於是手一揚，他在街轉角處不見了。

在這慘淡的瀕海的城中，人們真要以爲一切東西的安排是想遮掩那里有海的事實的。房屋是背海的，在城市與海岸間，有一片石塊，塵土與風的荒野橫在那

裏。要想發現大堡真的是一個海港，須爬上路爾的岩頂，罕萬德有攀登這岩尖的意見。

「這是白費時候。」露絲說，「我們還是去登萊意思公園的塔吧。」他們並肩走過陰沉的街道，露絲繼續望着罕萬德；他的沉默使她不安。她握他的臂膊。

「我不敢將手伸給你，」他說。

「所以我自己來取了。」

「像這樣同着你走。我最覺得快樂，露絲。」

但事實上，他非常心亂。這種特權是太天真同時又太無嫌忌了。他不知該怎樣可以保持住他們現在的情景。

「倘使事情這樣子進行下去……而且想一想這是剛從今天早晨纔發動的……」他用最邏輯的推想法審查他自己：

『不拘我想不想娶她！不論如何，我當敬重她……那是顯然的。我既不是呆子，又不是匪人，我對自己是沒有恐怖的必要。文明的本能當然比自然的本能強；我是極文明的……』

他們著的衣服很單薄。當他握住她的臂膀的時候，他覺得臂上的溫暖燃燒着他的肌肉。

『苦惱的事情呀！在戀愛中，你是斷不定任何事或任何人的，尤其是你自己。我是不可救地陷入了慾念的掌中。我必須鎮靜我的神經，同時也必須鎮靜這孩子過度興奮的神經。神經？不，是感情。感情領導着一切……我是怎樣的一個傻子呵，這樣地在肚子裏反覆着心靈的訓教，白糟塌了甜蜜的時刻。』

穿過平常的一間房屋，一個車門披的門，一條空穹的過道——看，你已在一個大的花園內了。異鄉的花的美麗與芬芳，在纓欄樹中間發散着，比之洛濱伐斯的小樹林地熱悉的色與香，更能陶醉他們的感官。在這個奇怪的綠洲的高牆內，空氣靜

寂地覆蓋着，滯重而且溫熱。花兒在噴散着幾乎是肉感的氣息。

『多麼好的一個講戀愛的地方呵，』罕萬德想。

他完全忘記了露絲，他的想像喚起了克蘭蒂和她的肉慾的回憶。他的幻想掩沒了太陽的光，用昏黯的遠燈映照着這地方，朱紅的被褥展開在草地上，一株木蘭落下一朵幻美的花來，被褥上寢着他的情婦……他跪在她的身旁，拜倒於她的美麗，吻它，頌揚它。

『這公園要使我發狂呵，』罕萬德高聲說。夢境消散了。

『這裏是塔了。』露絲說。『讓我們上去罷。在塔頂想是寒涼的。』

她也滯重地呼吸，但這是由于不舒服，而不是由於熱情的緣故。塔裏面是寒涼的。幾分鐘之內，露絲達到塔頂，她已解脫了抑壓的感覺。她十分明白，在他們步行的最後一段，罕萬德完全做著他自己的夢，心已遠遠地離開了她了。露絲苦惱了；罕萬德臉兒微紅，眼睛依舊迷亂，雖在她的面前，但不能使她安寧。她感到嫉

妒，巴不得去破壞他憶想中的對象。

翠萬德注意到露絲的不能自制的懊惱的激動，而覺得欣喜。他這時很願意只有他一人在。

她走去憑倚在圍杆上，沒有說話，遠望着碧海。看見他又在一心思想不是她自己的事物，露絲又被一種嫉妒的痛苦激惱着；但這時候她知道了她的敵人了。女人們相互間是沒有懷疑的，因此她們總是勝利的。現在露絲奮勇着欲與汪洋無際的海的魔力決鬪。她走到翠萬德的身旁，同他並肩站着。

翠萬德看着露絲，不望海了。

他的眼睛是悲哀的，看着自己情慾的一現。露絲的眼睛却充滿着溫美的微笑。

『你的眼睛彷彿是汪洋的海的顏色，露絲。』

『這是很愉快的，』翠萬德想，『做對這少女說這類話的第一人。……平常藍眼睛的女人們聽過這樣的稱贊總有一百回以上，這足以使她們想到一切男子都是相

似的，都是傻的……將戀愛弄得如此乏味的是男子……露絲的眼睛確是美麗的，但我不應對她如此說……但是我是第一個人嗎？」

罕萬德感到嫉妒的刺痛，雖然很模糊。

『誰教會她這些小小的肉體的慫恹的呢？她又沒有年青的女朋友；這定是什麼大胆的青年表姊妹了。……我是多麼蠢呵，在這裏自尋煩惱。在范羅納斯的寺院裏的時候，露絲有過年青的女朋友，她現在依舊和她們好，常寫信給她們。……但是，我關心這些幹什麼呢？我又不曾愛她；這些事，不過是一點繼續的輕微的感覺，藉此作一種好玩的觀察吧了。』

下午到了。他們想起了台·巴太太囑咐他們的事……這是下去的時候了。

『樓梯多麼暗呵，』露絲說。『把你的手給我。』

到了樓梯下，彷彿是感謝他的幫助，她獻上她的臉頰。他的吻觸在她的口角上。露絲畏縮了，這種太親暱而且太濃熱的新的感覺使她預感到危險，但在她走開去的

時候，她幾乎跌倒了。她捉住他的手，她即刻見著自己又依著他了。他們互相凝視了一忽。露絲閉了眼睛，等候燃燒一樣的接觸的重來。

『你沒有受傷吧？』

她笑起來了。

『這』罕萬德對自己說，『就是所謂自制。她就在笑我這點呢。這是德教的效力呵！』

他們幾乎將芬特街的店家家都走到了，這街是個濱海大市鎮的中心。罕萬德買了幾張郵畫片。海牙城內的宮室，幾乎和羅亞爾河岸上的宮室同樣的精美如畫。他很想寄一張海牙的宮室的畫片給克蘭蒂，但是他覺得自己已是露絲的俘虜。這頗使他氣忿了一會。後來，當露絲走進布店去時，他纔打定了主意，郵局就在第二家呵。

『我喜歡你給我一點指教，』露絲說，『我要去配一點羊毛。』
但他已出去了。她耐心地等着。

宮室的畫片終於投在郵箱裏，他們繼續他們的步行。在糖果店門首，他們止了步。罕萬德的樂事之一，是在點心店裏吃餅乾，倘有婦人和他同在，他的快樂就真完滿。他是路爾街一個廣場的角落裏的那個點心店的老主顧；他每天必到，而且往往不是一個人。

同露絲走進店內，他想像自己是在巴黎玩着小小的風情，這種想像使他愉快。露絲也和他同樣的快樂。她微笑着并且莊重地，表現出一種態度，彷彿是做著慣常的事一樣。

『她不久就成一個巴黎化了，』罕萬德想，當他望着她的時候。

片刻間，他看見整個的未來展開在他的面前。他們將住在蓋福爾德；在早晨，他將時常和她外出，到路爾的店舖去。他將陪她一直到拱街。她將來尋他同他吃飯。或一天，她將在四點鐘時到他的事務處來，於是他們就一塊出去吃點心，喝一杯清涼飲料；隨後他們將從牛夫橋和蓋斯碼頭緩緩的走回來；在路上他們將買一冊

奇怪的古書，或看看水上和樹上照耀的陽光。有時他們將乘汽輪或火車，到樹林中去，不像洛濱伐斯的樹林這樣荒野，而是非常快人的地方，在那裏露絲能够呼吸着和她故鄉一樣清潔的空氣……

在罕萬德的這種夢裏，並不全是空想，因為在從前他是時常實現這種夢的。只有同着露絲這一端，是完全新的，是一種至今還未感受過的快樂。

『留住的結局，是我將瘋狂地愛她，而至於受極大的苦痛。』他終于向自己說。片刻之後，他們遇見台·巴了，他是在尋他們。當他們在車站候車時，罕萬德觀察他的留下的宮室的郵片。

『爲什麼我們不去看看這地方呢？』露絲說，急看着她的父親。
他贊成這話：

『去看看，或者我會獲得一些關於重造洛濱伐斯的意見，我正想把它來重造
『過。』

他所說的重造，也不過只將地方布置得有點條理吧了。他只要把牆壁聖補一次，連牆上的長春藤都不必動；園子與樹林的野趣可以一仍其舊，只須再築幾條新的小路和圍徑。

『藝術，』他儼乎其然地說，『只容許或種程度的紊亂。而且，我還須顧慮到輿論；我的花園的紊亂，將使人們以爲我也太放任我的女兒……』

在這話裏影射着結婚的計劃。露絲立即領會了。

『我是沒有什麼不對，』她說。『洛濱伐斯也沒有什麼不對。』

『虛榮的小東西！』

『你不同意我嗎？』露絲說，轉頭向罕萬德一笑，就掩飾了她這句問話的大胆。

『講到你，那是一定的。』

『哦，我用不着你們費心。我已生成是這樣子的了；我就是個野人。我正在想着洛濱伐斯的野趣；我喜歡它，它適合於我的野性。』

『可是，』罕萬德說，他的手上滿是被刺的傷痕，『那樹林裏的荊榛長得真多。

我從未見過如此美好的荊榛，那嫩枝像是熱帶的爬蟲，又像是一條條的大蛇……』

『我從未被刺傷過，』露絲說。

但當她望着罕萬德的手，未始沒有一種快感，因為那些傷疤是爲她摘桑葚而被刺出來的。她向他低聲說：

『我是像荊棘一樣的殘忍呵。』

『也像荊棘一般地保護著你自己吧，』罕萬德回答。

這是一句偶然的話。台·巴無疑的是想嫁他女兒，但計劃還是遙遠的。現在還不見有求婚的人的來臨。罕萬德頗喜歡這樣的情形：早晨十點鐘發生戀愛，晚上七點鐘，他就在想和這神經質的，感傷的女孩子結婚。她已將她的口尖兒獻給他，接受他的笨重的親吻。

在洛濱伐斯黃昏是照例消磨在玩紙牌上的。從小就訓練着參與這種遊戲的露

絲，玩靜紙牌是很有把握的。她一壁主持全局，斥責她的母親，和她的父親爭點數，一壁又將罕萬德迷住在她溫柔的眼睛的凝視之下。

他一坐在紙牌桌前時，他就意識到這種迷惑了，這種迷惑在不知不覺中已支配着他，直到現在了。現在他記起來，每次他與露絲面面相對的時候，他便覺得自己被一種大的愉快陶醉着。這是一種靈感；是戲院裏觀客看見了他們夢想的坤伶時所感到的同樣的靈感。他又回想，他自己的快樂雖然幾乎是非意識的，然而一定已在情熱的目光裏表現出來了。

『她的心逐漸和我的眼睛中所含的神秘的熱情相應答了。……我也有美麗的眼睛，我知道；這是我的最好的風采……我的快樂是容易解釋的；正面，露絲是很美的，雖然她的側面是不免粗硬一點。她的鼻子是略嫌太長，但從正面看去是很不錯的；她的臉子是卵圓形的；她的微笑似乎是她那闊闊的嘴的自然的一掬動，她的眼睛，在燈光下，從深澄的眼眶裏湧出來有如是兩朵花兒……我站在可愛的鐵戴的

維納絲前面的時候，也常感著這樣的狂喜；自然她還有着別的美點，但她的臉子和她的眼睛尤其秀美……」

『不要互相打暗號呵！』

這句話，是說在他們太明白地交換了微笑之後的，使露絲得着無限的愉快；這時候，她的心全不在玩牌的事上了。在他父親的訓斥之下，她天真地垂下她的頭來。

他們玩的非常之壞，輸了許多點數。

變換座位的時候，他們分離了，但分離却更聯攏了他們，因為他們的膝蹠不久又在桌下碰在一起。在這種情形下，玩牌成了十分甜蜜的事。露絲盡力打敗她的愛人，而同時在桌下撫愛他，這種對照的情形使她感覺着甜蜜。生命在她似乎是極愉快的。

她有一點微微發燒。時候很晚她纔去睡眠，去廻夢這可驚奇的一天——在這一

天她是十分快樂地達到了她願望的頂點。她爲人所愛；這就是幸福。她絲毫沒有想

到問問她自己是否已經入於戀愛。對於她自己的心的狀態，她毫不問及。

罕萬德的思慮便有些兒不同，雖然也是十分紛亂的。

女人是完全信任現在的；男人們則多注目於將來——也許這是一種標記，表示他們的天性沒有女人們的那樣組織得完善。罕萬德籌思着未來的計劃。他一邊想着，一邊就入睡了，沒有得著一個可用的計劃，已經很倦了。

第四章

第二天清早他下來的時候，他發現台·巴同他的女兒在園中散步，通常在餐前是看不見他的。他在指手劃腳地演着手勢，罕萬德喫驚了。

但他們並不在談他。台·巴是在計劃一條長而曲的圍徑，正在指示給露絲看這條路將如何穿行。和罕萬德商議的結果，（他是十分同意的，）台·巴決定當天就出發游歷城市。

同時他派人去叫工人們第二天來，而且寫信給蘭福萊，瑪丁回的建築師，他的一個多年不見了的朋友。蘭福萊住在聖·祿，他在那裏本地的官署內做工作的書記。罕萬德也認識他。

台·巴忘記了他的繪畫，幾乎在園中逗留了一個早晨。露絲有些不快。她本想重作他們昨天的散步，在冬青樹和木莓間，在指頂花與羊齒草叢中。她夢想在她的生裏每天都有這樣的散步，並且相信她將覺到這種散步永遠是一樣的，同樣的動心而且同樣的新奇的。

罕萬德雖然願意作這種遊散，但他不能不感到幾分的悔恨。他放了握着的露絲的手。

當他們散步到露台的時候，他們發現祇有他們二人在那個地方，他們的因緣就在這場所開始的。

他們迅速地互握着手，露絲獻上她的頰。這一回罕萬德並不會作一個更好的接吻。這不是那樣的機會，也許他竟不曾想到接吻的事。露絲失望了。罕萬德覺得了，於是舉起姑娘的手到他的唇邊。他喜歡這一種愛撫，對於吻手還有一種特別的樣式。他將自己的秘密的思想發表了；他說：

『怎麼我至今還沒有吻過你的手呢？』

她愉快了，但沒有感動，露絲只微微一笑。然後一個念頭閃過她的心中，微笑突然轉成了大笑；那笑聲雖然放縱，似乎總有點帶着羞澀的神情。稍稍平靜了以後，她發問道：

『我想知道……知道……我想知道你的名字。』

罕萬德狼狽了。

『我的名字嗎？但是……哦，我……那別的一個。』

他躊躇著。這個名字，自從他母親死後，他就很少聽到牠的聲音了，對於他已經如此的不慣，說出來的時候，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簽名祇簡單用罕萬德。他的朋友都叫他這個名字，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家庭的底細；即是他的情婦們，亦從不呼喚他別的名字。並且，婦人們大都喜歡用那對於每個人都適宜的稱呼，如「狼」，或「貓咪」或「白兔子」——罕萬德是瘦弱的，他通常被稱呼為

「狼」。

『克賽尾，』他終於說了出來。露絲似乎滿足了。

她開始吃桑葚像前天一樣。罕萬德也像前天一樣揭開他的擴大鏡；他在雌鳥的背上數着黑的斑點；共總只有六粒。

她小手的掌心已經全塗滿了葚紫色；露絲掣一顆佳美的桑葚，獻給罕萬德。他沒有舉起他的頭來，依舊坐在那裏，一隻眼睛閉着，另外一隻專注意于他所凝視的東西，她以一種溫柔的，而且沒有矯飾的，極自然的聲調叫道；

『克賽尾！』

罕萬德感到一縷濃密的情緒。他用了驚異而不安的眼睛望着露絲。她的手還伸著。他一個接吻，吃了桑葚，於是繼續的重復着幾次：

『露絲，露絲……』

『你是多麼蒼白呵！』她說，同樣的動情了。

她退後兩步倚着牆壁。罕萬德向前走一步。他們現在站着，互相疑視着。
露絲非常莊重的等候着。罕萬德說：

『露絲，我愛你。』

她把面孔藏在手裏。罕萬德不敢說話，也不敢動。他望着那遮掩著露絲的臉子的手。

當她露出臉來的時候，神情是嚴肅的，她的眼睛是淚濕的。她不說什麼，只走去摘了一顆桑葚，彷彿什麼事都沒有似的。但她不吃把它擲在路旁，也不向罕萬德走回來，一逕去了。

罕萬德感到寒顫。當她整理她衣服的摺襖，戴正她的帽子的時候，他站着愁疑地望着她。

當她走到靠近紫丁香花叢的角上的時候，停了步，回轉頭來，吹送了一個吻，於是她轉身飛跑，一直奔向屋裏去了。

這情景只有二三分鐘；但在這小小的時間裏，罕萬德却大大地感到了生命。這是他一生最動心的一剎那；至少他記不起曾經領略過這樣的一剎那。當他聽見那個幾乎在他記憶中已經消滅了的名字，克萊尼的聲音時，許多美的回憶又闖入他的心中來了；他想到他母親的愛，想到他最初的情訴，與最初的撫愛。他發現他自己重新又在生命的首途了，而且像二十歲時一樣地不能發些微鬱悶的思想。

他的態度霎時完全改變了。他登上露台，坐在台邊綠的乾草上，燃起一支烟捲，毫無思慮的望着世界。

第五章

他們急進的密情，以後並不會停止增高。台·巴一刻不離那築造新的小路的人們，常常尋他的女兒，或罕萬德，徵求他們的意見。

下午，他們就出外到鄰近去瞻覽城堡。

他們看過瑪丁回城寨，鐘塔，教堂，如此巧妙地配合着的俄特式的拱門，它們掩遮了近代的淺薄的繁華，而沒有損害及它們的輪廓。杜萊尼爾雖比較是近代的，但是披著它的長春藤的外套，看來却更衰老似了。罕萬德讚美這偉大的八角形的塔，和向內成弧形的屋頂的崎嶇的輪廓。他們又看過了配品勃城寨，全部是一個花紋與蝶樓的集合體，裝點着三葉飾和尖閣。他們看過乞福萊回斯，一個兩面神，一

面是鐵特式，別一面是路易十四式。

納蓋尼爾有幾部分是很古老了；它的幹體似乎和李秀留是同時代的。整個看來它是顯露着各個時代所加在它身上的時代的生命，而不會掩匿了它的久遠的起原的一種建築。

完全近代的伐斯，在舍奴阿的瀑布旁邊，佔著一個風景悅人的地點。它比之那些廣大的名勝地，更爲人間的，那些名勝能使人嘆賞而不使人想占有的。在這種地方一個人是可以隨心所欲的。

『但是，牠太像一個大茅屋。』罕萬德說。

台·巴決心要在洛濱伐作一條瀑布。可憐的是他充乎其量不過只有一條小溪之水而已。

他們沿着貝爾內爾回去，從那裏，能遍望海牙的東部，從瓦特尾到聖·瑪爾古，遠遠地緣着一帶蔚藍的海色，是一大片青翠的景色。

大家停住了。露絲摘了一些野草，她將罕萬德的手腕裏放滿了草兒。熱切的空氣，使她的眼睛生動，臉頰緋紅。

『我的故鄉，不是美麗的麼？』

太陽給雲頭遮掩了。一切顏色都變成了蒼淡了。一個陰影橫過海來，遮滅了它的光輝。但是，南邊的聖瑪·爾古島還有太陽光照耀着。

『悲哀的思想，在掠過海的額上。』罕萬德說道。『但是請看……』

突然，一切又變成光明了。

露絲向空中吹送了許多吻。

他們還得回到聖·伐斯來。他們在那裏已雇定了車子。從那裏出發他們沿着小鐵道前進，這條鐵道在林檎樹下轉入內地以前，有一段是臨着海的，他們到了范羅納爾。

他們在聖·密却飯店吃飯。台，巴已經疲倦；於是他覺得這趟旅行太長了。但

是，還有許多值得瞻覽的建築，如芳推內，福萊曼維爾……但是那些是不用走如此許多路的。

『我們還要』，他說，『到巴拿伐斯，立却蒙，隱士的住宅和配內里去看一回。那是只要一個下午就够的。』

他們回到洛濱伐斯的時候，已經很晚了。車中的暗黑給罕萬德一個機會；——他的脚和露絲的脚相接觸了。兩人的手，藉口扶正那一束放在露絲膝上的野草，觸着了一回。

馬丹台·巴等着他們頗有些心焦了。他瘋狂地吻着她的女兒。露絲笑起來，說要喝一點東西，喝過以後，又非常想吃了。

『這樣，』罕萬德說，『我們就吃夜飯吧。』

但他隨即又改口道：『我不過是開玩笑而已，我一點也不餓。』

然而露絲覺得這事很有趣；她去找尋食物，將各類的東西，都搬到食堂裏

來，甚至將她在碗櫥裏尋着的一瓶鮮亮的林檎酒都搬到食堂裏來了。

『罕萬德是二十五歲的小孩呵。』台·巴看着他的朋友幫着露絲準備食桌，說道：『我要上床去休息了。』

『二十五歲的人，』罕萬德說，『是不知道人生應該怎麼過的。雖然所有的牌都在他手裏，但他只會胡亂地玩一陣，所以沒有不失敗的。』

『現在，他在講玩牌嗎？』半睡着的台·巴問。露絲呀的一聲笑了。

『你真的要上床去休息嗎？』馬丹台·巴說；她的神氣疲乏了。『那末，大概必須留在這裏了。』

但是不久，她也厭倦了。已經是十二點半了。她想帶了女兒走。

『母親，再停十分鐘。』

『很好。那末，我留下你先自去了。在十分鐘內我等着你來。』

罕萬德站了起來。

『我給你十分鐘。請你對這姑娘寬待些吧。新鮮的空氣沁入她的頭裏太多了。』
罕萬德覺得爲難起來。一星期以前，這樣的密談是很純潔的，還許是頂乏味的。
『我真不知道要出什麼亂子了。我得莊重，冷靜，非裝作疲乏的，古怪的樣子不可……』

一聽到她母親在食堂上面的房內走着的足音，露絲就走到罕萬德的身邊坐下將手放在椅子的圈手上。他看着她，他的眼裏，有一點瘋狂的神氣。他完全轉過身來，將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上。她的手動了，拿起他的手來，溫柔地握緊着。連思索的時間也沒有，在一秒鐘後，他們覺到嘴唇與嘴唇已並合着了。這一吻洩盡了他們的感情。同樣的本能的動作使他們分開了，但仍然互相注視着。

他想，她確是可愛的。在她一方面，也以爲他是一個可慕的男子。她這樣地想道：

『我是屬於他的了。我已將嘴唇給了他。我是他的了。不知他將怎樣地打算？』

我又將怎樣地打算呢？……』

罕萬德正在心裏疑問着——他應該怎樣纔好。

『怎樣的愛撫都可能，她還有那一樣不願意？我想再去吻她的嘴唇；她的眼？她的頸？那一個意大利的詩人會這樣的說過：「你吻你戀人的臉，吻你戀人的頸，吻你戀人的乳，它們都不會回答你的接吻。那只有嘴唇呵。」但是，我應該說些什麼話了。自然我應該說「我愛你。」但是我並不愛她。若是愛她，那末我應該說「我愛您」纔對。而且這是不容思索，在不知不覺之中說出來的。』

『露絲，我愛你。』

她閉着眼睛，將頭靠在椅子的圈手上；因為她是坐在低凳上的。

她把耳朵獻給他。罕萬德輕輕地吻着她的耳朵，嗅牠，又連一接二的吻着，有如饕餮者見了貝蚌一般。

『她讓我任心玩弄。這是有趣的……』

他先在她的耳的周圍吻着，又停在她閉着的眼睛邊上。

『她的眼簾是怎樣地溫軟呵！』

他的唇，沿着她的鼻子下來，達到她的口角。因為觸着發癢，她微笑了。

當右側完全被他親吻過之後，她將左邊也獻給他；於是，自然地將櫻唇給他，接受他熱情的接吻，又真心地回答他。她站起來了。

她舒暢的微笑了。她是幸福的，她的心幾乎一點沒有擾動。

『呵，現在我已結婚了。』她自語道。

第六章

圍路現在已經看得清楚了。有一條在房屋前面，環繞草地成一橢圓形，這草地在這時看來像是一片蔓草，在荒草裏生着各種的花——牛荑，雛菊，鶴喙，和藥草；但亦有蘆葦，苧麻，毒人參和那像戴着白帽的瘦長的姑娘們的鐵草。

從范羅納絲地方來的闌丁，愛加納，以一種憂鬱的眼光凝視著這荒野的景色：『這地須用犁耕過纔行，台·巴先生，至少也要好好地鋤過。而且我們要將掘起的泥土篩過，弄平它，播下射芒草。在二年之內，牠將像一床青色的天鵝絨的地毯了。』

他望着周圍的景色，繼續說：

『菩提樹！這裏你應該種一株 *Seeyya*，那裏應該種一株南洋杉。那株是什麼？蘋果樹。那是很不對的。我們該把牠拔去了種一株泰山木。你不是要一個英國式的園子麼？在英國式的園裏，祇種植外國種的花木。紫丁香和玫瑰花……爲什麼沒有雪球樹？呵！這裏倒有株很美的雜色的冬青樹呢。我們亦許要用到牠。』

『我不願意誰來碰我的樹，』露絲說，她走近了。

『她說的對，』台·巴說。

『想將紫丁香拔了去，』露絲繼續說，『將玫瑰樹拔了去。』

『但我的意思是想在它們的地位換上更美麗的花木，小姐。』

『我頂喜歡的花木便是頂美麗的花木。』

她摘了一朵玫瑰花，放在她唇上吻着，彷彿它是神聖的可崇拜的東西。

台·巴喫驚地望着她的女兒。

『啊，愛加納君，我們就依照她所喜歡的做罷。罕萬德，你對於這件事的意見

怎樣？」

『我以為人應該讓自然充分的保留着樸素。我又以為人應該愛他居住着的地方
的植物。它們是和那裏的天空與土地相調和，和溪河道路以及屋頂的顏色相調和的
唯一的東西。』

『很對，』台·巴說。

『克賽尼，我愛你，』露絲低聲說，挽着罕萬德的手臂。

他們繼續着園子的察看，愛加納的大才決定減削到一個柔順的平常園丁的普通
的工作了。在舊植物必須重視的條件下，纔允許添種一二株新的花木。

罕萬德早早地起來了，已經在園裏漫游了好些時候。他在思索裏消磨了半夜。
他曾經愛過的或認識的一切女人們，帶了她們慣常的姿勢和做作的態度，一一來入
他的記憶。有一個具着非常可愛的身體的女人，如狂人一般，一走進來就立刻解
脫衣服，使她愛着的男子也興奮起來，同樣地成了裸體。又有一個女人，與這

正相反，似乎單祇有友誼的訪候；想去獲得她在心底裏真實地渴望着的東西，是要真正的外交手段的。在這二極端之間還有許多的等級。大多數的女人是喜歡慢慢地委身的，瞞著她們的羞恥之心，玩弄着她們的欲望。罕萬德自以為他懂得女人們的一切的；他知道，那讓她自己被男人摸索的女人，會將自己整個地讓男人佔領的。

他對自己說，『一個女子，她有了像露絲這樣的親狎，即或遠不如她這般親狎的，該是來自己投獻的。亦許她將使我多等待幾天，但她總是要屬於我的，她將讓她的眼睛承認這句話，而且她的嘴唇還將說出來。這種女人，倘我自己沒有安排的機智，她竟會自己來催促這甜蜜的時間的速臨。露絲是一個少女，對於此中的真諦僅有些模糊的預感，還不知道如何去促進我們的幸福；否則，她一定要催促了。那時她就屬於我了。現在亟須解答的問題是；還是我只在樹上嗅嗅這朵玫瑰而已呢，還是我應當摘下它來呢？』

這個比喻的詩的妙處，在他，彷彿有點軟弱。他含含糊糊地對自己說，雖然是

低聲，但是言辭更明白了。

『呵，倘我娶了她，那末我將守住她。我從不會想結過婚；但逆着一個人的生命之流，是沒有好處的。結婚或許是快樂的。幸福之神走近我，向我的希望微笑，我豈能讓我的眼睛依舊呆鈍着，我的嘴暗啞着，留下這種恨事爲老年時作悲傷的資料嗎？快樂，它是可靠的嗎？快樂是往往不可靠的。不快樂也如此。這二種原質的和合就製成了一種平凡的無味的混合物。』

這種平常的觀念在他心中佔據了片刻。各種快樂是暫時的，當它過去後，一個人便發現自己又在麻痺的中立的狀態裏了。

『中立的狀態，或者在中立以下的狀態？就是這種性格的一個女人嗎？我還能使她馴服麼？可以的，但十年後將怎樣呢，她到三十歲的時候？呵呵！到那時候……』

台·巴偕愛加納到他的書齋裏。剩下露絲和罕萬德；他們不久隱在樹林和灌木叢之後，隨即橫過了溪流。他們幾乎是跑走的。

『現在我們很自在了，』露絲說，於是非常沉靜的將她的嘴唇獻給罕萬德。
『她已確實地在履行妻道了，』罕萬德想。

可是這接吻仍然擾亂了他的平靜——尤其因為露絲的嘴長時間地緊吻着他的嘴，當然，這是因為感激罕萬德保護了她的老花園的緣故，他的平靜更搖動了。她漸漸地喘起氣來，她的胸部在她薄薄的白衣下起伏着。罕萬德想去捫摸。他鼓勇一試，她領受了他，並不忿怒。他們互相望着，渴想說話，但找不出話來。他們的嘴又接合了。罕萬德輕輕地按着露絲的胸；一隻小小的手緊握着他的別一隻手。這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分。罕萬德覺著危險想避開去。但小小的手更緊地握着他的，而且一抽搐，她的膝踝和他的腿相觸了。緊張力破裂了。他們的手放鬆了，兩人走開，這是第一次露絲在接吻她閉上她的眼睛。

罕萬德覺得他的後頸部有些痛。

他想起了拍拉圖式的戀愛的那個時期，他在范塞爾和一個真潔的女人所度過

的，他恐怖起來；因爲那種輕輕的接吻和握手的情感，比之最劇烈的接吻和握手，還要使他墜落得厲害。

『我將變成什麼樣子呢？』他想。『這是的確的拍拉圖愛，是有著斷然的徵象的。不全有則全無！否則我就糟了。』

他望着露絲，想表示一點冷酷的表情；但她的眼睛在十分甜蜜地回望他！他的思想混亂了。他感覺着有躺在草上睡覺的欲望，她說道。

『很好，你躺下來睡吧。我看守着你，你眼睛和嘴上蠅子我替你趕走。我用這株羊齒草扇你。』

她用一種熱情的聲調說着。真像是音樂。罕萬德醒來，禁不住情語。

『我愛你，露絲。你的嘴唇的接觸重清了我的血汗，把快樂納進我的心頭。當我第一回觸到你的時候，宛如是握着一件無價之寶。但告訴我，我的愛，你現在不要收回這件你已經給了的寶物』

罕萬德呼吸滯重。露絲搖著頭，說，『不，我不取回；』要證明她所說的話是出於真心，她便向他靠過來，彷彿在奉獻她的胸；罕萬德用他的唇輕輕的觸着她的胸衣。

看見她的愛人不很快活，露絲雖沒有懷疑到他的秘密，至少猜想到他是有秘密在。

『當然』她想，『戀愛亦是不時需要休息的。我們去散步一回罷，我將和他談談花和昆蟲。或者，我們最好是回到園裏去，因為倘若他們想起了來找我們，這便非常討厭了。』他們起來，圍繞着樹林走，意在一直走回家去。

罕萬德似乎迷惘了。他握着露絲的手，但他忘了緊捏它。他思索着，仍舊還是戀愛思索。他向左右觀望，彷彿在搜索什麼東西。

『你在尋什麼？告訴我吧，我來幫你找尋。』

罕萬德是在尋一個幽僻處。他審察枯葉，窺探樹林裏的角落和蔭處。但他覺到

他的搜尋是可羞的。

『但是，』他想，『我非此不可。我愛她……這些天真的玩樂真是太危險了。還是我自己逃開嗎？那一定要致我於憂鬱的孤寂與悲痛之中的。那末，同她結婚嗎？當然，但是這明天決還不能實行，而我們的情慾已這般奮興如何能耐心久等。而且我們訂婚時，還得受傳統的的律例的束縛……不，讓我們做農人吧，做仁厚的地球的兒女吧。像他們一般，讓我們聽林路的導引到那裏姑且發生了愛再說；等我們確定了我們肉體的適合之後，再叫我們的友人來作証人。』

他不斷地探尋着，終於尋到了他所尋求的地方，但當他尋到了，他又探尋別的了，因為他自己覺得羞恥。

『或者，』他想，答復他自己的反對，『為求快樂，倒非像卑賤的人一樣的行爲是不行的。什麼，當生命獻一個純潔的處女給我親吻的時候，我還可以拘拘於俗人的成見嗎？我要有我的卑賤的勇氣。』

時間過去，他的眼睛審視葉堆的興趣也淡薄了。他的想像又愉快地回到片刻前的快樂上來了，他想把他的震顫的手再放在露絲的胸上，在一吻之間吸飲她的氣息。

『從我們的粘液膜裏流出的，比母親的乳更甘美更富滋養的營養物，就是戀愛呀！』

罕萬德又恢復了他的鎮靜。他斷定：

『呵，這是一回奇怪的嘗試，所以增加我的知識與快樂的嘗試』

露絲覺到他手指的壓迫，於是有了勇氣向他望。他在微笑著，她感到滿足。

『你不要離開我，不？』她說。『答應我。我們結婚後，我們將住在你所喜歡的地方，但在結婚以前，我願意你近著我，在我的屋內，在我的園中，在我的樹林裏面，在我的田野間。你懂得嗎？』

『孩子，我愛你，而且我知道你也愛我。』

『爲什麼說「也」呢？是我先愛你；我不喜歡那個「也」字；它是表示一種慕

傲的。」

『那是對的，』罕萬德說。『我們是同時鍾情的。但是習俗總以為是男人先發生戀愛，女人僅承認他的要求罷了。』

『我自己所不願意的事情，你能要求得到麼？』

『甘美的天真呵！』罕萬德想。

他繼續說：

『但是，我要的是進一層的親密，與完全的依貼，露絲。』

『難道我不已完全是你的了嗎？然而我要你作交換，克荅尾，我要你，要你整個地交換給我。』

罕萬德不知說什麼好。他變成了十分羞怯。這種可愛的坦白比那想像的顛倒的狀態更厲害地擾亂了他的心。

『她不懂，』他想。『她還不曾夢想到呢。多麼純潔和溫柔呵！』

他回答：

『我是屬於你的了，露絲，我真心地屬於你的了……』

『一刻前你在想些什麼事？你似乎離我很遠。』

『那時我正剛感到快樂。』

『從你有生以來必定有過許多快樂了，克賽尾。你把快樂給別人，也領受了別

人給你的快樂……』

『我是剛纔「生」的呢』，罕萬德說。

『是的，我只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孩。』

『二十歲！』

『假使你也是二十歲，我便不愛你了。』

罕萬德只答以微微一笑，他想盡力裝成年輕，溫柔。他明白他要想說什麼話！

但他覺得說不出口來。還有一層，他心裏疑惑，露絲與他說話是不對頭罷。

『這談話真是荒謬。我告訴她，我要她獻身，而她回答——我想，至少那是她有這樣的意思——她已把她的心給我了。她顯然還未曾想到在我們之間能發生什麼事情。……這些小小的溫柔對於她是含著什麼意義？戀情的標記。……但是在她的舉動裏，接吻裏，眼睛裏，都確實地含着欲望。當我的唇緊迫地觸到她時，她的身子都抖動。是的，她已知道什麼是戀愛了。多麼滑稽呵！可是，倘我們巧妙地進行下去……』

『你切不要相信，露絲，』他高聲說，『我已曾將我的心給與人過。在生活的程途中，那是不常有的事；即有，也祇能一次……男子常有許多他的心志所不屬的冒險……男子是個動物，正如他是個男子……』

『那末女人呢？』

『女人是天使，』罕萬德說，『那是最好的人都同意的。』

聽了這話，露絲大笑了，顯然是非常天真的笑，隨即說：

『我不敢自居是個天使。而且我也不喜歡做天使。天使們——呵，我父親將他們放在圖畫裏了。不，我情願做一個女人。你愛天使嗎？』

罕萬德也笑了。他解釋，年輕的姑娘們有被稱爲天使的權利的，因爲她們的純

潔……

『她發生了戀愛之後，她還是純潔的嗎？』

『假使那時還是天真的，但是這不能久長的。』

他們不再說了。他們回到溪邊來，看見台·巴向二個不認識的紳士指示他的府

宅，其中一個似乎和台·巴是同樣的年齡，另一個是三十歲左右的光景。

第七章

罕萬德不久就知道訪客中的一人，是他舊日的朋友，蘭福賴，一個建築師。其次，他知道了青年的男子是蘭福賴的外甥，同時又是學徒，而且也許是他的承繼人。他又聽說，這兩個建築師爲要給馬丹秀夫——就是鼓勵墓地的藝術與宗教的雕刻的那大名鼎鼎的秀夫的孀婦——修築巴拿伐斯的舊府邸，因此他們現在就住在那裏。蘭福賴會經修理和裝飾過諾曼台的一切教堂，二十年來一向就被養在秀夫家裏，而且這孀婦時常讚美他。因此這回巴拿伐斯的修繕的工作，也歸他來承辦了。他可以由此弄得一些錢，到巴黎學院中去佔一席。

當他們在栗樹陰下的古樸的橙上坐下時，蘭福賴即開始講馬丹秀夫的故事，一

個大家知道的故事。露絲熱心地傾聽着。當蘭福賴能够聚集一班好意的聽衆時，他就講馬丹秀夫的故事了。這有幾分也就是他自己的故事。馬丹秀夫是他的情婦，後來自己結了婚，後來又與她重續舊好，依舊又做她的朋友了。

『唉！倘我不是這般孩子氣地爲了愛情而結婚，如今我一定娶了馬丹秀夫的百萬家財了，因爲馬丹秀夫是對誰都滿意的，祇要他能夠爲她換却這個名字。對於一個教堂和古城的建築師的我，離婚是件困難的事？但是，她也許願意叫她自己作馬丹萊諾·范林。因爲她看我的外甥的眼睛不是不含恩情的呵。』

『謝謝你，我不喜歡她。』萊諾說，面微頰。

露絲望着他；他想著自己的秘密的慾望有點害羞起來。

萊諾快近三十歲，離開得遠一點看，就比較的老些，從近旁看去，却年青得多。他是碩大而頗肥重，行動滯緩。但當人走近他時，他眼睛的感傷的表情，他鬚髮的新嫩的模樣，依舊還像新抽的芽似的，他態度的拙笨，和講話時他的言辭的忽然羞

澀，都使人驚異；因為他開口時少有不面靨的。但是隨後他又繃起眉頭臉兒緊蹙着，做成一種剛毅的表情，那也是真的。但在這愛戚的面上，眼睛是不改它的是藍碧與溫柔的。對於任何人——他自己也在內——萊諾是一個啞謎。他喜歡沉思，當他思考着戀愛時，他的結論是：他的理想的愛是翱翔在夢想與淫蕩之間，在跪著親吻那帶著手套的手兒的幸福，和喘息于婢妾的柔和的肉體間的快樂之間。他自信和別的一切人都一樣的。當他以過分的快樂想着馬丹秀夫的百萬家產——那些家產能够立刻滿足他的惡性，而以後滿足他爲情顛倒的貪慾——時，他就怕起自己來，也蔑視起自己來了。

他也望着露絲，但露絲並不低下她的眼睛。這時候，罕萬德覺得很無聊了。

『馬丹秀夫』，蘭福賴說，『姿色還一如當年。倒是……』

『親愛的露絲，』台·巴截斷說，『你的母親不是叫你的嗎？』

『呵，不，我知道她不會叫我。母親反會覺得我妨害她的。』

『你父親的話是不會錯的，露絲，』罕萬德說，他喜歡試一試他的權威。

她不敢反對她愛人的意思。但當她站起來走開時，她有點不高興。

『他已經像我的主人似的對付我了！』她想，『我是十分喜歡聽蘭福賴先生的話呢……』

她不敢加添：『……而且喜歡看這位萊諾先生，和被你看，聽他們談論關於馬丹秀夫的事。他們再要說些什麼呢？呵，我喜歡知道呀！』

她走進家裏，但從別一扇門回出來了，她隱身在一叢樹後，從那裏她能够十分清楚地聽見他們的談話。

『不僅她的肩呢，』蘭福賴在說，『在她身上她的肩不算是唯一的誘惑。她四十五歲了，但她的模樣是依舊美好的，而且並不十分過於肥胖。就全體說，她確是肥大些，但在藝術學校裏，如把她當作一模特兒，可以畫出很好的天后來。在模特兒台上我曾見過遠不如她的……』

『時間，』罕萬德說，『時常顯出天使似的慈悲。它原諒那些會戀愛過來的女

『與現在還在戀愛着的女人。』蘭福賴先生說。

『戀愛是再好沒有的運動。』萊諾說。『沒有一種遊戲能比它更適於保持女人手足的柔軟的。』

罕萬德驚異地望着這青年，他出人意外的說了一句談諧話。罕萬德急于要自炫其才，便答道，『可是還沒有人敢把這個編在衛生法裏呵。用第一帝國時代的風格寫下這一章「戀愛，美之維持者」是多麼有趣呵。』

『就給他羅馬的獎金也行。這是一個美的題材呵。』蘭福賴說。

『真的，』台·巴突然說，『我相信那使潔白的女人們迅速地衰老的東西，是實探。』

『這樣的女人，』蘭福賴說，『祇是傳種機罷了。他們一有了兒女，無論是在二十歲也罷，三十歲也罷，她們的職務就完結了。』

她們的唯一的未了的事，」台·巴說，「是調製維持我們青春的媚藥。」別人疑惑地望着他，他笑了。

「你會看見，或者不如說你會嘗到，那你就明白了。我願意你們都有像馬丹·台·巴一樣好的魔人。」

「對的，」罕萬德說，終於了解他了，「她真是一個烹調的天才呵。她所安排的飯餐是有神妙的味兒的。」

「等你回到巴黎時，你便知道了。」

「是的，當我回到巴黎的時候。我是在此地消度一個假期。」罕萬德說，聽了這句放心的話很高興。爲防備他人的猜測，他更說：

「戀愛放我們的假期不是一點沒有興趣的。」

露絲覺得這些話都很有滋味，但當他父親開口說時，她就不聽了。萊諾很得意自己說了一句機警的話，但他恐不能想出別的機警的話來，於是他立起身來，在園

中漫步着。露絲望着他。看着這年青的男子的樣子使她覺得有趣。多麼奇妙的戀愛論呀，從他那個嘴裏流露出來！原來戀愛是一種運動，和網球，坐自行車，或騎馬一樣的！怎樣的一個啓示呀！當她的目光跟隨着這個智慧果敢的青年的遠影時，最奇離的幻想誕生在她心裏了。

『不知道人們對於戀愛，對於真的戀愛，是怎樣享樂的？』她驚疑道，『克賽尼不會教我一點東西，他關於戀愛是什麼都知道的，大概比這年青的萊諾還多吧，但他留心着不告訴我。當嘲弄著我的天真時，他把我當作一個小姑娘看待。呵！這是一種溫柔的嘲弄，因為他是愛我的；但是他濫用了他優越的他位了。一種遊戲，一種遊戲……』

離了叢樹，她走去坐在幽靜的角落裏的老石椅上，在那裏她可以從林木間窺探那鄰境裏的一切。她愛這僻靜的地方，在罕萬德未來之前，她曾獨自在此地做着夢，度過許多早晨。現在想起這些稚氣的夢想，她不覺要笑了。

『我時常覺得，』她想，『樹枝像在分開來，分成一條路，讓進一個美麗的，年青的騎士……他默默地將他的馬在我身旁勒住，俯下身子抱起我來，放在馬鞍上，於是我們出發了。在途中我們作了一程瘋狂的，憤怒的，無盡頭的馳騁，後來我便睡着了。事實上，我實在常似從睡眠中醒過來的一樣，但是我並沒有睡着。祇在青虛的空氣裏無聲地驅馳了一番，然而當我恢復意識的時候，我却覺得疲倦……我曾幾度做過這樣的夢呀！我曾幾度看見過紫丁香の幹枝俯垂，讓開路來，讓我的可愛的，年青的騎士和他的黑馬近來呀！那馬總是黑的。我記不清楚波修斯（Percus）一殺 Gorron 而救 Andromeda 之英雄名）的面目了，但是他會解去我生活的厭煩至少亦有幾小時吧……一種遊戲？真是一種遊戲。我的這位波修斯，不知他將和他的亞特羅迷達（Andromeda）做些什麼？我從來猜想不出。波修斯們和他們的亞特羅迷達是做些什麼的？』

對於這個疑問，露絲的不知疲乏的想像，已經有過一百次的新的連篇的回答。

這個年青的姑娘，她知道而還不十分清楚她在祈望著的是什麼，她的想像，有一種亞萊丁似的蕃殖力。

在露絲的一切想像裏，現在引入了罕萬德的影子。即在她盼望萊諾回來的時候，實際她亦是在想著罕萬德。萊諾僅是一種刺激她的心和神經的東西，彷彿是一種音樂上的伴奏。她的期望這青年回來，反使罕萬德得了便宜。

『克賽尼，』她低聲說，『克賽尼……』

這時候，克賽尼正在心中高興，以為這父親的干涉使露絲免了聽蘭福賴的過分放蕩的話。建築師當然會放低了聲音說話的，但使年青的姑娘知道妻們對於結婚的利用，這是好的嗎？他說：

『蘭福賴先生，用餐時請留心你的說話。不要忘了我們中間是有一個年青的姑娘在呵。』

『是的，』台，巴說，『這裏我將她遣開了，但在用餐時，那是不能的。』

『姑娘們，』蘭福賴說，『不懂什麼的。』

『她們要猜的，』罕萬德說。

關於處女的敏感，台·巴是沒有何種意見的，但他願意遵守習慣，祇允他的女兒聽那最正經的談話。

『呵，那末，』蘭福賴又說了。他的生動的藍眼睛，使那焦紅的臉孔發出光來。『讓我們好好地利用這時間吧，現在只有我們在這裏。年輕的姑娘，大概不會懂得，年長的女人，會更懂一點吧。罕萬德君，那種專工肉慾的女人，你會遇到過許多吧？是怎麼樣的情形？這種女人，不是永遠裝着彷彿她是在完成一樣事業的樣子嗎？要是情婦，那是最容易動興的。而妻子呢，那只是例行公事的事務員罷了……』

台·巴的心浮動起來了。他的妻，真正是事務員。即在過着隱居生活的時候，也是如此的。他的情婦，就是那個不使他十分熱中的情婦，也非常適合於蘭福賴的定義。他，一年中八回或十回去見她的時候，總是狡猾地，却也好奇地，裝着是上

央堡去的樣子出去的。

數日前，罕萬德却遇着與這相反的事情。他對於肉感的女人，是更十分地懂得的。人們所知道的女人，大抵都是肉感的女人。即使在家庭內的女人亦然。然而，以佳美的人兒去激動這提琴使它歌響起來的妙用是不可不知道的。他回答道：

「我，我是一張魔術的絃弓，我從未逢到過完全不響的提琴，或絕對冷淡的女人。無論什麼時候我都能從那裏引出一個調曲，或嗟嘆，或歌來的。所以一切的女人，都給與我平和的，喜悅的接吻。我相信，我已有過一次或二次的戀愛。這經驗使我胆怯了。因為那時我的弓，就要奏出錯誤的調子來。有時我也得着戀愛的回應。弓與提琴是要在調子很和合，觸接着絃的時候，纔會湧出調和的音樂來的。至於肉感的言詞，大抵都不能始終維持牠的和諧。那是具有優美與力的無涯際的遊戲呀。我看了看那露裸的肩，就和被她的手腕擁抱着而恍惚的時候一樣的幸福了。又在路的彎角處，看着她的帽子，衣服，羽飾的時候，也覺得成神一般的心境。虔敬的

心，來到我的心上了。戀愛，那是兩方面的互相的宗教……」

談話又轉到馬丹台·巴的善理家政方面去了，於是罕萬德又插入高聲說道：

『人們遇見的種種女人如此之多，然而其中最美的，也永比不上人們對於她們所揣想的夢那麼美滿。』于是他心裏想：『有趣味的戲談呵。看他作什麼回答？』

『我不夢想，』蘭福賴說。『我只搜求。但是，我還沒有求著。戀愛的嘗試時常使我失望。這所以巴黎纔是講戀愛惟一的地方。在這裏有很多可愛的韻事，而且這韻事是只有一章——最後的一章。』

『你的關於女人的意見，已經不能使我驚異了。』

『但是，』台·巴說，『他的意見，却是非常合理的。罕萬德，你說的話彷彿還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少年。』

『呵呀！』他臉兒略略紅了。『謝謝上帝！我已四十歲了呵。』

于是他乘勢這樣地補足說：

『你是在嫉妬我的自由，但是我恐怕我許要失去了它。』

蘭福賴問道：『你在想結婚麼？』

『大概是這樣。』

『馬丹秀夫，同你很配。萊諾彷彿有點困難……』

翠萬德被這樣卑俗的說話所激惱了，他站起來，走進園中去了。萊諾和露絲正在一塊兒散步。

第八章

露絲這樣的計畫好，讓青年在路上遇見她。倘若不照她，那是有心避她了。倘若照她，他便非脫帽不可。事實上正是如此。露絲說了一句表示歡迎的話回答他的敬禮；談話於是轉到巴拿回的舊屋來，終於談及了馬丹秀夫。但萊諾是謹慎而且空泛得很，露絲的一問，談話便轉入普通的情感閒談裏去了。但在露絲，世上的事還沒有一件事是平凡的。

『重嫁，她不是嫌老了嗎？』她問。

『唉，但馬丹秀夫是這種人之一，她們的心永遠是青春的。』

『那末是否有一種心，它們比別的心衰老得較為遲緩？』

『有的心是永遠不會衰老的，正和有的心是從來不會有過青春一樣。』

『但是，我環顧我的周圍，在青年與老人的感覺之間，我看出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你知道許多的人嗎？』

『不，很少；但我時常看出人們的心與面容是一致的。』

『的確如此。但是一般的真理——雖然牠許可以代表許多樣真理的平均——但遇到偶發的特殊的事件，那就未必一致了……』

露絲以交含着驚服與羞赧的神情望萊諾：她不瞭解他的話。萊諾知道了，繼續說：

『我的意思是，無論什麼事，總有例外的。就是說有許多規則是可以有許多例外的。正和在文法裏一樣，在生活裏例外的情形甚於比正式的還要多。這話你同意不同意？』

『哦，完全同意的。』

『但是那』他總結說，字字鄭重着，『並不妨礙規則之所以爲規則，即使祇有二個合規的情形和十個例外對比着。』

露絲喜歡這種權威者的口氣。罕萬德祇是承迎她的意見。

『但一個人怎麼會認識規則呢？』她繼續問。

『規則，』萊諾說，『時常是滿足理性的。』

露絲驚疑地望着他。隨即，冒作已明瞭了的樣子，作首肯的表示。

『女人們是從來不十分理解這個的，』萊諾繼續說，『因爲規則不能滿足她們。她們祇服從他們的感情。其實男人們也是服從感情的，但是他們不承認罷了。所以，女人們雖被目爲偽善與虛榮，而其實恐怕這些惡德她們不會比男人們更多犯些……無論如何，規則總是規則。依規則瑪朱立應該放棄……』

『誰是瑪朱立呀？』

『馬丹秀夫。』

『你和她很相熟嗎？』

葉諾微笑。『我不是她的建築師的外甥和助手嗎？照規則瑪朱立應該放棄戀愛了；而且照規則，小姐呀，你就該開始想到戀愛了。』

『規則是規則，』露絲朗聲地說，將那在她心中默然爆發的笑聲制住了。

『規則畢竟不是愚蠢的，』她想。『我是服從它的……』

這是候，罕萬德在一條路的轉角處面對着他們走來。露絲以一臉快樂的微笑歡迎他，是甜美的坦白的微笑。

『好，』罕萬德想，『他現在還不是我的敵手呢。我此刻的責務，只要取自信者的態度，已佔有與支配者的態度，超於一切變動的主人的態度……』

於是他開始談論他在洛濱伐斯的淹留，以及他在這豐富的，混亂的自然景色中所獲得的快樂。

『但是，』他說，『是來把它整理的。你來是爲粉白這些牆，剝去這鮮苔和常春藤，在這些黯黑的叢林中開闢空地的，你將贈給台·巴一個簇新的宮堡，和一個優美的而且同樣簇新的園子的。』

『誰來動我的常春藤？』露絲憤怒地喊。

『幹麼要去動牠，』萊諾說，『常春藤不正是杜萊維爾的牆的光榮嗎？常春藤——呵，它是千金難買的唯一建築美呵。在頹敗的巴拿伐斯，我們時常崇敬常春藤的，只要牆能從裏面修補築實。在我看來，一座建築物，如果能善爲保護，每個時代都給它留下遺跡，修繕的事就是要恢復牠這樣保存下來的外貌。修繕的意思不是將一件東西改成新的，不是將青年人的髮，髭鬚，容貌和牙齒給與老人；而是在救活一個垂死的人，而給他以老年應有的康健和美貌。』

『聽你發表這樣的言論，我是多麼高興呵，』露絲說。『我希望蘭福賴先生也與你一樣意見。』

『蘭福賴是完全歸依了我的思想了。』

『我父親做事，沒有一回不和我商量的，假使你是我的同派，我相信我更可以實現我的主張了。』

『那末我就做你的同派吧。』

『你的方法是很聰明的。』罕萬德說。『你許知道，我是路爾陳列館的希臘雕刻的保管人。我進那個墓地，正當舊的修繕方法漸見廢棄的時候。他們正躊躇於二種計劃之間——重造或是由它去。結局是第二種佔了優勢。你許可以看出我們的古跡可以分成二類：一類是祇有古物的名的，一類是有古物的質的。在舊日，他們發現了一個胸像，他們爲它製一個新的頭，新的手臂和新的腿；然後他們在下面寫着：「亞推迷斯（重修的）」「迷拿伐（重修的）」「帶一把弓的神女（重修的）」——除了鑄匠的幻想，或者受了半臨的考古學的指導。我想，他們確實這樣的彌補了幾個缺陷。倘使這個方法會繼續下來，我們現在一定有一個完全的奧靈普思無疑了；

可是現在呢，在我們的神像的大會所中還有許多處的空缺。自從我們決定了隨它去之後，我們的美術陳列館內便逐漸充滿了奇怪的，解剖學上的殘餘的東西了——腿和手，和希臘的聖廟裏時常懸掛的供物相似；頭，就像亞爾菲思（*Orpheus*）的頭，彷彿在海邊的沙石裏曾被波濤衝擊過的一樣；滿是窟窿的胸像，彷彿是曾經被酒醉的兵士當靶子用過的。總而言之，現在我們有的只是碎片。——這些碎片在考古學上有極大的意味，但就藝術的作品論，幾乎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難道一點折中的方法都沒有嗎？我的折中的意思，即是聰明的。聰明是調合各種意見而得到調和的一種藝術。缺乏鼻子的亞夫洛台脫的頭，便不再是亞夫洛台脫的頭了。我要求美，而他們給我的是一個博物館的標本。倘若人們要我去賞鑑牠，他們該補上一個鼻子纔是！倘若以為製造鼻子是不行的，那就應該將路爾分爲兩部，美術的博物館和考古學的博物館。」

話終了時，他首先望着露絲，表示他最需要的是她的贊同，露絲的面上燃着幸

燭之光。她的眼睛在回答他：『我敬愛的，我佩服你。你是一個神人。』

萊諾了解了這些舉動，他已曾略用方法在試着推測露絲和罕萬德的關係了。

『他們是相愛著，』他對自己說。『罕萬德有講戀愛的天才。我是二十八歲，我勝於他的就只這一點。但就是那一點也是非常空幻的，因為祇有懂得一點人生的女人們，不管是從自己的經驗，或從別人的傾吐得來，她們纔能注意到一個男人的年齡。女人的年齡只要看她的面容；男人，只要看他的眼睛。罕萬德有一雙美而青的眼睛，溫柔而又靈活，熱情的火在眼內燃燒着。但是我關心它幹麼？我並不想這個天真的姑娘的眷顧。』

他這樣沉思時，回答罕萬德：『我是十分和你同意的。現在，人們太易於將奇怪的，珍貴的，或古代的東西，和美麗的東西混淆了。他們將尊敬的感情替代了美的感覺。』

『這種過程大概是不能免的，』罕萬德說。『但是，這是適合於平民主義的精神的。人們沒有時間學習賞鑒，但能非常迅速地學會了尊敬。知識是馴良的，但賞鑒力是叛逆的。』

『難道世上沒有自發的讚賞這樣東西嗎？』露絲問。

『有的，』萊諾說，『戀愛就是。』

『那末讚賞與戀愛是同一的東西嗎？』

『當人們讚賞着時，即使他們尚未達到戀愛，亦非常接近了。』

『那末戀愛就是讚賞嗎？』

『亦不見得必是。』

『戀愛，』罕萬德說，『幾乎是可以同一切別的感情相和合的，即使是憎惡的感情。』

『是的，』萊諾回答，『這話在表面是對的，因為戀愛是有許多種類的。愛中

擊搏著憎恨，那是一種爲利益或肉感所激起的愛吧了。」

『誰也不會知道的。我以爲戀愛，可以以任何的形式，能够吞滅了一切別的感情，而佔據了它們的地位。戀愛的來去，永沒有人能懂得它的行動的機妙在何處。愛有繼續了二小時的，也有繼續了一生的……』

『你是把不同的種類混淆在一起了，』萊諾說。『假使我們要再相理解，你必須保留著語字的傳統的意義，以及一切它們的輕重或色彩。戀愛是一切感情的根基，無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元理；這樣說法是可以的，從前有人如此說，也不能算太新。但是情慾呀，輕率呀，頃向呀，趣味呀，好奇呀，以及這類的別的許多名詞，這些字口頭上使用時，你以爲是沒有各自的意義的嗎？我以爲，與其將感覺及情緒的種種色彩與意義混成一色，還是寧可別造些新的色彩來得好。』

彷彿一個鄉村的音樂家沉入了重複旋律法和管絃樂的作樂法的議論裏，露絲傾聽着，帶有幾分焦心與幾分興奮，但同時又有幾分迷醉。他們所講的話充滿了她的

心，使她的神經緊張起來；她覺得她沒有了解。她又願意了解它。

『克賽尾會對我解明一切的。在他們談話中間，我一句話也插不進去，我的樣子是多麼默呆呵。』

她佯作想摘一朵她的手所攀不到的玫瑰花。罕萬德跑向前去，走到花下，從枝上摘去了刺，和無用的部分及葉子。

『那不是我所想要的一朵。』露絲說。

罕萬德摘了別的一朵。小姑娘望着，心裏很愉快。她只用了一怪念便能打斷鄭重的談話。

萊諾帶着譏諷的樣子觀察他們。露絲注意到他的目光，覺得面赧起來，於是溜走了。

罕萬德和萊諾，繼續着他們的散步和閑談；但他們不再談論關於戀愛的事了。

第九章

午前用餐的時間在露絲是過得很愉快的。她成了視線，希望和談話的中心。蘭福賴豪談着，頗有點風趣。她笑着，隨後又突然莊嚴起來，去接受罕萬德的暗中的觸接。萊諾祇說了幾句簡短的話，意在總括諸客的慷慨的言論。他想，他是能蔑視這姑娘的，但是他覺得她的眼睛頗能刺激他。因為要竭力裝成高人一等，他的樣子便完全成爲一個可厭的角色了。露絲很怕他。

『他這人多冷呵，』她想。『像這樣自信不苟的人，永遠不能同他談話或遊戲的。他是必占便宜的。』

她天真地無意中望了罕萬德好幾回。

『我揀選得多麼適當呵！這里是一個比他年青得多的人，同我自己的年齡更為相近，然而這人的談話和姿態，樣樣都使我更親近克賽尾。我覺得，將來也是永遠如此的，誰能和他競爭呢？克賽尾我愛你呀。』

她靠前去取酒瓶，趁勢對着罕萬德低語道：

『克賽尾，我愛你。』

罕萬德佯作噤了。他的面孔紅得如櫻桃凍；蘭福賴對於這事發了一點輕淡的調笑。

當早餐將近完結的時候，她帶著一種固作的坦白說：

『罕萬德先生，你願意和我出去看一看園子裏是否一切都合式了嗎？』

『我預備下咖啡在門外了，』馬丹台·巴說。

蘭福賴暢談著這種鄉村習慣的優點。

一到他們隱在叢樹後面時，露絲不說一語，挽住罕萬德的肩膀，將她的嘴唇貼

給他了。這是一個長的接吻。克賽尼把姑娘緊抱在他的懷裏，以一種充滿了戀愛的藝術的情感，吸取着她的靈魂，氣息，以及少許的唾液。

當他舉起頭來的時候，他覺得惘然：

『她所要求的是一個訂婚的接吻，而我給與她的是一個快樂的愛人的接吻。她對於我是何種設想呢？』

露絲已轉過頭去望着質樸的桌子。當罕萬德再走近她身邊的時候，她以一種最甜蜜的微笑迎著他。

『難道這就是她所冀求的嗎？』罕萬德驚疑着。

『露絲，』他高聲說，『我愛你，我愛你。』

『我希望你愛我，』她回答。

『呵，現在我多麼喜歡只和你在一起呀！』

『我不喜歡。我怕。』

這回答使罕萬德想：『難道她已經懂得那一回事了嗎？這是不是一種授意？』他的思想迷亂在紛雜的，虛疑的欲望之中。但是正爲了此刻還不是危險的時候，他更放縱地作著種種大膽的妄想。他的眼睛，游移在黑暗的樹林中，彷彿在找尋一塊適宜的藏身地來。他不停的動着。從櫈上立起來，又坐下，一回玩弄空茶杯，一回亂尋火柴來點他的空啣著的紙煙。萊諾到後，他倒安靜下來了。他這天的命運是要同這位青年從事無益的談話，他就接受了他的運命。

大家又聚集了。談話又恢復到早餐時所用的論調：但露絲在做着夢，罕萬德害頭痛。大家都一般無精打采，不管蘭福賴的談話如何誘惑，台·巴便隨即提議出去散步。

『假使你要我們，』萊諾說，『做一個改革貴府的計劃，你須得領我們去實地詳細參觀一下。這個樹林，是你所計劃的園子的一部分嗎？這外邊是些什麼？另外一方田產，還是草地，還是耕鋤過的田地呢？路徑是什麼方向？你要不要有一條通

到古維爾去的林蔭夾道？還可以有一條路和聖·瑪丁路相連絡……」

「你是不是打算聽這個樹林去荒涼？」露絲問。「它是這般美麗而且荒野。」

「我親愛的小姑娘，」萊諾說，「我打算一點不改動它；換句話說，我祇想使

你稱心……」

「照着我女兒的意思辦吧，」台·巴說。「你是爲了她的緣故纔來的。」

「是爲了她的緣故呀，」馬丹台·巴重說了一回。

「呵，很好，」萊諾說，「以後我們可以很順利的做下去了。」

「我希望如此，」露絲說。

「我聽你的吩咐，」萊諾說。

「那末來吧，」露絲說。

說完了這句話，她即刻立起身來，向罕萬德投去一個他所了解的目光。罕萬德站起來的時候，馬丹台·巴走近他：

『我想告訴你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罕萬德祇得讓露絲和萊諾二人走入樹林去了，最近幾天，他曾在那里經營過如此甜蜜的情緒。馬丹台·巴伴他走入園中。

『我有一個問題要問問你，』她說。『頂要緊的，建築師是一種正經的職業嗎？』

『非常正經的，』罕萬德說。

『但操這行業的真能够賺錢嗎？』

『蘭福賴，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簡直是個乞丐，現在恐怕比你更富了。我想，萊諾將來還要富吧，因為他似乎是一個聰明的人，對於他的本行知道得很多。』

『你不是由于朋友的關係這樣說的嗎？』

『完全不是，一點沒有關係；老實對你說吧，我對他們二人都不很喜歡。』

『但他們都是十足的紳士派，又是最和氣的。』

『當然，尤其是蘭福賴。』

『他這人不是很有趣嗎？他的外甥是比較莊重些，但是我還取莊重些的。』

『我也如此。』

『你和我同意，我很喜歡。』

她沉思了片刻，繼續說：

『他倒可以給露絲做一個良好的丈夫。』

罕萬德沒有回答。他的面色變成蒼白，他的心開始劇烈地跳動。他的思想混亂；頭要發暈。

『你覺得我的意見怎樣？』馬丹台·巴固執的問。

他抑制了他的答話，因為他知道，他此刻的聲音，怕是十分異常的。他模糊的說，『哦，』或類此的聲音，僅表示他已經聽到她的問題了。

但他逐漸恢復過來了。馬丹台·巴在家庭內是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對於她女兒

是不生影響的，他想着了這個樂觀的情形。

『他說的話沒有一點兒效力的。我同意她就是了。』

『我是完全和你同意的，』他說。

『我的女兒是個奇怪的東西，』馬丹台·巴繼續說，『但是你的贊成大概可以使她心服罷。你對於她是很有力量的。』

『我嗎？』

『她是非常喜歡你的。這是很明白的。』

『我是這樣一個老朋友了，』罕萬德放心地說。

但他的儒怯又使他面赧。

『爲什麼我不承認呢？爲什麼不說，』是的，她喜歡我，而且我也喜歡她！』

爲什麼不說呢？我的願望不是很明白的嗎？我能够離開此地，留下她，沒有她過活與嗎？……』但罕萬德對於這些切身的問題，都不敢給一個確定的回答。

『我所希望的，是現在的情形能永遠繼續下去……』

『他們還沒有談過話呢，但是，』馬丹台·巴繼續說，『我似乎已經看見他中間開始有，開始什麼呢？……這該如何說法呢？……』

『一種了解的開始，』罕萬德帶了諷刺提醒她。『爲什麼不是戀愛呢？世上是有這樣的事物的，一見即發生戀愛的。』

『呵，露絲的教養好，不至如此。』

這個婦人的愚笨——在她的母親職務的範圍是十分合理性而且自然的——比那些他不得不聽着的希望的話，更觸怒罕萬德。他停止沉思，躊躇了一下，突然說：

『看她嫁人，我是很難受的。』

馬丹台·巴緊握着他的手：

『親愛的朋友呵！是的，我們家庭裏將因此大起變動了。』

躊躇了一回，她繼續說：

『親愛的朋友，關於這事，請你一字也不要提起。現在，我想，他們的密談大概已經夠了，倘你去加入他們的談話，是非常適當的。』

罕萬德心裏雖非常焦急，但仍緩緩地走過小林的曲徑。像配南一樣，他老向自己說：『娶她嗎？還是不娶她呢？』

他的頭像一個鐘，擺子在鐘內不住地搖動着。他在小長凳上坐下，他在那裏會第一次覺到姑娘的頭溫靜地來依在他的肩上。他思索。

『我應該打定主意，』他對自己說。

當他們開始散步時，萊諾就注意到露絲，對於最細微的聲音，亦在留心著。

『她在盼望着他。這就是，他是快要來的。那更好。對於這小女學生我是不關心的。現在祇有我們二人在這裏了，再用不着什麼諛詞。我不過是一個布置風景的園丁，聽命于露絲台·巴小姐的而已。好一個名字！……』

他望着姑娘。

『這名字，畢竟沒有設想的那樣可笑。她是這樣的活潑，她的風韻這樣純潔。這些天真的人多麼奇怪呵，儼然如路旁的燦爛的花一樣貞靜地度她們的生涯……讓我們繼續我們的工作吧……』

『現下的風味，小姐，是傾向于法國式的了。至少，須得調和於英國式園子的自然和幾何學的計劃的兩者之間……』

『請告訴我，你的調和是什麼樣的？』

『但我還沒知道園地是怎樣的。』

『園地並不十分大。在十五分鐘內，你即可以全部看到了。』

萊諾還繼續發表了他關於花園的藝術的議論，但是他隨即明白，露絲並不在聽他。他說：

『人定一定可以勝天；但有理性的人所要求于自然的是，只要她允許受人的讚美，受人的愛玩。那些讚美她的人們，往往好加她以或種的犧牲。那些愛牠的人』

們，要求的便較少，只要能容易取得她那爲他們所欣賞的風光，就滿足了。但是我想，女人們的要求是不止如此的。她們要自然更柔順，要她完全被人所征服；她要在風景裏看出人力的顯跡……」

『多麼古怪的談論呀，』露絲對自己說。『這位建築師，倘我和他度着共同的生活，他將使我多麼厭煩……』

這個觀念，使她更急切地想起罕萬德來，她回轉她的頭，探着狹的花徑，陽光在那里一絲絲地溜過來。

『她是在想她親愛的克賽尼了』，萊諾想，『我想出什麼話來才能拿住她的注意呢？這是顯然的，她對於我的談話一點興味也沒有。』

一個人，不問他能使自己如何冷靜，不問他的天性能如何自制，同了年青女子閑步，少有不想去承歡她的。他亦和別人一樣，不能十分保持心的平靜，使自己可以留心着自己的行動，不使做出一點過失來。但如何去承歡女人呢？尤其是對一個

年青的女孩，他按着規矩做與嗎？女人們對於任何事物，只有大體的印象，難有辨別的能力。例如，伶俐與智慧，熟練與實力，真的青春與表面的青春，她們是辨不出來的。倘有誰能得着她們的歡心，那是他整個人的印象，一旦得著她們的歡心，他就成爲她們的神聖的人了。萊諾起了一種靈感。他不再陳述他自己關於花園的意見，而用種種不同的言辭，來重復說着露絲在那天早晨說過的話：

『我所陳述的事，』他說，『對你，似乎不很發生興味。但這你是知道的，我必須做我的工作，幫助蘭福賴先生。我個人是贊成你的，假使你的房子生了破綻，附近的泥水匠放上點灰泥，石塊和練石灰就夠。關於花園和樹林，除了建築幾條園路，使散步時可以不怕露水或荊棘以外，我一點不想加以更動。』

『現在你明白了。很好，我去告訴父親，讓我們二人來安排這修理的事情。你再回到此地來，我們將園子不加改動，差不多一點也不。』

『我將愉快地回到此地來，一點不加改動；不過假使我還沒有使你憎厭我，我

想我已是大幸了。」

『我並不憎厭你。當別人和我同意的時候，我從不厭憎他們的。』

『你說的話這樣明白合理，別人如何會不同意你呢？』

『呵，那是很容易的。罕萬德便到處和我不同意，他反對我，嘲笑我。』

『好，萊諾想，『她是和罕萬德戀愛著的；那末，她是喜歡旁人反對她的了，甚至于可以微微的取笑她。或許她是扯謊吧，是要使我相信罕萬德對她是不關心的。讓我們試一下，起一個頭。』

『在他的年齡，那是可以原諒的。』

『那便是我所以不發怒的原因。』

『而且，他是很和善的。』

『呵，十分和善的；我非常喜歡他。』

『這決不是談話，』萊諾想。『罕萬德對於她已成了一個上帝；我們可以繼續

談到明天，她還不會了解我的暗示和諷刺。」

他繼續說着，揀出那可以客客氣氣地說出來的毒刺話。

『年長的曠夫往往有癡狂病的……』

『那是我時常向他說的。例如，他對於昆蟲的興味……但這使他覺得這樣有趣。』

『她是不受中傷的，』萊諾對自己說。

『他是懂得人生的。他曾度過豐富的生活。』

『那是很對的。當他向我說話的時候，我常覺得彷彿全世界都展開在我的面前。』

『他知道一切人間應該知道的東西，藝術和科學，友誼和愛情，男人們，女人們……他閱歷過豐富的人生，和各色各樣的生活。』

這回是露絲暫時不說話，沉在默想裏，然後：

『那即是我所以對他這樣無限的信任的原因了。他到此地來度假，在我是真正的幸福。在這幾星期內我所懂得的事情，比以前那許多年以來所得的還要多。』

萊諾望着露絲。他大為感動，一個人被女人愛到這地步，在他想來是最高的幸福了。他從不會相信可以激動一個年青姑娘這樣純潔的信任。她是如何坦白呵！怎樣的一種神聖的天真嚟！

『一個人怎麼便可以使自己受如此的深愛？他的秘密在那里？唉，祇要我有膽量敢進一步問問她呵！但，我不願去破壞這種耐人尋味的優美的友誼，我是觀望着幸福，這是怎樣一種稀有的光景呵。』

他又望一望露絲。

『從這些方面看來她是極可愛的。在這個荒野的景色之下，她是多麼秀美呵！多麼婀娜的身材！在鄉村的環境中，一切東西，即是她的肌膚，亦像蘋果似的在陽

光裏炫耀着，看來都極其可愛。她是多麼適宜於做我的妻子呵；因為我是這一鄉的人，還要在這裏住一輩子。爲什麼罕萬德不留在巴黎的女人中廝混去？」

「他必定是非常愛你的。」他繼續說，「我真妬羨他的幸福，得到做你的朋友。我是要回來的，因為這是你的希望，但我寧可還是不回來的好。」

「爲什麼？」

「因爲我不願意使你不快。」

「但是這不會使我不快的；絕對不會。請問是什麼道理。」

「倘若我回來，便禁不住我會愛起你來，這是會使你發怒的。」

「但是爲什麼呢？你是多麼奇怪呵！請你做我們家中的一位朋友，我是很高興的。」

「但是，我怕不能像你愛罕萬德那般地愛你。」

「呵，我想那是不可能的。」

『你也不能像喜歡他一般地喜歡我。』

她毫不掩飾地笑出來了，萊諾斷定：她一點也沒有懂得他的暗示。然而，他的猜測是錯了，她的笑就是懂得的證據。她的笑正因為她忽然想到又有一個男子來演着克賽尼的劇本了。這種思想在她是很滑稽的，所以她笑了。但是這種想頭已經發生了，這就是一個重大的轉機。

這轉機如此重大，這回她看着萊諾的時候，她沒有笑；但她沒有工夫作任何的比較，因為在這時刻，她豎起了耳朵一聽，說：『他來了。』

直到好久之後罕萬德纔到，萊諾自語道：

『她是嗅到她的戀人，像獵犬嗅到獵物一樣。戀愛真是異常的東西。』

他沉在深思裏。他驚異着，和一個天真的少女在一塊兒散步了半點鐘，竟學得了這麼許多事情。

露絲瞪望着樹葉索索作響着的一邊。萊諾在她背後屈下身來，吻她的衣襟。

第十章

當他一人獨在的時候，罕萬德努力想下一個決心，但決心好像是古怪的蝴蝶，在他頭的四圍飛繞着，而不讓人捉住。對於這種情形，他不驚異，也不燥急。

『露絲』，末了他向自己說，『會樣樣都依着我做的。』

這種確信滿足了他。他一有了決心的時候，露絲會順從他的。

『只要我的心願和她的是相同，那是顯然的。現在露絲的希望，是要做馬丹罕萬德。親愛的小東西，她是愛著我……』

他愉悅地細味着這個念頭，但片刻後他又驚惶起來，他覺着自己是一個囚徒了。他反覆地說了一百回……

『我要辦好這件事情。我就今晚和台·巴說，最遲則明天早晨……他會嘲笑我的。但最多也不過嘲笑罷了。他後來會同意我的。我的心願，也是露絲的心願……我將帶她走，帶她到巴黎去。這是我的第一回冒險嗎？倘使這是最後的一回，那末至少亦應是一回出色的。』

他幻想着這浪漫行動的一切詳細情狀。自然，她要在火車中預備一間房子以保持二人方便的安靜。不是黑夜，而是黃昏時候。在愉快的小餐和幾個沁澈的接吻以後，露絲將睡在他的肩上，他將時時摸她的胸，吻她的眼簾。在這時候，她同時是他的妻又是他的情婦，一個已經委身於男子，而尚未被接受的女人，她像一顆美麗的果子，在未被咀嚼以前，被賞鑒着和溫柔的弄玩着，她將成爲怎樣的一個愛的可人兒呀！她的好奇心多麼柔順！好一個孩子，像是雕刻家手裏的黏土。是私奔嗎？爲什麼不是新婚旅行呢？不，不是私奔！不是浪漫的無意義的行動！台·巴肯把他的女兒給我的，當我要……』

但是他的眼前忽然有一種希奇的幻景。他是立在開思站的月台上，隨意的向車中窺望；但他看見了什麼呢？——露絲和萊諾擁在一起，嘴唇對着嘴唇。火車向前移動，把他留在月台上站着，望着消滅在煙裏的紅光……

他直立起來，心裏充滿了嫉妬。他跑起來，隨後又緩下來，傾聽着，向沉默中默默探問的樣子。他不能確實地知道這是爲什麼。從林葉間洩漏過來的露絲的笑聲，使他振作起來了。他看見萊諾俯身下去，又立了起來，他手裏握着一朵小小的，朱紅的花。

『*Sherardia aruenis*』罕萬德說，拿過花來。『這花是不應該生在這裏的。它的地位應在附近的田野裏。aruenis 你看 aruenis。但有許多的植物都得不到適當的地位呢。』

『他是什麼事都知道的，』露絲說。『你看，他是什麼事都知道的。』萊諾已懂得這隱語了，沒有回答。他藉口往林中去採集植物，走開了。

『倘然我的心裏，此刻發生戀愛，是頂不適時的了，要算落在一個頂不幸的地位了。他愛她，也像他被她愛著一樣嗎？這是我所願意知道的。他能有耐心嗎？誰知道呢？露絲，有一天你許會躺在我的懷裏哭泣的。』

他們三個人都走回去了，萊諾走得稍前一點。罕萬德沉默着，因為他所要說的話是要秘密的，而普通話又無心說。露絲不會注意到這種沉默；她自己也不想說話。她是快樂的，靠近了她的戀人走着。有時，她偷偷地伸出手來，握緊他的一個手指。罕萬德故意讓他的左臂鬆鬆地垂着。萊諾不會回過一次頭來，露絲感謝他這一點。罕萬德已覺到他的秘密被人猜中了，他願意自己態度稍大方稍自在一點。

『這兩個建築師來這裡幹什麼？』他驚疑。『這彷彿都是台·巴夫婦存心安排了嫁他們的女兒的。他們還要來嗎？萊諾當然要回來的。我能留得住嗎？』

他的迷惑又開始了。當露絲的手觸着他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又成了她的俘虜，她的幸福的奴隸了。等到二人的接觸一分離，逃避和自由的念頭又佔據了他的心。

他真願意叫萊諾來，將露絲捺在他的懷裏，自己走過鄉間，離開了此地。

『我從不曾被任何戀情迷亂得如此厲害過。這是一個結婚的問題。怎樣的糾紛呵！我恨來諾這東西。倘使不是爲了他……但是爲了他嗎？但是世上只有他一個男子嗎？我不娶她，別人也要娶她的。』突然間，他靠近露絲，發瘋地向她耳中低聲說了一番溫柔而又強烈的話，『露絲，我愛你，我全心的愛慕你，我要你！』露絲吃了一驚，但這些言語本來是和她自己的思想十分相應的，祇是突然的說出來，使她出驚罷了。起先她是面頰，隨後一臉快樂的甜蜜的微笑，燃燒在她面上了，她的雙眼是輝耀着生命與希望。

他們不久和正在舉着酒杯談笑的蘭福賴與台·巴會着了。幾分鐘後，建築師們上車了。

當馬夫寬下馬韁的時候，萊諾回轉頭來。露絲知道這種姿態是爲她的；她微聳著她的肩膀。

『我要去作一幅小畫呢，』台·巴說。

『我看見一個有趣的甲蟲在園子的高地上，』罕萬德說。

『我到自己的房裏去了，』露絲說。

五分鐘後，一對情人又在長凳旁邊遇到了，罕萬德是曾在這凳上作過空想的。露絲一語不說，倒在她情人的懷裏。她垂下頭露出她的頸來，在頸上罕萬德比平時更情熱地親吻着。他的嘴唇推開她的衣領，找尋她的肩膀。

『讓我們坐下來吧，』當她飽受了情人的溫柔的愛撫時，她雙手捧住他的頭，也酬答他以接吻，但大抵是吻在眼上和額上的。他希望有一回更溫柔的接觸，他便取了攻勢，捧住那秀美的頭，經過一回小小的抵抗之後，他佔得了她的嘴唇。當他們坐着的時候，他要達到這個目的，是常有一回小小的掙扎的，雖然在他們散步的時候，她往往坦白地將她的嘴唇獻給他。坐在椅上比立著嚴重，因為進行得慢，接吻更容易刺激她的全身。

『不要，克賽尾，不要呀！』

但她屈服了。罕萬德解開她的胸衣，第一次接觸她振盪着恐懼與熱情的胸部的溫柔的肉體。他狂亂地吻着她；當他的親吻緩慢下來的時候，她風騷地挑撥着他。忽然同時發生的一驚停止了他們的雙重的快樂；一對戀人並坐在那里，同時是快樂的而又未曾滿足的。其中一個是疑問着戀愛是否還能貢獻更完滿的快樂；而別一個則在說，不幸做了一個正經的男子！

在這時候，罕萬德想他自己是很謹慎的。以後，當他的頭腦冷靜了一點的時候，他感到一種躊躇，因為在不滿足的快樂之後，他會有頭痛病的。他覺得具有這種至少是部分的控制力是可以驕傲的，當他在暴亂的時候，他的健全的，聰明的腦子能用這種控制力來支配他的神經中樞。

『你愛你的丈夫嗎，小露絲呀？』

『呵，是的！』

她使勁地說了這話。罕萬德覺得不再有什麼遊移了。而且，他差不多同時又發生了新的想頭。他想吃一點東西；露絲答應他。當她徐徐地立起來時，他想去擁抱她；但他的手臂變成異常地軟弱，以至不能支持這輕輕的負擔，罕萬德覺得他的腿也不像平日那麼堅實了。他想吃，同時又想臥在草地上。他就在長櫬上躺下了。

『你的神氣如此疲乏，就在此地休歇一會吧，我去給你拿一些餅乾和酒來。』露絲說着，裝出種種的柔態來。

但他不依，於是兩人一同回去了。

吃了一點雪厘酒和幾個酥餅，元氣又恢復過來，罕萬德要求她弄音樂。露絲雖不精於音樂，但爲安慰她的情人起見，她奏彈他所喜歡的曲子。她還爲他唱歌。歌唱些浪漫的故事。

『青年伴侶的快樂呵，』他睡意朦朧地對自己說。『這是一幅格路士作的圖畫。不缺乏別的東西，只少一隻小的長毛狗，和一個父親似的老人，依着窻往裏

望，看到了這種消魂的景色，幾滴被回憶激出的靜默的淚，從他的眼角流了下來。唉！我現在自己嘲笑自己了，所以我是不會弄到像設想的那麼糟糕的地步，也不會完全成爲一個戀愛的囚徒的。』

『你去看看我的父親吧，』露絲說，『隻歌祇唱了一半就停止了。』等一忽兒我到那里去找你。』

她繼續奏她的音樂。

『漸漸地變成夫婦一般起來了。我既然在她的頸上接了吻，自然應該服從她了。可愛的姑娘，她是正在等待着這一番驚喜，她的身子已經在顫抖了……』

一切事都被罕萬德料到了，但更有不止于此的。露絲回轉頭來，奉獻了她的嘴唇，又說：

『去罷，我的愛，你要記着，多多地讚美他的繪畫，要比昨天更加厲害。』

『是的，我的愛。』

『這是多麼有趣的事呀！』當他叩着書齋的門時，自語道。『小家庭的甜美的密計呵。我能够長人的演着這個角色嗎？把我的意思告訴我尊敬的友人吧。當然，這是不能再躊躇的了。進行呵！』

他們談着聖·克洛蒂。罕萬德高聲稱贊洛濱伐斯的主人的歷史的知識和繪畫的技能，他每說一句，他感到一種渴望，想談及那個尊貴的王后的婦德。然後這慾望過去了。

晚餐的時候到了。餐後，和平日一樣，他們玩起紙牌來。罕萬德愉快地去就寢，被接吻和思索弄乏了的他，心滿意足地在快活的疲勞裏睡着了。

『我將把她母親的計劃通知露絲，』第二天早晨，時間已經很遲，他一醒來就對自己說，『這些計劃也許可以使她陷進網裏去的。』

他立即找到了一個機會。在早晨他們的親吻更謹慎了，帶有幾分睡意。他們甜蜜的把時間消磨過去了。罕萬德有時認真地查驗一個希見的昆蟲；露絲在專心刺

繙。他們不敢走入樹林中去，因為朝露尚濕，只滯留在房屋的附近。在一天的這個時候，罕萬德往往是特別的聰明。他談論着種種不同的東西，露絲頃聽着，不敢插入什麼話，即使在她不懂的時候。他的聲調，比他的談話的意義，更使她快樂。

知道了她母親的計劃，露絲並不驚駭。她說她已推測到，在范林先生的態度裏，含有一個很分明的意向。因此他們決定，罕萬德應該當天就去請求，以便佔得先著。露絲十分決然的說，而且她的話語是十分媚人的，使罕萬德覺得一切無謂的躊躇都消溶了。她知道她父母的收入，像一個慣于世事的婦人一般，十分坦直地把數目說出來。據她的計算，台·巴有六萬法郎的收入，他自己幾乎用不了一半。另一半的大部分他願意給他惟一的女兒是無疑了。她也估量了一下罕萬德的財產的價值，雖則不甚確定；她斷然地說：

『我們一年可以有三萬到四萬法郎的收入了。』

罕萬德就他個人所知道的又詳細計算了一下，發現她的估量是正確的。他對於

露絲的欽佩更增加了。

『她具備着一切的婦德：恩愛的態度和家政的才能，雖少教育而却極聰明。雖沒有驚人的美麗而却康健。尤其，她崇拜我，我也愛她。』

一聽到他友人的提議，台·巴便微笑着說：

『我已想到了。我的女兒祇受了一點頂浮淺的教育。她母親不能夠好好地教育她；我呢，祇有藝術是喜歡的。她正要一個莊重的丈夫，那是說，一個中年的丈夫。假使她愛你，就娶了她罷。我去問問她看。』

罕萬德要想說這是無須了，幸而自己制住了。於是台·巴去問他的女兒。

『我是樂意的，』她說。

台·巴回來了。

『她說，「我是樂意的。」她說時一點不見熱烈，但說却是這樣說的。現在你們自己去安排罷。我還繼續我的繪畫。』

罕萬德因為她的伶俐的回答，更欽佩露絲了。

當他向她走去時，姑娘在等候着他。她莊重著並不含笑，但她的臉給一種容納不住的深情美化了。她將她的手給他，隨後獻出她的前額；當罕萬德擁抱她的時候，她流淚了。

第十一章

其時萊諾已受了支撐不住的創傷。他一天幾百回的想念着露絲。他不是和這女子發生了戀愛，而是和她的戀愛發生了戀愛。他看見她在洛濱伐斯的樹林裏。她以她的全希望，她的全意志，和她的整個身體，天真爛漫地傾向着罕萬德，他並不覺得嫉妬；他反是欽佩這種十分信賴的，十分強烈的愛情的偉力。罕萬德能够激發如此的爱情，在他心裏喚起了一種近于迷信的敬心；他願意去幫助他的成功。

『我情願知道他，』他直白地自語：『我將請求他給我指助與教導。我將懇求他宣洩他的祕奧給我聽。』

對於這個問題——被女人愛戀到這般地步——他常長時間地夢想著。關於這些

事情，最聰明的人也容易變成了痴的。『唯我』是一座妨礙視線的牆，人愈偉大，這牆便愈聳得高。然而偉大也有一種一定限度的，當一個人達到這限度時，他常能超過『唯我』的牆頂而眺望；但那是很少有的。萊諾並不是出類拔粹的人；他祇是比平常人略高一點的男人。他具有獨創力及從經驗得來的學問；對於自己的職業很熟練，敏于觀察，有時精密，有時粗忽。說他是一個交際社會的人，毋寧說他是一個村人，是孤獨者，面容是冷靜的，心裏處處矛盾，他的心氣有時諷刺，有時坦白，腦中常充滿着性的影像和感傷的思想。

他不是這類人之一：一點兒愛的萌芽——一點頭腦中的傾服——就會神魂顛倒。他愈夢想露絲，他的神經愈緊張。他的欲望並不專向著她。有一黃昏，他竟偷看巴拿伐斯的監守人的妻，當她俯身在井上時，露出她的腿來的時候。這使他感到羞恥，因為這個十分年青而且壯健的諾曼村婦，他想，可以自豪的不過是農婦的潔淨——完全是外表的潔淨吧了，但是他則要女人非像新出浴的女神，有如笛阿那的

伴侶一樣是不行的。

況且，他注意到蘭福賴正在要親近這個好女人，而且在認真地進行着。他想暫時離開這處定會使他高興的，他就驅車往范羅納斯，趁火車上巴黎去了。

萊諾却想不用宣揚要有什麼征服，而願意有或種的機遇。他想找一個這樣的女人：她的粗心的丈夫由于吝嗇或貧窮的原故，剝奪了她愛綺麗的時髦的歡樂；或是她是一個富於情人的浪蕩的女子，夢想無代價的贈送那本來她們都樂于售賣的贈品。當他在巴黎的時候，他曾嘗着過這種二重意味的特寵。他在十八個月之中迷住了一個媚雅的小女伶，她就是屬於這第二種的人物。而且他記得他曾有過一個非常美而且非常可憐的，年青的中等階級的女人，是自己來歸的，因為他假裝是一個闊綽的貴族。現在他的情婦是馬丹台·賴·梅賽前里，一個本地美人，但他從不會真正佔領過她，如他所希望的。

什麼土耳其大閩人曾經御過這樣的一個後宮！巴黎，咖啡店，音樂場，劇場，

車站，大商店，花園，小園。女人是屬於無論何人的，只要他要；可沒有一個是屬於她自己的。沒有一個女人能保險在離家的時候是自由的，而回家的時候不已變成奴隸。關於他肉慾的探求的結果，萊諾沒有什麼妙想。他很知道，除了那些心願的奴隸，職業的奴隸，天生的奴隸以外，他是不能捕著誰的。但是在打獵時，倘動物自己來懇懇投獻于獵者的足下，自亦有一種趣味在，那便是選擇的趣味了；這趣味就在乎揀最肥的鷓鴣下手。

『不，』當他走下奧潘拉樹蔭路時，他向自己說，『那個洛濱伐斯的姑娘決不至於顛倒我的。任何女人，只要她能適合我的感覺，就會把我從這癡極的幻景裏解救出來的。世上有沒有肉慾的戀愛嗎？這是同生理上的真理相違反的。假使我愛露絲，這就是說我貪她……假使我貪她，這就是說我有肉體上的要求。等到這要求一旦得了滿足，我便不再要任何女人，我也不再想念這乏味的姑娘了。罕萬德和她幹什麼都興，我都不管；而且罕萬德從她得來的滿足，和無論那一個婦人所十分大量地

浪給我的滿足畢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一點兒羞澀。——這能增加什麼香味嗎？勝利——寵愛要高妙得多。我能贏得女人的寵愛嗎？唉，不見得。但是只要出代價也可以得到一個十分近似的。唉！爲什麼我不在巴拿伐斯量石的大小，看看潑萊希特·前蘭特的肥腿？現在我就可以知道結果是如何了，但是究竟有誰知道呢？現在是午前十一點鐘，我還要等一星期。」

他繼續着閒步和沉思，走入路爾的商店去。店裏面，省裏人和外國人都在炫耀着他們的購求與他們的驚奇。這兒可以聽到各種觸耳的法國話。這裏是一個土話展覽會。他跳上迴轉的踏坂和樓梯，經過煖爐與燈的長的行列，走下去，橫過陶器狼籍的地方，走上樓，看見了革製品，鞭子，與馬車上的提燈，乘升降機下去，又被困在無數布疋的迷津裏了。在白的皮帶，吊鞭帶和洋傘之間亂穿了一陣之後，他對面遇見了馬丹台·賴·梅賽前里。她緋紅了臉。

『這是幸福的一遇嗎？』他驚疑。

或許是的吧，因為她迅速的向他說：

『我祇一個人。我的丈夫剛回去。我正想打電報給你呢。』

接着又低聲說：

『唔，你在這里了呀！我也不問這是如何發生的。我們要利用這機會嗎？』

『我似乎是在尋找你，而自己還沒有明白。』

『我有兩天可以自由，』她說，『至少有兩天。』

他們離開商店，一路打計劃，那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去吧，』她說，『讓我們藏在福戴勃留兩天，不要出門。』

『不，去康配尼吧。那是一個更避人目的地方。』

她要立即出發。她的鄉人的貞淑，似乎頓時飛走了。她已經不復是非經最熱情的懇求不肯依從的冷靜的情婦了。驕矜的女人變成了一個柔情繾綣而且略帶鹵莽的戀人了。

當他提起手提包的時候，萊諾覺得非常快樂，雖然還十分驚惶。然而他決定，決不發什麼含糊的詰問。他在找着的，而未必找到的女人，現在倒在他的懷裏了。再呢，他知道，他是愛這個女人的，雖然並沒有什麼熱情；他從她也能得到一種隱微的而也甜美的快樂。一言以蔽之，她能激動他的活躍的好奇心，他想起將看見她的整個裸體美了，不禁哆嗦起來。

『她的美麗能比得上她服飾的華麗嗎？我或許在貴婦人的衣裳下要發見一個田家女罷。』

他們相逢之後不到一點鐘，就同在蓋·杜·諾特的膳堂裏了。他們匆匆地用完餐，乘火車走了。

『我完全瘋了，』她說，吻着萊諾的手。『怎樣的一個奇遇呀！這是我，將自己擲在你頭上的。』

『我常將自己拋在你裙下！』

『很好，我們大家明白我是完成了一個舊日的請求的，并且還如了我自己的欲望，我的乖孩子，因為我是愛你的。我不是做了你所常喜歡的事麼？你以為我不和你同樣的渴望着嗎？一個女人是很少自由的，尤其是在鄉間。雖祇是小小的一點，但有多少女人敢像我那樣做呢？我們打獵時，迷了路——一度迷路是可以的。在康特的一夜，你不聽吩咐，走入我的列車，我多麼害怕呀……許多下午我都在思念着你，你這個壞孩子。……唉，你使我變得全不知羞恥了。我快活極了。』

她雙手捧着萊諾的頭，狂亂地吻遍了。萊諾時常看見她也是那樣地吻過她的小孩，或她的狗。

何戴斯已三十歲了。她這個名字是從一種拿破崙崇拜上得來的，這種崇拜在一八七〇年的事件發生後，還遺留在她的家族中有數年之久。她的家庭內，思想和態度的一種端雅的习惯也還保存着。她的父親杜維爾是阿克戴夫·弗葉所作的喜劇裏的伶人，就在他們快到的這康配尼地方。到了一般女孩開始忘却世上有所謂洋小國

之類的東西的年齡，她已經讀過這位羞怯的，熱情的作家的全集了。她的母親不禁止她讀「巴黎人的生活」，因她的快樂的浮燥性使她不看出這書中有一點對於有教養的姑娘是危險的東西。所以她結婚的時候，何戴斯知道結婚雖是一個環着圍牆的花園，但是這圍牆是有梯子可以攀過去的；他所希望于她丈夫的唯一東西便是地位，財產和名義。她第一個情人是個年青的軍官，她同他的情形也像同萊諾一樣，是在打獵時迷失了她的道路的；不過那一次是獵的鹿。萊諾僅參加過普通的行獵，因台·賴·梅賽前里鑒于目前的困難，解散了他的獵犬隊。那回的事情是極匆促的。以後她又承納了一個名噪一時的代議士克洛克；但克洛克因選舉失當，梅賽前里藉口政見上的理由，不管他的妻子的反對，拒絕他進門；她只得隱忍了真切的，雖則是暫時的絕望。最後，萊諾·范林來住在梅賽前里家裏，主持修繕他的佳美的路易十三世式的房子。在這個淡漠的青年的身上——他固然是十分冷靜的，但又十分浪漫的，而且亦十分肉慾的——何戴斯發現了一個比較持久的戀愛，她的快樂因此大

見增加。她以一種很精密地籌思過的謹慎態度愛慕着萊諾，在他一方面呢，他時常顯出自己是順從，尊敬，敏捷而且溫柔。她發現，她所能給與他而不致連累她自己的這短促的快樂，並不能十分滿足她的情人。三十歲的女人的熱烈的肉慾，開始在她身上增高起來，她也渴望着一個較為持久而複雜的愉快。萊諾的接吻和私語，漸漸將她的想像充滿了幻影，她希望在實際生活裏能實現這些幻影。她常常想離開家庭！到巴黎住二天！現在是她的丈夫親自給了她兩天。

當她說『我真快樂呵』的時候，她是承認了那幾乎不能完全相信的幸福果然有了存在。她緊靠着萊諾。

『這是真的嗎；我們二人真是單獨而且自由的在這裏嗎？』

她低聲地接說，她胸部似急迫的波浪般的起伏着，『我終于是要屬於你的，完全屬於你的。』

『完全是我的，完全？』萊諾問，用他的嘴接觸着她的。

『我是屬於你的。』

但是她沒有忘了縮回來，望着窗外問道：

『我們是在那里呀？』

『我們已走近我們的幸福了，』萊諾說。

他們穿過又靜又輕的亞斯；然後看見康配尼的第一所房子，隨即便看見車站了。他們感到一種異樣的情緒。

她不願意住大鐘旅社。一輛馬車迅速地載他們到斯推格去。萊諾想給車錢了，但何戴斯比她的情人聰明，要坐馬車去林中逛一遭。她是冷酷的，她笑着，笑聲裏充滿着情感；她換過衣服，又走下來。

那石造的箱一般的美麗的市政府他們走過了還沒有看見。他們沿着大公園走去，到了曲蘭勃爾小山，橡樹和栗樹像船帆似的浮在一片綠油油的羊齒草上面。他們下了馬車，想在這氣味苦澀的海裏，使他們自己隱跡片時。當她前行時，婦人的

白色的衣服和美麗的頭髮拽成明亮的一道，因為她是飛奔着，像一個笑著的女驃（Mymph）在牧神的粗嘎的笑聲前狂奔一樣。

『這是剛好的時候了，』她說，當馬車運他們往普克思·蒙脫山去的時候。

『剛好時候？你是什麼意思？』

『唔』她繼續說，『我太愉快得出神了。……我們要再來的。你喜歡嗎？我們每年都來……一個人非有很高的德性是不容易抗拒森林的引誘的。』

『德性』萊諾說，『是在乎能够順從自己的快樂與自己的幸福。我喜歡看見你，像一個妖女，一個森林女神，一個鮫人……，在這芬香的海洋裏……』

『你喜歡嗎？……你使我發狂了。』

攀登普克思·蒙脫山的斜坡使他們的神經鎮靜了。繞曲徑來到的馬車，正在山頂上等候他們。他們立了一忽，望着迷離的灰色的遠方。

他們由沙深路驅車回來；他們現在並不望著什麼東西，因為這時空氣已變得寒

冷，他們靠得愈緊，手握手地坐着。

萊諾正在思索着，這奇怪的遇會將他從巴拿配斯運到康伐尼的森林裡來度一天，並且將他的職業從建築換成了戀愛。不管這事似乎是荒謬而且差不多是無聊，他握着情人的手兒坐在馬車裏面，開始回想他和露絲的散步起來。

『這事的起因完全是露絲。帶我到此地來的是她，不是你，可憐的愛人呀，坐在我身旁做着夢的你。這是她使我渴望着接吻，我現在留給你了，那是無論那個女人都可以和你一樣領受的……是的，緊握着我的手，你儘管握吧，因為我想實在是愛你的。我愛你，不像偶然的；我愛你，過于我正在想望着的女人，因為你已經得到的女人。而且，你的靈魂的芬芳將使你自己的快樂更為甜蜜，而可以絲毫沒有想到我的快樂。在戀愛中，自負是一種崇敬，亦是一種信任的表記。』

時候到了。沉默隨着暗夜落了下來。她極力想把她的羞澀掩藏在強顏的微笑下。

『我要變成一尊雕像纔能娛樂你嗎？我是一尊雕像嗎？』

『即使不是你，』他說，『你的美麗也能將我迷惑的。雕像，你是大理石做成的嗎？』

『你知道我不是的。』

雖然在這時候似乎是十分不當，她心中忽然想起她丈夫的拘禮來，他走進他們的寢室時的謹慎，他撫愛時的胆怯，他言語的端莊，和他的差不多像兄妹似的談話後的突然的變相。梅賽前里告訴她，這最後的禮貌對於生產子女的事是必要的。

『上帝』他說，『是如此安排着的，我們必須祝福他神聖的旨意。』他似乎亦覺得這一套做作有些太麻煩；所以不知是由于他天性的或習慣的愚昧呢，還是由于僞善，他鼓勵他的妻相信肉慾的快樂是污賤的。『這些，』他竟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根據這原理，他從她一有妊的時候起，就剝奪了她肉慾的快樂。梅賽前里是信心很深的男子，常誇耀他奉着一種十分明瞭十分適合法則的宗

教。

『那種方法』當她束起頭髮的時候，她自語道，『是養成妻子的不真的方法。』
裝作簪一支髮針在她的髮間，她立在鏡前賞鑒她自己，但同時，冒着觸怒他的情人的危險——他當然不會疑及這樣的事的——說道：『只有你一個人看見過我這個樣子，你和我……』

當萊諾睡着時，她跪在他的身旁，敬虔的話泛到她的唇邊：她終於尋到了活的上帝了。

他們過了兩天。他們決定把最後的幾點鐘在巴黎去消度，他們回到三福里街的一家旅店內閉門不出。何戴斯是無懈倦的。

『我們將怎樣再找到這樣的快樂呢？』她問。

想在加蘭丁租一間小房子的念頭，他們覺得是很好的。馬丹梅賽前里可以時常藉口到加蓋白去省望她的母親；她丈夫陪伴她同到那裏去的，一年祇有二度。

『是的，』萊諾說；『兩趟火車中間相距的時間是一點鐘；只要誤一趟車就有兩點鐘的時間了。在二點鐘之內可以做許多事的。』

『戀人們都會學得了如何利用每刻鐘的時間的藝術的。』

在何戴斯，她似乎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她的真正的生活。她查一查時間表，想着如何安排。然後她將袖珍冊向旁邊一拋道：

『呵！離婚豈不簡單得多。』

『你丈夫的德行妨礙着你，我親愛的。』

她沒有堅持。然而在這時候，她真願意拋棄了一切——家庭，兒女，房子，財產，名譽——跟萊諾去，做一個前途尙無把握的小建築師的妻。這樣她將成了蘭福賴的甥媳，蘭福賴的母親是時常在聖·洛的諾脫·建姆地方出賣餅干給小孩們的。她十歲時曾買過她的餅干。她的貴族的本性起了反抗了，但她望望萊諾，默想半神半人的古英雄還是阿滴加的農家女所生的呢。她繼續着她的思索。

『你的母親一定是很美麗的吧。』

『誰對你這樣說的？這是十分確鑿的。』

她願意獨自一個人往車站去，辭絕了他的送行。

『我什麼時候纔能見你呢？你不打算在巴黎常住吧？』

『不。』

萊諾忍住了他的話。他看着何戴斯向車站出發了，她眼睛是紅的。一點鐘後，他也離開了。

第十二章

滿足了，而爲那種對於肢體是舒適，對於寬暢的腦筋是快樂的疲勞所困的何戴思，心裏尋思着。回到家裏去並不難過。旅行——掩飾急需休養的頭痛，或者早晨在床上多睡幾小時，還有更好的托辭嗎？

『我要睡醒我的愛情，有如酒徒說的要睡醒他的酒一樣。但這是一個怎樣可怖的比較呀！我只好甜蜜地作個夢吧。我的愛人呀，我祇要閉上我的眼睛就看見你，你爲我的快樂而快樂，我還感覺着你的親切的愛撫。請告訴我，你喜歡我嗎？我要怎樣纔能是你的更進的戀人呢？對了，我不應該離開你；我應該聽你的吩咐，留在你的身邊，忘記了你以外的一切。你本該追來捉住我，將我看守着，關起來！』

但是聽着，我將每個星期都來看你。呵！我將如何快樂地扯着謊呀！我將看着梅賽前里的臉，而他在我眼上祇看出長途旅行後的清白的疲勞，這是多麼有趣的事呵！」

感覺的錯亂佔據了她的全部精神。她幾乎已記不得在康配尼旅行以前發生的事情了。她迷惘了一點多鐘迷惘，聖·洛近處，或賽里雪的森林裏，有否這一類的羊齒草的草原？她想不出來；但她一望……

在車站上等候着她的梅賽前里，以為她神色疲乏了。她並不是疲乏；她是正在出神。然而她心地却是十分清爽的，還責備她丈夫不應該丟下了她。她沒有敢決定他們一同選揀下的器具；她在路爾的店舖裏躊躇了二天，累得誰都倦了，連她自己也倦了。

『非你自己一個人回去買不可，』她說，『這是你應得的懲罰。』

梅賽前里被奉承了。但是還有一件困難的事：就是忘記了買小孩們的玩具。何戴思自己承認忘記買時，很有幾分覺得不好意思，暗地裏也後悔太不省心了。

『我是一個愛人，但我也是一個母親呵。』

她在心中初次經驗到兩個傾向的衝突了。她化了幾分鐘時間，在市鎮裏補買了那些忘記買的東西，又乘機寄一張郵片到巴拿伐斯去。然後她懷着愉快，茫然地眺望着這見慣了的景色，這景色卻沒有像她想像的那麼改變。

萊諾回去頭裡倒沒有什麼抒情詩類的念頭，但也十分滿足了。

『我得了一個正合我意的戀人。放縱與多感的。這混合物有一種刺激性很強的香味。但我不相信她會有這樣大的胆量。當她在自己的家裏時是決不敢的。人們祇有離開了他們的生地，纔能顯出他們本來的面目；他們不是死，就是按照他們的生理學的邏輯去發展。一到巴黎就成爲很可愛的小娼婦的白萊丁街的姑娘們，當她們居在故鄉的鐘樓的影子裏時，大祇是做着天真的夢的小閨女。何戴思像人們所說的瑪里奧一樣是一個天生的淫奔女；但她許會到死也不知道盡量的享用這珍貴的性格的藝術。我們初會的時候，她那樣呆木，羞怯。她愛我。但她不要太愛我了罷？離

開她的丈夫！這是不行的！她只能做我秘密的愛人。」

他非常高興，當他經過樹木，河，房屋，一切東西都使他感着興味。單調的蘋果樹園和牛群的田地，一點也不使他討厭。他心中沒有旁的，祇享受着生活進程的本身的欲望。

他在加蘭丁停了脚，尋找一間能够隱藏一個臥榻的房屋，可是沒有找到，但他發見了一間裝飾很雅緻的房子。一隻英國汽船的船長曾住過這房子，但房主希望有一個更清醒的租客。屋裏處處都強烈地噴發着威士忌酒的氣味。他立了租契，叫把房子打掃乾淨，闊綽地付了房租，將自己的目的毫不隱瞞地直說了。「哦，是的，」他們笑道，「從前那位租客也常帶她們來的。只要不聲張就好了。」

「她們——」他想，「她也將被這些人如此看待了。也正是其中的一個。」

他告辭了，沿着海岸向大營踱去，肚裏起了小小的感興。有些人常抱怨海邊上排列着房屋，那躲避風雨的所在，與叫賣解渴的清涼飲料，食品，睡榻，以及凡此

種種次等的，然而却是奇怪的人類的活動，以爲討厭。他却不是這樣的人。那些命中注定將成爲粗野的男小孩們，與時間將把她們變成傲慢的貴婦人和富裕的中產階級的妻子的小姑娘們——她們是怎樣地美麗而且溫柔的動物呵！比小狗或小貓還有趣；他時常沈思小孩們的智慧的神秘。這等聰明的生物怎麼會在倏忽之間便變成了孱弱無能的東西呢？爲什麼這些優美的生物的花，會變成愚獸的東西的呢？

「但是，這樣的情形，在動物之中，尤其在和我們形體最接近的動物之中，不是同一樣的嗎？在幼時是那般聰明的大猿猴，一到成年，就愚蠢而且殘酷的了。那裏有一座山岬，從來沒有能够環繞過去的。成功的只有極少幾個人；他們的智慧只知道避免破船的命運，他們安然微笑着，在平靜的海上漂流。「性」是一種 *sinthe* 酒，只有強者纔能受住牠的烈性；平凡的人們的血液都是要中毒的。女人們則更容易屈服在這種危機之下。無論男女，總有二種相繼而起的危機；即性的危機與肉慾的危機。前一種危機，在同種族同環境的各個人，到一定的時期便要來臨

的。後一種危機大概是和發育的完成相合的；有時，在開始衰老的時候，又往往發生第三種危機，這一個危機差不多時常帶着一種多感的情懷，在這一段上，和第一種危機很相似。罕萬德，現在正走入了這個危機；何戴思與我都到了第二種危機；露絲正逢着第一種危機。」

萊諾，和他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是輕蔑他自己的職業的。他是建築師，但他的欲望是在著些科學的作品，證明生理作用是一切所謂精神現象的基本。人們所說的道德的或不正當的行爲，在他看來，乃是由于器官的狀態，或神經系統的性質，必然產生的結果。再沒有比那以貞潔自矜的女人們的虛偽，使他覺得更可笑的了；有了這許多的科學的論證，而那些人們還以爲身體上的發展，有所謂自發的與強迫之分，他很覺得奇怪。在他看來，對於人類的行爲，良心的影響是等於零的。他曾經對一個朋友，僧侶學校的校長，拿他書齋內的懸鐘時鐘作例，證明過這種道理。『你所說的良心，』他說，『就是鐘內發響的錘子。但我可以取下錘子來，

時鐘還是照樣的走，不過不響就是了。」他的朋友承認他自己的真實的貞潔完全是自然的：女人們在他心裏引不起一點慾望。他曾經作過一次試驗，但經了許多困難，祇獲得一個頂失望的結果。「我相信，」他說，「我的同志們，大多數是和我相似的。幾個天賦特厚的，常在秘密中發揮他們的本能；有一個是犯着私隱的罪惡的，我還知道有一個簡直是小學生的危險。我們的貞潔大都是依從着自然的意志。淫慾，在我是一種苦痛。除數學之外我對什麼都不感興趣。」

然而萊諾並不想屈服于肉慾的危機之下。

「讓我利用這暫時的天賦的享樂罷，但同時讓我保持一點精神。我必不可連累了我身體的，知識的或社會的幸福。在這樣的限度之內，我不妨把肉體和靈魂全盤放縱在中夏的狂樂裏，何戴思是一把完好的提琴；我將做她的忠心的絃弓。在她的手裏，我不是一具良好的樂器嗎？呵！那些抑制熱情而空送他們的生涯的愚者們呵！試問日後發生什麼情形？當他們看見園裏的花差不多已經萎謝盡了的時候，他

們憂鬱地來到園裏，嗅一嗅最後一朵玫瑰花的香氣；風吹過，他們只找到一叢散落的枯葉和殘棘！但我應不應也問問以後呢？人生惟一甜蜜的事不也許就是無意識的戀愛之忠貞嗎？我很知道我是愛着何戴思，而且我也很知道我爲什麼愛她。當她在我眼裏已是不很美麗了的時候，我便要離棄了她，那是一定的。倘若我真個如此呢？倘若我另尋歡樂呢？時常更換更換也能等於質量精美一樣的有價值嗎？讓我們在這海濱眺望一下……我必須利用我心的狀態，換言之，即利用我此刻的神經的愉快的興奮……』

機會者，不過是我們一種利用環境的能力罷了。萊諾在海濱遇見了一個年輕而且美麗的女人，這種年青的女人我們見過許多了，從她們的衣服和模樣上一點也看不出她究竟是什麼人。他也許可以只默默看着她脚下的海浪的憂鬱的消逝就完事，但他此刻散步的目的是想遇一個獨自散步的女人；他的慾望創造出機會來了。他以爲她是先自迎上來了，但她走了過去。他跟在她後面走。這年青的女人，沿着海水走

去，只離開了遊人往來很多的砂地。她想折一枝絲帶似的蘆草，但沒有折着。萊諾代折了。一出了水，宛如一條污穢的長鞭。這禮物令她很窘，她謝了他。

『把它丟回海裏去吧。我們的欲望大抵都是這樣。一個人一到欲望滿足的時候，我們又將它丟回海裏去了。』

她微微地一笑，是一種憂傷的，差不多悶塞的笑。

『呵！不是時常這樣的，』他說。

他們走回砂堆這邊來，坐在砂上，彷彿老朋友似的，開始談起話來。

她固執地望着他，雖然並不顯出這樣子。最後她說道：

『看來你倒不像一個歹人。』

『這是稱讚嗎？』

『不錯，在我的口裏，便是的。』

於是漸漸地熱起來，她沒有停止的談着。她的言語流溢出來，像潮一般，祇是

還要迅速些。她告訴他她生平的经历。萊諾是喜歡聽這種從曖昧的婦人們口中說出的話的，他現在表示出非常覺得有趣的樣子，插進些增進親信的簡短的言詞。下面就是他所探問出來的：

她住在巴黎，只有少數的朋友，而且時常只是這少數的幾人。她的生活的正當，所以，是無可疑義的了。對於像她這樣的女兒，她的父母是不會抱怨的。雙親是住在北方，在普羅尼附近；爲要不過見雙親或故鄉的人們起見，她所以旅行到諾曼的海邊來。在她的男朋友之中，有二個男子是特別親熱的。一個是年輕的外國人，他每年有六個月住在巴黎；但是他，即在夏天，也繼續送錢來給她。別一個，雖則年紀大些，送給她的錢也少些；但却愛他較深，因爲他是一個巴黎人，是有機智的。他是一個官吏。他的工作的職務是什麼，她不願明白地說，但彷彿是美術館之類。那第一個朋友以爲她在大營，其寔這地方是剛纔到的；那官吏則以爲她在霍福羅。因此，書信的來往使她微感不便，但這樣在她却是更好。況且，她已長

久沒有機會寫信給官吏了，因為他祇寄過一張郵片給她，表示他還活着而已。這似乎有點蹺蹺犯疑，而且有點憂傷。他寫最後的一封信時是在犬堡，但他沒有寫他的通訊處。

『他彷彿是想要結婚的樣子。結婚嗎！他是不能使女人滿足的。但我仍是愛他。還爲了別的緣故，我很牽記他。』

這個生活平凡，頭腦平凡的女子，却有一種和諧的聲音，嬌美的面容，智慧的眼睛，和一種天生的秀美。萊諾對於她感到一種強烈的欲望。

『我要在此地玩幾天，』他說。

『我也是這樣。』

『我們不能在一塊兒過這幾天嗎？』

她嬌聲地一笑；以伶俐的眼睛再檢查了萊諾一下之後，她就答應了。她奉獻她的嘴唇給他，在小小的時錶上看了一看時間，立起身來，說：

『讓我們去用晚飯吧。我們要趕快去揀定一張小小的桌子。』

她的名字喚作克蘭蒂。她是一個小婦人，有一堆濃黑的頭髮，她的側影是很嬌媚的。萊諾將這個小小的身材和何戴斯的豐滿的蘭達模型的身體，對比一下，覺得很有趣味。她有婀娜的身體，鮮麗而有微妙的香氣。因為她是操此生涯的，而且也享受着她自己所挑逗起來的快樂，他度過了幾個愉快的良宵。白天是比較的不舒服，因為他不得不聽她的冗長的密談，在她的故事裏有些地方很有趣，但她不肯說出一個名字來，這稍稍混亂了她的逸事的情節。

然而有一夜，在她迷茫了，或信賴了他之後，她讓萊諾翻她的小郵片冊。

『並且，』她說，『你不是巴黎人，你看這些名字不會明白什麼。』

萊諾看看小船呀，山呀，俱樂部呀，沐浴的女子呀，以及其他各種有趣的繪畫。有幾張是署着台阿倍爾的名字，從阿非利加寄來的。還有些別的，則署著保羅的名字，從辟賴納山寄來的。

『呵哈，是杜萊維城！』

裝著無所關心的神氣，他注意看那寫在上面的地址及人名。是誰的手跡，他並不認識。繪畫片上署著H。他繼續看下去。又翻出一張海牙城的風景來。這回的署名是罕萬 (Heru)。

『這一定是罕萬德了。』

完全的名字是寫在瑪丁伐斯城的底下，在那里還寫著「愛情與接吻」等字樣。

『啊呀！這一定是美術館的官吏了，這是很顯明的。』

做了罕萬德的副手，即使在偶然的事也是副手，他覺得慚愧。是別的不認識的人倒罷了。台阿倍爾就好得多。但是驀然地他想起露絲來了。

『這真是奇怪，』他對自己說，『我們同愛著各種不同的女人。』

當克蘭蒂眺望窗外的時候，他將瑪伐斯的郵畫片塞進衣袋裏去了。

第十三章

自從他的婚事定奪以後，罕萬德現出非常快樂的樣子。露絲對於他的信賴逐漸增強，同時他們也格外親密起來。他現在祇躊躇着一件事：應該定在什麼時候結婚呢？露絲雖然嘴裏不說，心裏却希望早早結婚，可以知道這小說的結局。可是女人是生性慣於長期間的忍耐的，倘若克賽尾以爲他們應該等待，那她便等待着。服從克賽尾，在她極大的快樂。

罕萬德最近的躊躇是很容易明白的。他的地位，在冬天過後，並不會有少許的變動的。那末，現在有什麼障礙呢？克蘭蒂嗎？不消說，他以爲自己是被她熱烈地愛着的，但是一年以後，她的愛不會漸漸淡薄，她的創痛不會漸漸輕減嗎？而且，

他對於克蘭蒂的觀念，也是時常改變的。有時，他覺得她是具有一個不幸的結婚的女人的德行的，她能爲了心願的戀愛而犧牲自己；隨後他又走到相反的極端去了，將她看作一個對於任何來者都是不拒的娼婦。但他還看不著這使人短氣的實情。他雖則諳于這些事情，却不能看破克蘭蒂是一個能够熟練地調和她的利益，歡樂，和感傷的要求的女子，而且是能使三者完全分離的女子。她所見愛於罕萬德的，是一個肉慾的戀人，但她愛他，爲他是一個富裕而莊嚴的「官吏」。因爲自由的戀愛，在金錢能增進感情這一點上，是和法定的戀愛相似的。所以，罕萬德對於克蘭蒂的敬意，有時增高，有時落低；但是，因爲她還不會明白破壞過二人間的契約，他仍舊照常地愛着她。捐棄克蘭蒂的心思使他難受，這不是因爲自己將感到痛苦的緣故，乃是因爲她一定要因此受苦的原因。而且，即在他心裏蔑視着克蘭蒂的時候，他已經先預備下敬崇她的意思了。然而他想，這樣的事情總不至於糟的，因爲這是普通的事，一件天天要解決的事。

「一到我把露絲弄到手的時候，我便不再想克蘭蒂了，這是極明白的。而且，我何必殘忍地同這可愛的姑娘破裂呢？我不想使她苦惱。」

其寔，使罕萬德惶恐的事，仍舊是結婚。他覺得，在這個溫柔的少女的心裏，女人早晚總要變成的暴君，已經在萌芽了。

「她愛我，所以她嫉妒。也許我也是這樣的。否則在幾天之後，我就要不喜歡她了。我能長久喜歡她嗎？她愛我，因為她除我以外，便不認得別個男子。」

罕萬德自己的健康，有時使他不安。他睡醒以後，常覺得比就寢的時候更加疲倦。稍受一點寒冷，就要影響他的咽喉或骨節。偶而餐事遲緩一點，他的呼吸就感困難，也會暈眩起來。

「我是一個呆子。現在，我到了聰明人開始離婚的年齡，倒反結起婚來了。呸！不拘怎樣，我仍是壯健的，還可以制禦一個女人。」

他驕傲地回想到他和克蘭蒂的最後的一次會面；他征服了她，消毀了她的形

體，使她變成一團軟肉，而他自己呢，却像一隻雄雞般地闊步着，在他快樂的勝利品上啼唱着。

『而且，對露絲我將變成她的主人。我將成爲她唯一的男人，與代表一般的男人……而且，自從我到此地以後，克蘭蒂爲什麼從不會給我寫過信呢？自然，我也從不會給過她我的通信地址。』

他最初想到，不給她通信地址是唯一的原因；於是他責備自己，差不多到痛悔的一步。他匆匆寫好一封十分情熱的信，問她有什麼消息。離開此地不遠，在聖·瑪丁路上有一個郵筒；他迅速地走下樓梯，拿了厚重的信跑到那裏。

他回來的時候，看見露絲正在園內。自他們訂婚以來，她常在永久的微笑裏過活。她坦白地走入了她命運的國土裏，以爲再沒有別種障礙能妨礙她的幸福了。同時，定是由於天生的賣弄風情的性格，她對於他們慣常的遊戲，並不是比從前莊重，但變得不大敏捷了。她講着許多關於她未來的家庭，描繪着他們客廳內的裝

飾，（這是她從圖解的目錄上抄襲來的，）和地氈窗帷的顏色。這種器具佈設的觀念使罕萬德起了恐怖；他嗜好古董，發現古董在他是很快樂的，他想在自己指揮之下建築的家庭裏參入這種嗜好。他今天覺得比平日更不愛聽這種主婦的屑談。他苦惱了。

『難道』他奇怪，『我對於她僅能感到一種完全肉慾的愛嗎？倘使我不能把她當戀人，同樣也是妻子，母親，家庭的主婦看，那麼結婚有什麼益處呢？若講肉慾的愛，那克蘭蒂儘够滿足我了。當一個人剛離開學校的時候，結婚是愉快的。祇有在學生中間纔能找到最幸福的婚姻。他們互相生活，互爲生活。婚媾對他們似乎具有一種魔力。人當他第一次和異性認識的時候，就完成了自己。後來這種親愛是再也不可能了；再後來只要戀愛的偶一過訪，也十分滿足了，這時候他最期望的乃是孤獨所能給與的快樂的休息的困睡了。』

罕萬德的沉思得不到結論。早晨就這樣過去了——露絲在選擇着想像中的棲齋

紙，克養尾則在暗自推究著結婚的無趣。

午餐後，一種可怕的觀念侵入他的心裏：爲什麼對於他的夫權，不取切實的進取的步驟？血液湧上他的頭來。他的呼吸漸漸滯重，當他抱住露絲的時候。他們坐了下來，在照例的抵抗之後便舉行照例的儀式。她允許她情人的手摸索她。這時候，他們嘴吻着嘴，互相吮吸着。安靜了片刻以後，罕萬德跪了下來，用手捉住露絲的一隻腳；他撫摸她的膝踝，她也沒有反抗，於是他胆大了，她雖然很心慌，仍舊沒有抗拒，僅低聲的說：『克養尾！不行！不行！』以後就停止了。罕萬德不敢放肆。當他在覺得很不安，怨恨自己的德性爲累的時候，露絲卻又來愛撫他，說他頑皮。

『這真是奇怪，』他想，『她們天生都有同樣的字彙的。』

他羞愧了。一個人沒有比他的目的未達這件事，更使他羞愧的了，不論失敗的原因是什麼。他說，

『我們散步一忽吧。我們去做點什麼事吧。』

『我是怎樣一個癡子呀，』他想，當他們沿着古維爾路走去的時候，路上有巖石稀少的野草，和長在樺樹中間的指頂花；『她終竟是我的妻子呵。』

隨後的幾天，同樣的動作重演了好幾回，罕萬德每到緊要的關頭，就躊躇起來。

『況且，』他疑問，『她能允許我嗎？我總不能強奸我的未婚妻，呵？我不會教過她一點她所不知道的事情。假使我們要做到那未曾試過的事情，她將怎樣應付？……』

他繼續：『在我是悶損的快樂呵。這種快樂我已經嘗够了。祇有第一次是有趣的。』

末了，有一晚，他們二人獨自出去，一樁以前從未有過的事發生了，他更加大膽……

黑暗使露絲比平日更心願地接受她情人的愛撫。她在期待着他的愛撫。那在

罕萬德覺得是十分大胆的事情，在她顯然已經十分自然的了……

『或者，比讓我摸索她的胸口或她臂膀的下側，還要自然得多……』

罕萬德鼓起勇氣，作那更進一層的要求……『露絲！露絲！』

但姑娘畏縮了。抑制了一聲驚啼，露絲立起身來，說：『讓我們到屋裏去吧。』片刻後，她又說，『這是不應當的，克賽尾，這是不應當的，尊敬我。』

『怎樣的邏輯，』罕萬德對自己說，『尊敬我！但這是真的，是我做錯了，尤其是憐千年青的姑娘們，我們必須在結末的時候方好下手。』

第二天他們清晨就會見了。他說什麼話，露絲都不聽，拒絕他一個友誼的接吻。並宣布她已經熟思過的話：

『我生氣了。假使你想我原諒你，請現在立即離開此地。一星期內，關於我們結婚的事一切都安排好了，再寫信給我。我愛你。當我做了你的妻之後，你就可以了，但未結婚以前是不能的。我是高興和你玩的，而你却想濫用你的特權。這是不

應當的。去吧！』

他不得不去了。

當罕萬德在沙推同上特別快車的時候，露絲哭了。因為她是愛他的，她已經寬恕他了。因為他服從她的話，她已經寬恕他了。

第十四章

從早晨八點五十七分，到晚上六時她來叩門的時候爲止，罕萬德心上真正地只有一件事：他一定要會克蘭蒂。

她是前一日就在巴黎了。她正想寫信給他的時候，就接到了罕萬德從開愛打來的電報。她非常高興，愉快地滿足了她愛人的欲望。

『我愛你，我的舊愛人！』

罕萬德過了兩天，沒有想到露絲的事，想起來亦好像已經是非常久遠的事了。重見路佛爾(Louvre)使他感著激動。在進去以前，他凝視了一回那巨柱。連「戰爭的英雄」那尊像都如初見的東西一般。他走到特別喜歡的那蹲着維納斯的前面，他

就在這地方，他常和克蘭蒂相會。他怎樣的愛她啊！重溫他的少壯時代的生活是怎樣的一種快樂呵。

他到後的第三天，他接到從洛濱伐斯轉送來的克蘭蒂的信。露絲寫的紙條貼在克蘭蒂的信上，使他略感不安。

但是在生活中，他們不是互相倚貼着的嗎？不，我的意思是：她們簡直是混在一起的。露絲太無知了，她是不會懷疑的。況且，當我住在洛濱伐斯的時候，我至少會接到過十封女人筆跡的信，我還沒有隱瞞過一封。說起露絲來，這是真的，我與她鬧得太過了。但這是誰的罪過呢？倘若她當初拒絕了我，我就不會追求了。她是怎樣的利己主義者啊！……不過我應該寫信給她了。不，今天不寫。這回是輪到我發惱了。

那天，他又想了好多次露絲。在園裏或森林中的情境，回到他心中來，使他醉了。但是一個疑問，又湧上他的心來：我是愛她的嗎？他不願意回答。別個疑問更

固執地浮上來，我將如何退縮呢？他不知道。他並不想退縮。那末，結婚嗎？他又不會說。

『我要有透一透氣的工夫！我回來了，我有許多堆積著的工作和不能不會的朋友，事事都得好好地料理。那洛濱伐斯森林中的小林仙，在世界上她只有一樣東西，即是我。但是我是有百件而且千件的事的：』

他按鈴，說了些不必要的吩咐，問了些無聊的話。但是一到了三點鐘的時候，從早上以來即在他頭的周圍徘徊着的想像，顯明出來了。克蘭蒂四點鐘時要來會他，同他到聖·克洛去，這是他最大的樂事之一。

『這些趣味極深的景色，這種陶冶過的自然，這些如睡美人的身體一般調和的輪廓的山崗，露絲能够了解麼？』

罕萬德感到身子輕清起來了。在鄉間時使他不安的不健康的徵象，一回來即刻消滅了。從克蘭蒂他得着可喜的款洽與他的慾望的實現。她知道他的趣味，而是與

他有同好的。總之。他決定在這一趟親暱的郊遊之後，要讓自己來享受多少甜蜜的時間。但是，一個不愉快的驚異，等候着他。當熱情的開場樂奏過後，他的全身心都注力在慾望的實現的時候，罕萬德忽然委疲了。克蘭蒂的巧妙的柔情當然能夠渡過這難關，雙方的體面都保存了。

到了早上，他想起斯坦達爾來，帶了他著的書到辦公室裏很仔細地讀着戀愛論的第六十章。在書裏他尋不見一點啓發他的地方。克蘭蒂當然不能激動他到如此，而且，沒有一個女人能夠激動他這種不調和的熱情，使他對自己的大胆發生恐怖，而至於肉體退縮。

『斯坦達爾曾發見了不得巧的理由之一。但他不曾發見第二個。而且，這不是屬於心理的，而是生理的，不是別的生理的而已。白來會解釋給我聽的。』

白來是知道罕萬德的生活的，他叫罕萬德將去年的事細微地告訴他。他最後說道：

『真的，這是最簡單的事。』

白來是不用曲折的。他是直捷了當，很快利的人。他想了一下說道：

『柏拉圖式的戀愛的不可避免的結局，是秘密的犯罪。簡單的調情亦得這樣的結果。二重的調情即是二重秘密的犯罪：謹慎的又偽善的。三重的調情倘使是有的，那末也是二重秘密的犯罪，不過又加上公認為坦白的罪罷了。三重調情也許比二重調情不危險些，二重調情是淫挑後的實現。沒有男子能擋得住的。女人們亦有同男子一樣地爲它毀敗的，理由則較難解釋。男子真是傻子。倘若你喜歡女人，你就去弄得女人來，像走獸一樣地幹一回就好了！尤其要留心年輕的姑娘。因爲年輕的姑娘比娼婦們更容易毀壞男子的精力。愛情的談話呀，密密的接吻呀，握手呀等事，最使易感的男子弄成精力耗乏，假使他預備以後還要過幾個月或幾星期清淨的生活的時候。這樣，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影響？——我們成了這樣的習慣。我以爲，我們的器官雖互相爲用的，但亦得有清閑的時候。頂要緊的是你要有一個時期保守絕對的清

淨。有活動的工作和疲勞，你還要大大的睡一睡。嗣後，在二三個月內，做幾次直接的嘗試，完全直接的。假使成功了，你就要結婚，「一心」意生產兒女。那就對了。」

「那末你是罰我負結婚的義務了？」

「正是這樣！」

「人應該與不愛的女人結婚麼？」

「那纔是真正的聰明。」

「對她還得忠實？」

「當然。」

「要不然，就要放棄一切？」

「我並不講到這地步。你的情形還不算絕望。你逃得正是時候。」

「我不是逃而是被逐的。」

「祝福她好殘忍的心。告訴我，她許你唐突嗎？」

『許的。幾乎可以說是歡迎的。』

『她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妻子。』

『她是這樣的天真！』

『那里有天真的女人？我們想教她們一切，她們的本能早已教會她們了。』

『那就是所謂天真呀！』

『也許是這樣吧。但是，和天真多情的少女耽逸在甜蜜的快樂裏，那人一定是

完了。』

『我已漸漸見到這種道理了。』

『戀愛並沒有許多種；』白來繼續著說『只有一種。戀愛是肉體的。即使是最高潔的，亦和最獸性的同一的在性器官中震蕩著。「自然」只知道一個目的——生殖。要是你所走的路不引你到這地方，那「自然」就會停止了你的脚步，將你至少引入了相似的路上去。這是「自然」的復仇啊。一切性的交錯的感情，都是引向戀愛的，除非這感

情的起始的性質就十分的確定了，或者在兩方面的生活狀態中，戀愛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太將你當作朋友而不當病人處治了。你似乎很沉悶。你對於這問題，沒有萊諾、范林那般的高興。他是我生理學上的弟子。蘭福賴，怎麼樣？他不是柏拉圖派，也不調情……」

「啊：他真的不。」

「萊諾是非常有趣的，你認識他嗎？」

「不很認識。」

「那是你的損失了。他只要過了肉慾的危險，將來是未可限量的。我要勸他結婚。」

「這是你的萬應膏。」

「鄭重其事的結婚，朋友，確實是萬應膏。在結婚裏你可以得着安定。你大約遇到過台·巴的女兒吧？台·巴常寫信給我。他雖是傻子，却是個簡捷的傻子，所以

我們依舊做着朋友。他是個正派的男子，我得着我的地位，還是他幫助的。但是，他對於他的女兒，彷彿很沒有辦法。他和誰都沒有交情。那女孩子怎樣？美麗麼？』

『是的。』

『聰明嗎？自然，我的意思是，指在女人的範圍之內所能有的聰明。』

『是的。』

『再問頂重要的事——康健麼？』

『平日是很康健的。』

『啊，啊！我將放范林去追逐這個小女子了。』

『無須的事，萊諾已認識她了。』

『呀！認識了？』

罕萬德站了起來。他恐怕意外的質問會問出他什麼可笑的話來。倘使給白來！

！他亦是台·巴的朋友——看破了什麼呢？他想說一些意義模稜的話。他想着了。

『我曾在台·巴的家裏，和萊諾同住過一天。但我不知道他是否和他們很熟。』
這樣說後，他就走了出來。

『多麼糟的事情！他想到自己的健康的時候，他向自己這樣說，現在，在他這是頂重要的事了。』『不再接近女人！不再會克蘭蒂！不再起淫蕩之思！我還能約束我的思想嗎？爲什麼不快收心讀一讀書？』

他度了幾天黑暗的日子。罕萬德感着有將自己的心移注于他事的必要。一星期後，克蘭蒂焦躁起來，寄來一個電報。他就去了，在那夜，他據最簡單的形式，試行了那在白來看來是時機尙早的嘗試。但是他完美地成功了。罕萬德感到新的生命在自己身內躍出來。

第二天早晨一醒轉來，因爲精神很好，他寫封信給露絲。因爲她的長久的沈默又來刺激他的自足心了。

第十五章

到了巴拿伐斯的時候，萊諾發現了兩封信：那一封信使他更有趣味，他說不出來。一封是台·巴寄來的，請他即刻去，如果能夠的話，在冬前就完成洛伐斯濱的改造工事。臥房已經爲他預備好了，祇要通知他們一聲，他們就差人來接。還有一封信是賴·梅賽前里夫人寄來的，是一篇日記。

「九月十五日。在我的愛人的接吻以後，我的小孩們的接吻，是什麼滋味？好像是在嗅了最珍貴的花的強烈的芬芳之後，再嗅微弱的石竹花的香氣一樣……」

「這女人多蠢，」萊諾在心內說，「她爲什麼寫呢？才智她是有的，她的談話是使人悅意的，她也有很好的趣味，但是看，她寫出什麼東西來了！呀，多麼憂傷

呵！……」

「……但是石竹花也有它們的魔力，正和它們有它們的時令一樣。正因為它們的時令已到，所以重見它們我也覺得愉快。」

「這話好得多了，」萊諾想，「這話不差了……。罕萬德還在洛濱伐斯嗎？我希望他已不在那里了。我想，他的假期總不至無限期的吧。倘使我寫封信給克蘭蒂呢？」

「……由於我的愛人的接觸而開放在我心中的花朵呀，你們薰香了我的靈魂，你們陶醉了我的感官……」

「陶醉我的感官。……我一定要重想克蘭蒂嗎？不，我也可以從別處得消息的。」

「……陶醉我的感官了。一想起康配尼之夜來，我的全身就戰慄起來了。那時的每秒鐘都像一顆顆的星，在我的夢中閃耀着。從前我不知道戀愛是什麼……」

『誰知道戀愛是什麼呢？……我覺得我今天沒有回答的必要。不過，不知道克蘭論現在在什麼地方。她必定是和我同天離開的。無關緊要的事，丟開了罷……』

『戀愛是什麼。……我不願意再在洛濱伐斯遇見罕萬德。我討厭他。她真的要 and 這位「官吏」結婚嗎？假使給露絲知道了……。但是，假使給露絲全知道了，她想念我會比想念罕萬德更好些嗎？我比他年輕十歲，如此而已；而我的情婦，比他的，却是繫在我的頸上的更沉重的磨石。脫離克蘭蒂是容易的；可是像何戴斯這種女人，就爲難了。她會鬧出事來，她會自殺，她會使她的丈夫趕掉她，來躲藏在我的懷抱裏……。倘若如此怎麼辦呢？而且我也頗愛這個美麗的女人，要是我弄她到絕望，我自己也非常悲痛的。說到露絲，她是瘋狂地愛著她的情人。我要有理性。我在什麼地方了？依然在戀愛裏！』

『……我不知道戀愛是什麼，在認識你以前；我不知快樂是什麼，在那瘋狂的
一夜以前。……』

『這倒像是對的。然而我還懷疑戀愛。狂熱的肉慾的好奇心逼我們想知道我們所渴望着的肉體；牠的各部各方面及牠的一切的神秘——這就是戀愛嗎？爲什麼不是？或者，這正是最好的戀愛呢。咬，吃，吞，呵呵！將戀愛當作他們所吞的麵包屑一樣看待的人們，他們是多麼明白簡捷呵！聖餐的事正是戀愛的舉動！多麼奇異的事。白來大概要以爲它是愚蠢的；但是白來，當作一個物質主義者看，那是對的，然而他不理解物質主義的神秘主義，那是他錯了。誰能同時成爲物質主義者，而兼神秘主義者，像那些相信「上帝實臨」Real Presence 的基督徒一樣？肉與血亦是戀人們所渴望的東西，于是乎他們也自滿於肉與血的象徵了。』

「……我們的瘋狂的夜。它啓示給我一個新的世界。我同約修亞(Joshua)一樣，不至於沒見過人間的天國就死了。」

這句話，雖然是俗套，却使萊諾高興。他對他的情人更寬容了。

『寫這麼長的信，在她是很大的努力；她這努力是爲了我，我如果還笑她，我

不是太豈有此理了麼？所以不讀下去也好。我叫她在加蘭丁來會我吧。這一定使她歡喜，而且我也歡喜。以後我就往洛濱伐斯去，一切都安排得很好。』

在加蘭丁的約會是困難的事。何戴斯起初覺得很快活，預備立即動身，可是隨即又躊躇起來了。距離太近，市鎮又太小。但是她的慾望如此強烈！怎樣辦呢？她想找一件可以假託的事，一個人上巴黎去。

事實上，重返到自己的境地後的何戴斯，已感不到這樣的勇氣，不能隨意地衝破習慣了。她是這種女人之一，如果境遇替她們擇定了意志，她們是任何事情都會做的。只要能保得住安全的時候，不問何時何地，衝動一來，她都可以服從戀人的威命；她會利用機會，但是，造成機會或支配機會——那是另一件事了。在康配尼的淫奔對於現在的她覺得是一生不能二度的幸福。她夢想著和萊諾相遇的機會；但是要一個預定的會合！那一想起來都感到彷彿已被人追蹤着，被人跟隨着的樣子；這念頭使她非常不快。若被她可笑的丈夫捉住了——是怎樣羞恥的事呵！

『如果萊諾來到這裏，我們就可以想出法子來了。我可以裝頭痛，在禮拜日，留在我的房裏，全家只我一個人；而且，還可以碰運氣。』

她常常將自己託給運氣。從來她屈服在任何愛人的前面，都是受了剎那間的激起的。

『我們不能再獲得，』她接着想，『像康配尼的夜那樣的事了麼？一條間的放縱也不能了麼？』

女人是反芻動物。她們能夠數月，甚至數年，生活在快樂的記憶裏。這可以用來解釋或種女人的表面的德性的；一次甜美的乖行，像一朵永遠芬芳的美麗的花，足夠她一生耐味不盡了。男子已忘却了最後一次的接吻的時候，女子還記憶着最初的一次。

所以何戴思是夢想着，萊諾是慾望着。他思量起戀人的時候，思量昨日的她，乃是想將她再作明日情婦而已。他的感情是物質的感情。他是從這邊的階石跨到那

邊的階石，從現實跨到現實的。沒有何戴思，他就取克蘭蒂。那不是滿足他肉體的要求，乃是滿足他頭腦的需要。爲着生存，他該得有兩三劑感覺的甜藥，要常是相同的而常是新鮮的。他能有深刻的感情麼？像這樣的一種戀愛能影響到他生理的習慣嗎？他不知道。他是相信白來的學說的，他以爲不會。

他寫信給何戴思曰：『我希望你來。』她驚惶了，亦快樂了。

『他多麼愛我呵！』

在她的胸中服從的快感與恐怖爭鬪着。但有時候，恐怖挫敗了。

『他希望我去，這就證明他知道我能够去，沒有什麼危險的。而且那時候，他將在那裏等我啦！』

她依賴萊諾，像是她的第二丈夫，更強健的，更真實的，雖然遙遠一點，他不是常常在她的心中存在着嗎？

有一早晨，她的恐怖完全讓步了。她寫信，出發，到了。

她戰慄着，門門門上好久之後，她還是戰慄着。

因為她神智的清醒，這一次戀愛的享樂沒有成功。萊諾驚疑地覺到一種他認為永遠不會再有的冷峻，他以為這是柔情缺乏的緣故。他知道女人們在伴着她們眷戀的男子時候，心是喘躍的，他便以為她們的心常常是喘躍的了。他不知道這些脆弱的心靈是怎樣善於變化的東西。他不知道，女人中有畢生追求著那決不能第二度再得的快樂的。他以為自己已被愛了，他憤怒了。因為男子們是容易憤怒的，當他們的戀人的興奮太緩和的時候。

何戴思哭泣了。『呵，我的夢呵，我的美麗的夢呵！』

但是，她的柔情並沒有退減。萊諾不得不承認這點，當他悲悔地接受何戴思的猛銳的接吻時，他求她寬恕，低聲下氣的求饒；於是他暫時在戀人的愛撫裏覺得快樂了。但她仍微微地自己歎息，『呵，我的夢呵，我的美麗的夢呵！』

她去了之後，萊諾冷冷地通知他的女房主，他沒有意思回來了；在旅舍的客室

裏無聊的等待了好一回，就回巴拿伐斯去了。有一封信在等着他，催他去。台·巴焦急地請他決定日子。他們要來接他了。

然而萊諾喜歡休息休息，作幾天冥想。他有一個問題急待解決，『她愛我嗎？』

『我們將不會再在加蘭丁相會，那是一定的了。那本是無聊的事。做戀愛的怎樣一個好場所呵！她的失敗是因為她憎厭那裏的環境。這就是她感覺纖細的證據。女人是缺乏想像的。在我，無論什麼地方都是宮殿。我所崇拜的女子能使一所茅屋輝煌起來……。她愛我嗎？』

但是他把這問題反覆着，終於不能得出解答來。

『我是多麼愚蠢的人呵！下一次我要好好地看個究竟了。我還是愛她。她是美麗的，馴從的……。但這就是我的生活的目的嗎？倘使將她給了我當我自己的人呢？……。』

對於這問題，他也想不出回答。

這時候何戴思在她做閨女時代住慣的老房間裏，快要睡着了，一邊嘆息着，
『我的夢呵，我的美麗的夢呵！』

第十六章

當萊諾到洛濱伐斯的時候，露絲和他的父親，正坐在園中，各讀着一封信……露絲時常抬起眼來，凝視樹木；台·巴每讀二句，即看一看他的女兒。最近二禮拜來，她變成面色蒼白，精神憂鬱，心境很不好；這使她的茫然的，親切的父親憂慮起來。在新訂婚的二人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呢？但台·巴是從來不敢問他的女兒的，他要等他女兒自己說出來，雖然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在她的一方面，因為有悶人的煩惱藏在心中，正在苦痛着。這羞怯而互相隱藏的二人，或許可以這樣下去好幾年，而終未決心說出那可以安慰他們的話。

台·巴催促萊諾來完成他的工作。

『這可以使她分一分心，』他想到，『而且歸根說來，我雖有約言，我還是同意於我的妻的：萊諾是一個更適合的丈夫。什麼？難道罕萬德已給了女兒以苦惱嗎？』

他剛在讀着的信，使他的焦憂到了極點。信是白來寄來的，他在信裏大讚萊諾。白來的信說：

『我已會到罕萬德，我亦同樣地勸他結婚，但是理由則不同。雖然他比我們略爲年青，但是他比我們大概已更近終局了。唉，倘使我們再活十五年，我們就可以看見這終局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嗎？倘使他能慎重保守，當然還可再支持許多時候，或者還可以重見幾度發揚的時候；但他將自然所賦與的美竹范崑林（Violin）玩得太過分了，琴絃將一根接着一根地折斷了。一個人只要還是琴師，要驚動那慣聽俚歌俗曲的耳朵自然還不是難事，但是，單是一根琴絃終是非常危險的！所以我勸他結婚，尤其對於妻子要忠實。忠實可以得到滿足，滿足可以有節慾，節慾或許就

是他對症的靈膏罷。一個年青的妻子，對於就衰的男人，是並不如世人所想像的那般危險的。她是一帖有益的興奮劑，同時亦是節制藥的要素。總之，罕萬德是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丈夫的。無論如何，在我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試驗。倘使這個試驗發生了好結果，換言之，得一個美好的嬰兒，我或許亦願意嘗一嘗那熟舊的誘惑。我也將拋棄了我的醫業，到你的地上樂園的一隅裏，聞着棕櫚樹柳林的舍奴山谷中間去，栽培玫瑰和山茶了！

『在我們的議論中，我幾乎忘記了最重要的一點。年青的妻子，必須有貞潔的天性；不能薄情；但是也不能有肉慾的好奇心；須是一個良好的生殖者，喜歡懷妊的快樂勝於愛的結合的快樂；必須是這種女人，在做了羞赧的新娘以後，就做慈愛的母親。倘使他遇了一個叛逆的女人，那就無望了。倘使他調好了這具樂器，靈動如意了，但是奏不出一點聲音，或奏出來的調子不對，那他又將失去了勇氣，回到他舊日的嗜好去了。但是，倘若他的妻子顯出她是縱慾的動物，則他的滅亡將更加

確定了：罕萬德將像一束柴一樣地燃燒起來，剩下來的便只有一把灰屑。我不是指在這二種情形之下的那種不可避免的奸情。有時候，外遇在一對分裂的夫婦之間，常有重建平衡的效果；常見優美的夫婦，於這種情形之下，在市中不同的所在，各有他們的戀人。但是這是社會學的問題，引不起我的趣味。我的領土，只限于研究人類的肉體，以及它的機能和變例。我可以說，社會學者之抱着許多愚見，都是由於他們忽視肉體的緣故。這些白癡！他們還在辛苦地工作着——討論着「一般」。他們從沒有看到現實，看到個人。我們這「人」的肉體，被大家怎樣的輕蔑呵！然而這却是唯一的真選，唯一的美，正如牠是唯一的理想，唯一的詩……」

自來好作哲學的玄論。他的信幾乎每次都超過這位受信人的理解的範圍。當他寫完後重讀時，自己也覺得這樣，他微笑了。在這位朋友的宏論中，台·巴所能理解的只是關於罕萬德的一段；可是這一段，他是十分了解的。自來的隱約的話，產生了相當的效果：罕萬德之被看做一個無能者，是成爲無可挽救的定案了。

『他真瘋了，他既不能確定要她做妻，又來誘惑這少女的心，是什麼用意呢？上帝知道呵。女人們並不是天使，她們亦有肉體的感覺的；還具有母性，母性……』

台·巴將這類問題所引起他的猥褻或道德上的平凡的見解，藏在自己心裏。同時，他又看一看他的女兒。

『我怎樣把這事說給她聽呢？還是請她的母親說吧。』

他又沉思起來，忽而想著什麼荒唐的東西他微笑了；忽而又蹙起眉來，他的心中覺得不安與憤怒。

露絲也在讀信。

『……但是我到這里以後，身體非常不好。或者是我的心過於快樂的興奮了，因此得了熱病也未可知。我精神極顛波，我現在正感着極大的不安的倦乏。唉……那應響是不快意的：我們的結婚要延擱了。我寫到這里，實有無限的苦痛。但是，我自己問什麼時候可以結婚了呢？能有結婚的一日麼？不，我不願再問了。那是多麼

可怕的事！我是這樣地愛你！我心裏想，和你再在洛濱伐斯的樹林裏散步，是何等的愉快呵！即使我過于唐突了，你亦會原諒我的，你原諒我嗎？正爲了我的愛情的狂熱……』

用這樣的調子寫着的還有許多，即使比露絲更無經驗的女人，也將看出這種話情是做人的。當然沒有一句話是從心裏流露出來的。罕萬德倒並非殘忍的人，他先提出了他病症的原理，用意是想從這上面漸漸地再推論出種種合理的結論來，以掩飾他的扯謊。他對自己說，倘在必要的話，白來會給他以幫助的。景過情遷的，刹那主義的罕萬德，他思量起露絲彷彿是我們思量起一個病友：他當然希望她恢復健康，但是心中並不覺得憂愁罷了。可是，男性的弱點使他相信自己並不會被少女忘却；他自矜已經遺留一個永難癒合的創傷在少女的心上了。但他差不多亦感到懊悔的樣子。爲要使自我主義者得完全的安心，他亦不惜讓步一點：他竟願意讓露絲，不是忘記，而是悲哀地對他斷念了。

『可憐的孩子……但這是不能免的了。我希望她不至於太悲傷！』
讀了罕萬德的信，露絲愴然而迷盪了。

『唉唉！他怎樣地愛我呵！呵，可愛的克賽尼，你在病着嗎？』
她想着她未婚夫的厄運。

『他病着，我又不能去安慰他！』

她轉向她的父親，那時他正站起來迎接萊諾。就在這少年的面前，她簡直不
意他，就將罕萬德的事報告了。

『他生病了，他染了熱病……』

『熱病？』台·巴叫道。

『是的。病後，他覺得精神很乏。』

『精神很乏，是的。那末怎樣呢？』

『因此我們的結婚要延遲了……』

『自然。』

『我真焦急。』

『這我是想得到的。』

『爲什麼我們不去看他呢？』

『你以爲這有什麼益處麼？』

『這樣可以使他快樂！』

『他希望你去嗎？』

『不……』

『那麼……』

『他自然不敢說呵。』

『他這般怕羞麼？』

坦坦直的質問使她臉赤了。

『關於這事，我去和你的母親商量罷，』台·巴繼續說。『現在且讓我們和我們的建築師談一談。』

從克賽尾去後，露絲終日無聊。因為他永無音信，她非常思念。她感覺着十分的不安，反不好拒絕，祇得承受父親的意見了。

大家談論房子的事了。有許多急待修補與應當改削的地方。他們一面走着，建築師指摘出應改的地方。一個全盤的修復計畫在他的腦中構成了。

幾天過去了。不久石工亦開始工作了；露絲差不多沒有一刻離開萊諾。

他們屢次從新聞紙上得着罕萬德的消息，因為他在路爾的陳列的改換，引起了新聞界的諷刺；但是他自己却沒有一點消息。在這種情形之下，台·巴噤住嘴，決心讓時間去做它的工作。將來，等到過去戀愛的危險的記憶已沒有一點留在她的心裏，她將要做別人的妻的時候，他纔一面笑着，將那實在情形告訴她知道。

有一天，萊諾從梯子頂上掉下一本袖珍日記冊，從本子裏滑出了一束紙片：圖

案稿，計劃書，信，繪畫明信片等。露絲將它們拾起，她僅極迅速地瞥了一眼，瑪丁伐斯城堡的郵畫片就觸著了她的眼睛。在塔閣的下面，她看見了罕萬德寫的「愛情與接吻」的字樣。她的眼裏即刻湧上血來；她將畫片翻過面來，看見：「克蘭蒂，萊諾夫小姐，霍福羅城，哈扶街。」她抬起頭來，萊諾似乎還沒有注意。她匆匆地將那畫片摺起，塞進了懷裏。

『萊諾先生，你的袖珍日記冊掉下來了。』

萊諾走下梯子來，謝她；她就走開了。當她走了之後，萊諾歡喜地察到她已偷去瑪丁伐斯城堡的畫片；他于是吹噓著，重上梯子去監督工人了。

回到房裏，露絲坐下，身子顫抖起來。

『哦，我弄錯了。』她對自己說。『這是不會有的事。這畫片怎樣會落到萊諾的手裏呢？』

她從胸裏取出畫片，迅速的將它展開，戰慄地看着。

『這確是他的筆跡。』

她仍然疑惑着。

『是什麼日子？』

她毫無困難地認出了：「犬堡，一千九百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是我們上萊意思公園去的那一天呀！這一天我們登上塔頂，那里我幾乎爲愛情昏倒了……那時我多麼快樂！』

她哭了。她含著淚，看自己的手，把手反轉來，將手指一個個地看着；彷彿她是剛尋着了自已的手，重新取回來作她自己的東西一般。

後來，她站起來，頓着腳。

『很好，以後我不再愛他了！再會，罕萬德先生，你欺侮了我，我將永不饒赦你。我是那樣信賴他，我將我自己那麼溫柔地依在他心裏。』

她仍然哭着。

『呵呵，我真要羞死……』

她從頭到脚地摸自己的身體，恍如重新獲得的一般。她很想壓摺她的身子，摺摺牠，把那潛入她的皮膚，透澈她的血管，使她的神經興奮的一切愛撫，一切接吻，都擠出去。

在她的已然受創的純潔裏，他自己描畫著克賽尾與那個女人克蘭蒂互相愛撫的神情。她將那女子的肉體與自己的肉體比較。她比我更美麗？爲什麼或個女人的肉體，會比別個女人的更美呢？克賽尾會喜歡撫摩她自己，將她緊緊地擁在懷裏。他不是常這樣說嗎『呵呵，你是怎樣的美呵！』一個不能克制的幻像在她眼前展開來：克賽尾跪在克蘭蒂的身邊，遍吻她的身體。

一縷熱氣升上她的胸來，她的心收縮着。她想大聲地叫；她略站起，兩手向空裏撲去，一陣昏暈，跌倒了。

當他回復神智的時候，她非常疲倦，同時亦非常恐怖。她的眼睛看著身體周

園，她怕發見那悲傷的幻像的實在，那幻像使她痛暈了。她吐一口氣自慰道：

『那是一個夢，只是一個夢。』

但是突然，她覺得彷彿胸中鍊簧一鬆的樣子。她的全身起了突然的變化。在她處女的胸裏，悲傷留下了它的痕跡。她感到心裏的悲傷，有如人們覺得鞋裏夾了砂子一樣。又好像是一樣物質的東西，嵌入了她肉體的裏面，使他並不苦痛，而只覺得不快。

同時，平日所愛的一切東西都引不起她絲毫興味了。她以漠然的眼睛看她的房子，在這房裏面她曾做過許多甜美的夢，她會十分快樂的和十分精密細心地，安排過，裝飾過這間房子；她幻想自己睡在一個小小的洞裏，如一個蛹兒，等着戀愛的覺醒的到來。窗外的大樹，她從前看見沒有一回不感興趣的，現在呈在她面前成了些無意味的綠物——她纔第一次注意到它們的頂是不整齊的，她心中不喜歡起來。外面傳來一陣鎚擊的聲音；她探身窗外，看見兩個人正在劈一塊花崗石，她不解他

們在做什麼。

『呵，是了，是修理園子……這事子我有什麼關係呢？呵呵！在這常春藤與玫瑰樹蔭披下的老屋裏，我的可愛的寂岑的辰光到那里去了？那個萊諾！我願意他去了吧！他是這事的大緣因呀。倘不是他如此愚蠢，我決不會知道有這個女人的存在……但是這畫片怎樣會落到他的袋裏的呢？』

她不會想到這是他故意洩漏的。她夢裏都不會想到萊諾會對她懷什麼溫柔的情意。況且，除克賽尾以外，還沒有一個男子存在她的想像裏。

這時候，她繼續沈思着。戀愛，嫉妬，苦惱，激刺着她的天生的聰性。

『在那袖珍日記冊裏還夾着好幾封給范林先生的信。這是平常的事。可是爲什麼這張畫片是給那婦人的呢？他必定也認識她的。必定的是她給他的，是爲這一幅瑪丁伐斯城堡的風景，我想……』

她想像這郵畫片如何到他手中的情形，但是不能成功。其間有幾點神密之處，

想解決它是沒有希望的。

『但是我只要問一問萊諾先生就成了。多麼簡單的事呵！然而這樣我必須先告訴他我偷了他的郵畫片，因為我實在是偷了！這或者不是十分重大的事情，然而我怎麼敢告訴他呢？尤其困難的是，我怎樣自認我偷看了他的私信的這種沒有禮貌的事呢？呵呵！不過這是一張郵畫片，一張圖畫而已，我可以將實情告訴他——這畫片是偶然掉在我的眼光下的，倘使姓名是寫在下面，我決不會將它翻轉來看了。』

她所最犯惡的是要談到克蘭蒂，因為萊諾是知道她要和平萬德結婚的事的。她猶豫不決，她又悲苦起來；當她在考慮的時候，她的悲傷會暫時離了她一刻。

她非常悲哀而且疲倦，當晚飯鈴響的時候，她沒有整理她的衣服也不洗她哭泣的眼，依然紅腫着，就下樓來了。

第十七章

萊諾在留心看這療治的效果。在晚上他知道已經成功了。露絲像一個影子，一個愁苦的影子。她忘記了吃，她的眼光凝視著空中，她的手擱在杯子上；她不回答別人的話，除非他們反復地問。而且她顯然是哭了。

「藥是一劑苦味的藥，」他對自己說。「她對於醫生怨恨嗎？也許是的，但最要緊的事，是先抹去那個刻在她心上的純潔的印影。這事總算已經成功了。在罕萬德的印像上，現在已顛倒縱橫地寫着：克蘭蒂，克蘭蒂，克蘭蒂了。」

「呵，海濱的小燕呵，你對於我是何等可貴的珍寶呀！我將給你一個金的項圈，感謝你這至美的女神。罕萬德，我會嫉妬過你的，現在我可替你悲哀了。我蔑

視你。你已找到了純粹的絕對的愛情，在一個人的身上尋得了孩子，情人，和妻子，你已佔有了處女的微笑和婦人的情慾——但是你爲了克蘭蒂，把這些都拋棄了！不，不，不必譏嘲別人了；官吏先生呵，我感謝你。是的，但我能比他好些嗎？我的克蘭蒂是一個侯爵夫人，那是真的，但是我竟究也有了一個。不，我已經沒有我的克蘭蒂了。我以後要忠實了。憂傷的處女呵，我要將我舊的負累拋在海裏，帶了清潔的心情，來跪在你的腳下。」

那晚上不曾發生什麼事。露絲守着沈默，對萊諾的態度也一如平時。但她頗費一番悲苦的努力，纔得保持了她慣常的柔和。萊諾疑惑了，心裏籌思着，究竟說話不說呢。他可以裝着一付不經意的神氣，問她看見瑪丁的郵片沒有。「他想這是和別的紙片夾在一起的，但找不到了。大概給風兒吹走了吧。」

『不，那樣太直率了。也許她已經疑心了；我要設法打消這樣的疑心纔好。要是給她確定了，我就萬事都休了。然而我有把握。她會自己來的，她會先提起的。』

我還要裝出了解的神氣，叫她要從我口裏一句一句的問出些含糊的話來。」

幾天過去了。露絲仍舊在憂鬱的境界裏，沈思着她的悲傷，還是不說什麼。萊諾已經看到他沒有再留在此地的必要：就是他告別的時候到了。房屋的外部的工作快告終結，天氣冷起來，掘土已不能動手，露絲已決定將內部的修理等到明年春天再做。

這時候，萊諾亦有他的苦惱了。因為與露絲住在一家裏，他心中本來是屢樓般的戀愛，現在生了根，滋長起來了。他們初遇的時候，露絲在他心中所引起的一種愛情的艷美。他最初是被少女的心的宏大所感動，因為她愛她的戀人如此可敬的熱烈。接着，他感到一般男人互相嫉視的那種浮泛的嫉妬。他憎惡罕萬德，但他不能不羨慕他的幸福。取而代之的欲望，自然而然的來苦悶着萊諾了；但這種慾望雖切實地感到了，却是不能實現的，而且在清醒的時候，想起來要使人聳肩的。幸虧機會和他自己的善於處置，使事物的邏輯的進展沒有損及他自身。他對自己說：

一個人最好不要懷疑什麼事；無論什麼事都會發生的；而且不可能的事情也許是世上最合理的事情。

在這幾星期內，他變成比平日更端重，更平靜了。他的自我觀念已能擺脫直線的進行。他很明白，倘使他冒昧地白白出來，露絲一定會很冷淡地回答他，或甚至於發怒的。他的計劃，是要在適當的機會，微微露幾句謹慎的試探的話。

『我自己也可以』他想到。『裝做憂鬱失望的神風。她病了；這是真的，一個病人往往想從不幸的伴侶的眼裏找求慰安……一幕喜劇呀！但是這真的是喜劇嗎？我已得着了在生活之中所要的東西嗎？假使我已得着了，我還用在此地捕捉這少女的夢？捕捉她是我的權利，因為我愛她；一切手段都是正當的，無論什麼方法我都可以用的。』

但是便於取憂鬱與失望的態度的機會還未曾來到。露絲愈加把他看作一個建築師，稱讚他管理工人的得法；但對他的年青，他的機智，甚至他對於她的態度，都

絲毫不加注意——雖則他看她時的目光常是這樣的逼人。有時候，他簡直絕望了。何戴思的回憶又回到他心頭，他們交換過幾次聊以止痛的信札。她喚他去的聲音極微弱，而他去看她的應許，也是沒有一定的日期。

『行將消滅的戀愛，常是頗淒涼的。』他想。『假使我們在康配尼之後就分別了，這首詩當是多麼美麗呀。我們想再加幾行，結果是失敗了。遺恨呵。不知她將來怎樣呢？我對於她還感到好奇。』

在別的時候，他又要想起克蘭蒂和她作態時的嫵麗的姿態來，於是他又興奮奮了。但是罕萬德的影像又跑來，和這和諧的少婦的影像混雜起來，幻想即刻破壞了。

露絲的來到能驅散這一切的幻想。看她走路他感到極大的快樂，不雜一點淫蕩的念頭，欣賞著她動作的優美。

萊諾的別去已經提及過了。一個雨天的下午，露絲決定對他說了。她說話非常鄭重，不隱瞞她的不幸。他們帶了朋友吐露心胸似的口氣談着話。

在久長的躊躇之後，她終於提出那個問題，即萊諾心中十分焦急地等候着的問題。他未嘗不想假造些謊話，使露絲一聽就滿足；但當時他又突然決定，與其躊躇或冒險難免的矛盾，寧可直率地說了。

他說道：『郵片之所以落在我的手裏，是因為我自己也曾同那女人取樂過。我告訴你，那時罕萬德並不在場；他不知道，而且他當然永遠不會知道。據我想，他亦並非是那家的熟客，因此，加在「最優美的愛情」後面的他的名字，纔使我驚異。』

『那是「愛情與接吻」。』

『是的，現在我記起來了。』他反復說着，以一種抑揚的聲調增強這幾個字，使它們深深地印在這少女的破碎的心上；『是的，「愛情與接吻」。這樣的繪畫郵片寄給同一的女人的不知道有多少；其中有許多是署着同一的名字或略字：H.H.H., Fern。我大胆從中抽取了一張，當作我訪問的紀念物。於是……於是……我可以說嗎，小姐？』

『請說罷。現在沒有東西能再傷我的了。』

『很好。我取來這張畫片是缺德的，或者；但這是因爲我想着你……我想，你剛給了他你的手的那男人，居然戀愛着別個女人，而且公開地承認。這種事我以為是醜的；我實在爲你苦痛——你的溫柔而且敏銳的感情我早看出來了……是的，這使我痛心，所以我竊取這醜行的證據的主意，是要使你知道這事情，倘環境能允許我的話。』

『那末，你是故意掉落你的袖珍日記冊的嗎？』

『我承認這是故意的。而且，倘使這計策失敗了，我還要再想別的法子。』

『你大大地使我苦痛了。但是我仍感謝你。』

她伸出手來；萊諾恭敬地握着它。

『我現在給你痛苦，比你日後要受的痛苦輕多了。將來是不可救的……』

『誰知道呢？以後我說不定會寬恕他的。現在我是不能寬恕他的。』

『我很知道罕萬德，』萊諾略帶虛偽的口氣說，『但我知道他，雖已有了年紀，還是變善於心的。蘭福賴先生是一個是非專家，我不願意重述他告訴我的一切話了。我很知道，由某種關係，我敢慶賀自己做了一次大膽的干涉。』

『不知我父親的意見怎樣？他是贊同我們的結婚的。』

『你的父親素不知道巴黎的地方。他仁慈而又忠誠。他的朋友曾允許他：使他的女兒快樂，他就相信了。』

『我也真信他的。呵呵！他已經使我快樂了。』

『呵！他的居心是并不惡的。罕萬德決不是一個壞人。不過他太好變，太輕浮，太優柔寡斷而已。』

『這是我也很知道的。』

『他是一個自我主義者。說起來，無論誰都是自我主義者，不過有等別罷了。他能一心地專愛一個女人，能一生爲她求每日的快樂嗎？然而一個人能在她生命的

道上，遇到一個不但有接受男人的愛，而且還有接受他的尊敬的資格的女人，這是怎樣一個完美的夢呵！』

『我想這樣的女人是很少的。』

『已經認識了這樣的一個女人而又拋棄了她的這種人，是犯了大罪的。』

『不如說，他們是多麼可憐呵。但我不是這種女人，我的冀求沒有這麼大。』

『你不知道你自己，小姐。呵！倘使我在罕萬德的地位……』

『那末將怎樣呢？』露絲問，沒有絲毫的感動，甚至沒有一點好奇心。

『那我將如何的愛你呀！』

『但是他也很愛我的。』

『他不曾像你應該被愛的那麼愛你。』

『我不知道。我如何會知道呢？我相信他，這就完了。我完全相信他。』

『他沒有被你愛的價值。』

『沒有被愛的價值的，許是我自己，因為他不再愛我了。』

『沒有價值的是你？你不知道那個女人是怎樣的人麼？』

『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呵！我不是嫉妬，我是屈辱了。我覺得彷彿是被打敗了似的。嫉妬嗎？不。我已不再愛他，而且我將永不再愛人了。』

『請不要這樣說。』

『愛是沒有第二回的。』

『但倘若第一回不幸了呢？』

『那就終身不幸了。』

『幸福是常在等待人們找求的。誰去找，就誰得著它。』

『幸福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隨後它又昇上天去，決不再降第二次了。』

『不要這樣說，你會快樂的。』

『已經完了。』

『一旦你遇到了一個真正愛你，用熱誠而專一的心來愛你的男人，你就幸福了。』

『我們不要說這類事了。這使我苦痛。』

『我聽從你。我不說了，但是讓我告訴你：這顆心便是我的心呵。』

露絲驚異地望着他，似乎沒有懂他的話。萊諾非常地感動，立起來，向她走去
低聲說：

『露絲我愛你。』

聽了這話，露絲一驚。當萊諾想去握她的手的時候，她立起身來跑了，一邊叫：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我做了多麼蠢笨的事呵，』萊諾對自己說，祇剩了他一個人的時候。『宣布愛情是這樣子宣布的嗎？現在我和小說裏頂卑賤的角色一樣了。向一個冷淡的女人說，『我是熱烈的』。不知她心裏怎樣想？除非是對方的耳朵在希望着，你的話說

是不會動聲的。只有對於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成見的心，別人的談話纔是投合的。」

萊諾對於露絲的愛情是極忠實的；因此，他非常苦惱。況且他以爲露絲已經完全寬恕罕萬德了。露絲祇待罕萬德的悔過，就可以重新委身於他。

「她的自傲心被傷害了。她的心還是幸福的，倘使幸福是在於「愛人」，勝過於「被愛」。和她談罕萬德……是一種苦痛的快樂，但究竟還是一種快樂。」

那晚上，萊諾要裝做憂鬱的態度就毫無困難了。他覺得這種情緒透遍了他的全身，露絲禁不住常對他凝視，她注意到這情形了。

「難道他真的愛我麼，」她疑惑，「——他？」

第二天早晨，她一醒來，又問自己這危險的問題了。頓時一陣紅潮昇上她的頭來。她回憶起一切的娛樂來，她自己的天真和罕萬德的淘氣的天性，曾經領導她享受過的這些娛樂。

「我受辱了，」她對自己說。「我還是一個處女嗎？」

因爲回憶起那使她的心比她的肉體更感受快樂的接吻和擁抱而感到羞恥，這是第一次。她如今依然受着的痛苦，它的性質能沒有改變，然而原因已經改變了，則她還不會意識到這變化。

萊諾問她晨安的時候，她臉赭起來，立即回過頭去，裝作看見有一條綫在她的衣襟上。

『那末就是明天吧，我們用馬車送你回去。』台·巴說。

『倘使園子在冬前安排不好，』露絲說，『我們要等到明年秋天了。』

『當然，』萊諾說；『春天是不能移植花木的。這是不能草率的工作。』

『呵，那末，你再留幾天，讓我們完了工吧。』台·巴說。

萊諾停下了。

『我已披露了一回心胸，而且是成功了，現在我當求愛了。還是用老法子嗎？』

第十八章

晚秋將盡的時候，在雨一般散落下來的枯葉下，他們過着甜蜜的光陰。萊諾終日小心着，凡足以驚動年青的姑娘的言語，一概不說。露絲的眼裏時常含着悲傷的神色。她以誠懇的和氣的態度，回答他的話。他們的談話有度量，都不含什麼意義，但聲調裏却充滿了秘密的深情。

他們在一塊兒指揮工作，沒有一樣佈置不是大家商量過的；對於無論那件事，他們意見總是一致的，因為他們唯一的願望，即是在一塊兒監導工人。他們只很手築幾條有用的園路，移置幾株灌木，安排一回草地和花床就夠了。

人生最有關係的行爲，即是最簡單，最平常的行爲。在牆下尋見幾枝紫羅蘭的嫩枝，摘下來獻給露絲；萊諾這動作，贏得了姑娘的最初的微笑，這微笑雖還是

空泛的，但是這樣久被好迷著的靈魂，在她的微笑裏現露了一瞬，有如終會來到窗邊受陽光的一照了。

有一天，他們扶着一株移植的紫丁香樹，二人的手相觸了。露絲縮回手去，并非故意，但片刻之後，她又伸出來；紫丁香樹雖從地裏拔了出來，彷彿也感到一種愛情的顫動，流過它睡着的幹內一樣。

萊諾不想別的，只覺他眼前的生活是可愛的；他不再分析自己了，也不再作什麼計畫與嘗試；他呼吸着清淨的空氣，他的心境廣擴開來。

雖然悲哀已逐漸淡去，但露絲仍痛苦着。一晚上，當她脫着衣服就寢的時候，她所許罕萬德的種種醜膩又回到她心頭來了。情形一如畫，她的感覺雖起反感亦不能壓止，而成爲可羞的肉體的顫動。她睡在床上，在溫暖的被裏，那想像的接觸更加頻繁而且真切起來。她的神經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她屈服於這些想像的接觸下，在快樂的幻想裏睡着了。

因此早晨醒來，她常有幾分小小的懊傷。在這種時候，萊諾覺得在前日下午所獲得的一切，此刻又完全失却了；但他並不煩惱。他知道人的性格，在一天之內因時間的不同而起變化，正和跟着節季而生變動一樣。而且，希望既能使他快樂，所以他耐心地等待着。萊諾整早晨的伴着露絲，纔能提起她的精神；他的聲音，比他的談話，更能鎮定她被惡魔襲着的心。過一回，她竟至於不解剛纔還纏着她的惡魔而懷疑它們的存在了；在午餐後，她又成了一個小孩，對戀愛微笑了。

有幾個晚上，情形是特別緊迫的。一走進房裏，她彷彿接受了嚴厲的命令，迫着她對鏡子照看自己。她立在鏡前，熱烈地擁著自己的肩膀。她覺得似乎一任愛情的魔鬼搬弄著，她的身子舉了起來，送在床上去了。有的時候，因為魔力似乎弱些，她也能略作反抗。但是惡魔的敗退是緩慢的，逐漸的，而且有時並非完全的。有幾個晚上，當她用態度鼓勵萊諾對她說些更溫柔的話時，她覺到心境能更安靜些，氣力更充足些。這使她很喜歡，因為她亦愛她的治魔者；正如一個信賴的病

婦，愛她的醫生一樣。

現在，她變成了更謙和，但同時又容易發怒。她將她的眼睛更長久的停留在青年的臉上，比起從前回數更多了。她甚至端詳他的面孔，當他看着別處的時候；雖然一被覺察時，隨即迅速地低下她的眼睛，但萊諾已注意到了。

『她愛着我了，她愛着我了。呵呵！現在她將聽我的話，或許她自己要說了。』
但是以純潔的心愛着她的萊諾，反而變成羞怯了；他們在眼和心的示意裏，過去了好幾天。露絲從那些示意裏獲得了很大的安慰。一晚上，那時危險差不多和平地離開了她，她正要快樂勝利地睡去的時候，她突然發現自己是在客廳裏，萊諾奉獻給她一枝她所不知道的奇異的花。她接過花來，嗅着，感覺着一股不可言狀的香氣，緩緩地滲入她的全身；她睡着了。

她醒轉來，心裏充滿了愉快，自從她大悲哀的那日以來，從未有過這樣的情形。她在尚未看見萊諾之前，已對他微笑了。他們在樓梯上遇着了。萊諾聽見關門

聲，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他轉身來讓路，正是露絲。帶了遊戲的樣子——這是她平日所允許的——他裝作要攔住她的去路。

『你走不過去了，』他說。

『很好，我就不過去。』

她隨即倒在那張開着的懷裏了。兩隻手臂即刻擁抱了她的身體——成了一個快樂的囚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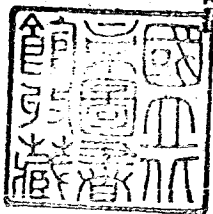
『那末，你終於愛我了。』

『是的，我愛你。』

露絲沒有想起，在塔的梯階上，也像這樣子，她會倒在罕萬德的懷裏。她也完全忘記了那會蹂躪過她可憐的心，混亂過她的感官的最初的事件了。當罕萬德的名聲在她面前提起時，她祇能想起曾和她父親的老友一塊在洛濱伐斯作過學究式的散步，與他所告訴她種種昆蟲的故事。

照他先前的決定，台·巴向他的女兒講明那他以爲是罕萬德不幸的事情。當她聽到他與馬丹秀夫結婚的消息時，她只憐憫地誠懇地一笑。那事發生在他們結婚後的第三年；他們在大營消暑，她時常碰見一個不相識的年青的婦人，這婦人在她的運命內曾演過最有關係的角色。

有一天早晨，萊諾在海濱散步，在那里克蘭蒂曾經誘惑過他；但他不想着克蘭蒂了。這時候，克蘭蒂正在遠遠地瞧着他。他在想何戴思，在地方新聞上他看見她死的消息；在他結婚的前晚，何戴思曾寫一封信給他。她的驕傲的捐愛如此動人，幾乎使他流淚。他在想他所愛的何戴思；而且她的死，或許是爲了他的幸福的緣故。到家時，露絲像迎接戀人一般地迎接着他。在結婚裏她找到了她的天性所需要的感情，她很快樂。



歐美名家小說叢書

曼殊斐爾小說集 徐志摩譯

實價七角

三年 契訶夫著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半

薄命女 部介涅夫著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

法國名家小說傑作集 上 鮑文蔚譯
下 鮑文蔚譯

實價七角

契訶夫短篇小說集 上 張友松譯
下 張友松譯

實價四角半

法國短篇小說集 第一冊
劉半農編譯

實價八角

英國短篇小說 朱湘譯

在印刷中

決鬥 契訶夫著
程萬孚譯

在印刷中

我的旅伴 高爾基著
朱漢譯

在印刷中





一九二九年二月三版

實價六角

著者 果爾蒙

譯者 蓬子

校閱者 鮑文蔚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5/17/74

6/1/74